

目錄

編者的話	(一三)
金鼎致梁鼎芬書	金 鼎 (一)
共進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	鄧 文 聲 (七)
石叻牌詞叙錄	譚 人 鳳 (二六)
鄒永成回憶錄	鄒永成口述 楊思義筆記 (七七)
記白狼事	喬 叙 五 (一三三)
白狼始末記	閑 雲 (一四二)
圖 片		
「尙書」和「革命軍」書影三幀		
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軍旗和文件三幀		
袁世凱查封報社迫害言論自由一幀		
白狼軍經過路綫示意圖一幀		

編者的話

本期六篇資料和圖片，都是記載辛亥革命前后的情况。

金鼎致梁鼎芬書系研究一九〇三年苏报案的資料。美帝国主义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党人的活动，进行謀害章太炎、鄒容等革命志士的勾当，各書虽有記載，但略而不詳。本文的發現，不只使我們知道較詳細的过程，而且給我們以真实的証据。

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石叟牌詞叙录和鄒永成回忆录三篇，均为辛亥革命当事人的回忆录。共进会对于辛亥革命的关系很大，不只在武昌起义和湖南起义中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在江西、四川、新疆等省的革命运动中都有一定的作用。邓文鞏先生今已有八十高龄，写成这篇回忆，說明清未知識分子、留学生的情况，說明共进会成立的詳細經過，說明共进会活动的概况，对于研究共进会問題都有很大的帮助。石叟牌詞叙录为譚人鳳自傳，所述辛亥革命前湖南革命党的活动情况，鎮南关起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辛亥起义，一九一三年贛宁之役，均为重要資料。特别是鎮南关起义时郭人漳之反复無常，一九〇八年以后同盟会的涣散，譚延闓殘杀湖南革命党人，袁世凱篡窃革命政权的陰謀等等記載，更可注意。鄒永成回忆录对于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情况叙述得相当詳細，所叙譚延闓在辛亥革命时篡窃湖南革命果实，杀戮革命党人，在刺宋案發生后革命党人醞釀反袁的时候又暗

助袁賊，護國戰爭后又攫取湖南督軍兼省長的職權等事，更為重要。

記白狼事和白狼始末記，一為最近所寫，一為舊文重印，兩文作者的立場完全不同。這兩篇資料告訴我們白狼軍的大概情況：如白狼軍進軍路線，白狼軍的主要口號，白狼軍的組織和成份，以及北洋軍閥打白狼的佈置等等，都對於今後研究白狼問題提供了一些線索。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代表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統治全國，對外賣國，對內壓迫人民，中國資產階級雖然為了民主革命進行過護國和護法的鬥爭，但是軟弱無力相繼失敗了。這時各地農民反抗鬥爭此仆彼起，正是研究歷史須要注意的問題。這時破落戶亡命徒以及流氓無產者所形成的武裝集團，到處劫掠擾亂，也是研究歷史須要注意的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關於這種問題研究，感到資料缺乏。本刊希望從這兩篇資料開始，繼續刊載這一類的資料，為近代史研究工作服務。因此希望關心歷史研究工作的讀者，把這一類問題的原始文獻、調查材料以及抄輯到的資料寄給本刊。

本刊自創刊以來，已近三年。蒙各方面的協助，在保存資料和流傳資料方面做了一點工作，但仔細檢查起來本刊還有不少的缺點。為改進工作起見，本期特付一意見表，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把您的要求、建議和對於本刊的批評寫出，寄給我們。關心史料的先生們，愛護本刊的先生們已往在搜集資料方面給了我們以大力支持，今後對於本刊改進工作方面當會給予更多的指示，我們期待着這些寶貴的意見。

金鼎致梁鼎芬書

金 鼎

編者按：一九〇三年，上海蘇報宣傳民主革命，帝國主義者幫助清朝政府逮捕革命志士章太炎、鄒容等人，封閉蘇報館。清政府並欲將章鄒二人引渡到南京。本文為清政府派人到上海辦理引渡事的報告，從文中可以看出：一、美帝國主義幫助清朝政府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當時美國駐華公使、駐上海領事與福開森都直接參加引渡章鄒的罪行；二、清朝政府派遣特務調查革命組織和革命人士的行動；三、當時上海革命運動的概況。本文原件為八行紙二十叶，存本所。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七日（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一日）上海上書節師「梁鼎芬字節齋」尊右：十五日抵滬，當電稟兼憲。嗣晤福叅贊「美帝國主義分子福開森」、袁「袁樹勛」、俞「俞明震字恪士」二觀察，借悉滬辦各情。舍弟世和並詳告一切。昨兩諫電，復稟兼憲，正繕電時，奉兼憲成電，以樞意責成江督，總以解犯審辦為主，並囑隨時電鄂商辦，樞垣規畫深遠，實具精意。兼憲諭鼎細心尽力等因，一切自當領會。今纔又奉兼憲諫電，飭與福君、世和酌度辦理。鼎連日晤商福君，頗以解審為正辦，而又以解審為不易辦。惟十五夜京使致美領電，促解審訊辦一节，閱福上兼憲電稟請電外部云云，語近急切，而原情度理，亦見苦心。蓋美領之意，因工部局現正與各領為難，若不將案情分別說明，遽匆匆解審，伊必不肯交付，且恐迫而釋放，蹈孫文、康有為、龔超之覆轍。是以福叅贊聞美領議論及

察工部局之權力，誠恐果有釋放之事，則咎在何人？急切之電，尙系福君血性之語也。美領雖承京使來電，而亦处以鎮靜，總望申訊后，得其實在案情，則一切浮議譟語，自然消弭，昨美領已請呂伍兩大臣電达外部矣。以上大致已于電稟陳明。至黨類、黨勢及办法各詳情有非電文所能盡者，謹分別撮要為我公縷晰陳之。

一黨類 章逆煊書最早，版与浙江官書局所刊子書相仿佛，紙章亦类似，非在上海所刊書，有超逆署名，必是戊戌以前所作。閏五月十二日，蘇報刊章逆在獄中答新聞報一首，自謂著煊書在康梁保皇之時，是革命宗旨，超逆知情，可見章与康梁異途同謀，情節最重。恪士觀察亦稱其為昔年知交，而歎其執迷不悟。該逆今日又反噬康梁，因康逆近政見書力駁革命一層也。該逆自日東回滬，寄居愛國學社，自居為社長。吳眺〔吳敬恒〕敬其才而畏其燄，以致內闕之事，時傳笑柄。該逆無父母兄弟妻子，孑然一身，謀生愈艱，思想愈妄，乃勾結蘇報為一黨。有謂該逆著論不取蘇報筆資者；有謂章陳約同分利者；有謂愛國學社買通蘇報以鬧學堂排滿洲為主義，給蘇報貳千兩者。究之總系傳說。其實愛國學社之經費，全是教育會事務所挹注。今年該社暑假放學，該會与該社且生嫌隙，因社欠會六百元互相攻击，則該社無資助蘇報，理或然也。所有与蘇報如何密謀，一訊即可得其大略。該逆答新聞報一首，有「不變法當革，變法亦當革。不救民當革，救民亦當革。」又云「十六七歲時已懷排滿之念」等語。是其劣凶極惡，已預備在租界以外謀反，將來可為解寤之据。簽字拿犯時，有租界犯罪，租界受罪之譏。現有租界以外之罪，即可在租界以外定罪矣。鄒逆附和章逆，多拾唾余。然煊書之作，傳布尙

少，且書肆尙不肯代售。而革命軍之書，有新民叢報支店代銷，較煇書尤显逆狀。獄中答新聞報有鄒逆在日本元且演說，已倡言革命。代招口供，毫無遁飾。是近來留學生之宗旨變壞，應推鄒逆為禍首。該逆在日本且有剪姚監督髮辮笑談，無章逆之狂才，而荒謬絕倫則又過之。陳範系已革鉛山縣知縣，以貪婪及強納民間婦女為妾革職。該逆為衡山人，頗著維新之名，湘人多信之。交游甚廣，多誼尤親。該逆數年來為日本留學生傳遞書信，除蘇報外又辦女學報，其妾其女出名，而該逆主稿。又辦湖南編譯社事務所，大抵該逆為好名最甚之人。報紙之逆，相傳所刊論說，章居其六，鄒陳各居其二。以該報之為章鄒播揚革命，意在煽動全國人心，猶之為虎添翼，其罪惡又何容置辯。陳仲彝並無學識，但承其父陳範宗旨辦報。陳吉夫乃程吉甫，系該報告白者，月薪不過六元，文笔不通，並不預聞主筆事。錢錫尊系幫改尋常新聞，今春甫為蘇報所聘，亦不預以主筆之權，以致外間頗為程錢二人含冤，故騰株連之說。將來必宜分別擬辦，庶免正犯借口。龍積之即澤厚，于革命黨不見議論，當歸富有票案內辦理。然必查出確據，交公堂照辦，俾逆黨律師無可置辯，昨已電請兼憲飭查速復矣。

一黨勢 相傳教育會為馮鏡如資助最多，馮為前清議報及今之新民叢報廣智書局之股東。有人謂已入葡籍，助逆黨者此人最著名。然助龍不助章鄒。蓋國民會黨與革命黨又有分別。現在章鄒無人資助，可慮者龍逆，陳範實久病，不敢必其不暗助。該報未封之先三日，掛英人羅姓號，及發封后，羅向英領囉哩，英領置不理，羅亦計窮。傳聞該報機器、鉛字尙在，有欲再改開國民日報之說，亦尙未舉動。諸逆律師系工部局代請，該局自謂泰西律法，从不寬人，凡有窮迫不能僱律師者，國家代僱等

語。究竟工部局是何居心，事后方知。諸逆本借演說為名，在唐家巷國民總會聚集，甚為秘密。然上海所為編譯社甚多，藏垢納污，出入靡定。總之，若輩借維新之名而潛圖不軌，由来已久。外人只知為維新，豈知革命。若非章鄒自在蘇報署名及革命軍出售，即各領亦不肯下手。西人不明党派類如此。其是非既不明，故必审讯明白，而后使混冒維新者無可隱飾。自拿獲逆党后，愛國學社散學，學生多出租界，有裝假辦而逸者，有隱入鄉村而蓄髮者，為情虛，為畏罪，此系將來另案密查辦法，此時尙宜鎮靜。各報館議論皆無附和蘇報者，上海輿論以中外、新聞兩報為歸，新聞報論革命党用諷激之法，逆党果中計。有閏五月十二日答說一篇亲供，宛然自認。中外報不論不議，但即西報之或是或非譯而錄之，自以为守局外之例。同文滬〔同文滬報〕凡新聞報先一日議論，次日即隨之。申報雖議論切实，然素以守旧，为人所惡，故其言亦不足重。此外零星小報，無敢妄言。文匯西報視福君開森為宗旨，視美領為宗旨，本系美商。上海泰晤士報、捷報皆西報之最劣者，議論此事偶有反对，然非正經報紙，尙不足牽動人心。法文報、德文報尙正經。字林西報則時諷領事，因該報視工部局為轉移者，故議論間有意見。此各党势力之大概情形也。

一办法 此次湖北举动，上海報館無知之者。鼎之來滬，報館亦無知之者。惟解審一节，樞電江轉滬則呂、吳、盛、伍各大臣皆知湖北不肯將此案放松，遂亦欽佩審蘇看案之分际与湖北看案之分际伸縮不同。譬之洪鐘一震，而举国皆惊者，湖北之力也。現在解審二字，凡承办此案者，已印在腦筋，当不致怠忽。外部美使所来之电，实有警动承办中西諸人大力，彼等未訊之先，虽以此电为激切，而将来正名定罪，則知此

電之有勁，袁觀察與各領尙接洽，兩面聯絡自是福泰贊為之左右。担文律師外出，代理者系古柏，不甚開展，盛荐哈華托幫辦，哈為人尙明白，然皆福君主持大半也。工部局代諸逆所延博易律師，亦不甚著名，俟開訊後，可以觀動靜也。刻定十九日禮拜一，英公堂之期，各領會訊此案。拿犯是第一層；封館是第二層；滬訊是第三層；解審是第四層；江鄂會奏請旨是第五層。第一層之得手，因與各領接洽。第二層之得手，因拿犯後不疾不徐，先訊一堂，然後發封，俾杜囁囁之口。現正從第三層經營，鼎當微窺之，隨時電鄂。工部局之專擅也，各領銜之，即英領亦然。該局向章只管工程，與天津、甯波、漢口、九江、鎮江辦法本同，除工程之外，本不應預聞刑名。繼而因查驗馬路，遂有拘獲作踐馬路者之權。由是凡拘犯之事，靡差以西捕得力，央其協拿，久之成例，而由公堂派捕協拿矣。又久之，西捕因解犯，亦可直到公堂矣。历年愈久，权势愈大。凡該局董事皆系洋行巨賈，領事有保商之責，遂無不畏眾商之勢。濮藍德者英國愛爾蘭人，愛爾蘭人性多鸚烈，其人在工部局文案多年，英政府信任之。駐滬英領屢易人，故權反落在局董之下，而濮以多年文案，自命為總辦，其權力能操全界，理財最精，侵权最辣。前者，吳淞放康逆另乘英艦逃往外洋者，即其人也。能釋放康逆在先，則其心其權皆可想。英國租界系十四國公共之界，非專界也。惟法租界是一國專界。然英勢為盛，故英人主權，局內用英人多，故勢力大，其藐視美領，亦即其由來也。而美領與濮之嫌隙亦非一日，以嫌隙之中而以辦今日之巨案，亦机会也。福泰贊開森停堂之辦法，正以抑工部局之權，將來可為公堂爭回權力不少。滬領以美領資格最深，能領袖多年不有調遷，則中國辦租界事順手多矣。滬書由舍弟設法購

得二本，一送道署，一存福君處。此書近已全藏匿矣，再覓頗難。革命軍自拿獲鄒逆后亦覓不得。鼎於福君處閱過，現正託人尋覓也。

以上三節皆舉大略，其中曲折非面談不澈。大抵逆黨混入維新，希圖外人保護。現在情罪昭著，無可躲閃。論排滿革命，凡日本譯說及各報為留學生所著者，已率見不鮮。公案株連，殊難淨盡。將來留學生學成而歸者固多，為逆黨所誘者亦必不少。而似革命非革命，如國民會、義勇隊一類，亦不可勝計。按圖索驥，黨禍必興。誅渠魁而散余黨，以教育陶鑄之，則戾氣潛消，和氣普溢，士之福，朝廷之福也。鼎與舍弟連日因此案辦理之難，見租界权势在人，我國實非從農工商事業做起不可，學生者最可寶貴，恨為逆黨扰乱，以致數年維新之機，一暴十寒，求進反退，真可恨，尤可惜也。除俟密察情形，再行隨時分別電函佈達外，肅請台安不備！鼎上。舍弟世和同叩。

兼憲前代言叩安！舍弟叩兼憲鈞安！

閏五月十七日

共進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

鄧文翬

編者按：共進會是一九〇七年在東京成立的一個秘密革命團體，在辛亥革命時期，對革命會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為共進會創始人之一，記述自該會成立至武昌起義前后的革命情況，當較真實可靠。惟文內所引「我們不但要平均地權，而且要平均人權」；「收回租界，取消租借法權及領事裁判權等一切不平等制度」。在其它史料中均未見到（各種記載均言共進會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其餘記載也和各書略有異同。這些記載提出了新材料，對我們研究共進會問題，當有很大的幫助。據作者來信談：「解放后武漢共進會同志要我對於共進會發起的原起寫點筆記，要對於這種歷史考覈名實，因在東京共進會當時組織情形，無第二人詳悉，各省同志多半犧牲在革命戰爭中，恰在彭素民家中得到共進會前半節筆記，遂於今夏（一九五五年）在廬山休養時根據此前半節稿子，点点滴滴繼續追憶，自知其中失枝脫節，年序錯亂，多所不免，還望多賜改正。」作者非常虛心，但實際上事隔有年，記憶或有疏漏之處，希參加辛亥革命的先生們予以補充和訂正，幫助讀者對於共進會有進一步的認識。

清朝末年，西后垂帘，朝政日非，文武百官昏庸腐朽，外人稱我為「老大帝國」「東亞病夫」，列強窺伺已入腹心，瓜分之禍迫於眉睫。公曆一九〇六年，正清帝光緒三十二年，清朝政府派遣各科學生分赴各國留學，其中以派赴日本東京的人數為最多，我也是其中的一人。當時被派定的各學生正預備動身向各國進發，不料法國天主教神父王安之刺死南昌知縣江召棠，激起民憤，以致打死教士，

燒燬教堂，巡撫司道忙於招待外人，對於被派遣的各學生動身一節無人過問，延至翌年（一九〇七年）四月，方得成行。

我們同伴共有一百六十余人，同船的有湖南黃小山、廣東熊越山、清江彭素民、吉安廖榮先、峽江曾堪宇、新淦鄧曾緒、萍鄉湯增璧文羣、鄱陽何猶興、余干潘力行、南昌張惟聖等數十人。我與黃小山連床接坐，相隔甚近，听其語言知是湖南口音，他身上穿的是藍呢軍服，头上还盤着个小辮子，自云在吉安新軍当队官，去年到过一次东京，今次再去补习。我的臥舖与他的臥舖貼近，初不大敢与他接近，后見他处事接物和藹可亲，對於朋友很具热忱，遂放心与他攀談。談得入港，漸及世事。他忽然用江湖上哥老会的手势敬我香烟一支，我不懂，我常听得江湖上有哥老会、三点会等名目，敬茶敬烟都有暗碼手势，我不好說我是初出茅廬，江湖上一切規矩未曾学过，我只好依样画葫蘆，仿照他的样子敬还他一盃茶。他看見我翹起兩只大姆指送还盃茶去，他就叫我「邓大哥不用客气」，我也說「今日得見黃大哥，三生有幸」，都認為是自己的人。后此越談越起勁，越感興趣。他又介紹我認識他的本家黃自強，也是同伴赴日本的。黃自強手中拿着一本小冊子，不輕与人看，我向他借閱，他隨手給我冊子，表面印着「孫逸仙」三個大字，揭開看時，所說全是民族痛史，揚州十日呀、嘉定屠城呀、留髮不留頭呀、生降死不降呀，大聲疾呼，說滿洲人入關時的慘無人道，認賊作父，恨同胞們之忝顏事仇。閱未及半，忍不住使我流了幾滴民族的淚。於是三人商量到了东京，馬上就去拜訪孫文，加入同盟會投身革命，並建議加強組織，使光復事業早日實現。从此我与黃小山、黃自強三人親同骨肉，無話不說，

無說不是組織团体进行革命的事。

到了东京，黄小山与黄自强兩人各自搬到他的同乡陈天华、焦达峯、陈亦新那里去了，我也与我的同乡彭素民、張惟聖兩人將行李由火車站搬到小石川东乡旅館居住。东乡旅館附近即是民报社。民报社者，即以孙文先生为首所創同盟会的机关报也。孙先生此次由欧洲到日本不久，結合同志，組織一个革命总部叫同盟会，其机关即設在民报社楼上。我們到了东京安置行李，当天晚上我与彭素民、張惟聖等数人，即由黄小山帶領前去民报社拜訪孙文。进門在楼下遇見宋教仁、吳寿天二人，述明来意。宋領導我們登樓到孙先生臥室門口，脫履入室与孙先生握手問好，並告以同願参加同盟会，献身革命的意。孙先生極表欢迎，即在房內窗口填寫願書，举行入会仪式。举手宣誓后，孙先生談話極端鼓励，曉以国际形势和民族自决的义，口若悬河，分析詳尽，語畢告退。嗣是日与彭素民、張惟聖詣孙先生处，与宋教仁、吳寿天同志等討論發展革命的計劃。

此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將逾二万人，加入同盟会者亦不下二三千人，留学生中已成了一种革命風气。人人談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談無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幹者百無一二。因为革命不是在同盟会上掛一个名字專靠口談所能完成任务的，所以当时一派积极分子皆主張組織一个軍事学校，先培养一批革命人材。但是办一軍事学校必要得到日本陸軍部和參謀本部的許可才能开办。当时留学生能入日本海陸軍肄業者只限於清朝政府派遣来留学的陆海軍学生，其余私費公費一概不許。因此一般同志商請日本友人表同情於中国革命的寺尾亨博士和宮崎寅藏（白浪滔天）、山田、萱野等几位日本同志，向陸軍參

謀兩部疏通。好在日本政府對中國革命黨的办法正是採取雙面政策。一面是採取拒絕革命和監視革命；一面是利用革命，借革命黨以要挾清朝政府，從而施其敲詐的手段。所以經寺尾亨等向日政府游說後，竟能得到日政府的許可，答應由寺尾亨出名設東斌步兵學校，以寺尾亨為校長，專收中國學生。報名入學者即有二百餘人，內中都是各省有志之士，以湖北、四川、湖南、江西人為多。開學以後，每日上數小時正常功課以外，即研討革命，校中各隊各班皆有革命組織，固儼然一革命專校矣。

校中私費生占百分之九十，皆來自各省，知清政府的垂亡已近，多與內地各秘密結社暗通聲氣，如陳涉、吳廣之流聞風而起，人懷光復的心，士有澄清的志，非一般普通陸軍學生可同日語也。故東斌陸軍步兵學校的成立，實於中國革命史上，進一步加緊了速度。

校中人數雖只二三百人，但多數都是曾經參加實際革命的人，早已加入同盟組織，大家都認為一個革命偉大事業，尤須經過多少艱苦，多少犧牲，才可望其逐步發展達到目的。今既有宣傳鼓吹的機關，更應有實際行動的隊伍，所以當時同學中無不主張於同盟會外極須另組一個秘密機構，專以發展革命推翻專制為職志。「共進會」三字是合各党派共進於革命的道路，正適應於此時的號召，正是匯萬派以朝宗，可以使革命潛伏的力量擴大，更可使革命團結的聲勢提高。其中主張尤力者以四川張百祥、江西鄧文輝、湖南焦達峯、湖北劉公等數人。於是同學提議張百祥、鄧文輝、焦達峯、劉公為發起人，組織共進會以促進實行同盟會的宗旨。當時有人懷疑共進會與同盟會是分道揚鑣，宗旨不同的，其實不然，同盟會以民報社為機關，掛起招牌為公開的宣傳。共進會半屬秘密內含軍事，在各個

不同的形势下和各个不同情况中秘密进行，分头活动，以推翻清朝政府为唯一的目的。此类秘密结社，自满人入关以来，即广泛地佈滿全国各省，凡江湖碼頭到处皆是，共进会即利用此类秘密团体，扩大机构，使内地各处容易發展，共进会謂为同盟会内部的行动队可也，謂为同盟会的实行者可也。

費了張百祥、邓文輝、焦达峯、刘公等的两个月奔走团結，乃於丁未秋即公历一九〇七年八月口日开共进会成立大会於东京的清風亭。到会的人数以东斌学生为最多，会员即以东斌学生为基础，亦以东斌学校为大本营。先是云南呂天民亦是最初提議組織共进会的人，他編办云南杂志頗具热心，众議欲推他为临时总理，張百祥副之。是日开成立会，呂天民書生胆小，怕公使館派有偵探到場，临时爽約不到，一般同志頗不願意，於是改推張百祥为临时主席。張在东斌学校与我同房，自習室又与我同桌，凡關於共进会一切，均由我二人商議定然后当众發表。他密向我說：「黃小山已回国，我不久也要回四川，若任了共进会总理，恐路上不便，共进会总理一职請你担任。」我未答应。临到开成立会他在主席台上說得激昂慷慨，滔滔不竭。他說：「国家兴亡，匹夫有責。我們的祖国危殆到了今日，不但是人人要尽匹夫的責，更須人人要合羣众的力。我們今日共进会的組織，即是合羣众的力，合羣众的力，就可以救目前的亡，合羣众的力更可以創百年的基。我們的責任很重，我們的前途很远，我們的事業亦是很艰苦的。古人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這兩句話不管就是專為我們今日弟兄來說的，我們須万众一心，不顧一切，献身祖国，献身革命，我們偉大的祖国只須羣策羣力，偉大的革命一定成功。我今天有一个提議，要求各位大哥同意，就是我們共进会的总理問題，前次开座談会时有

些同志推举兄弟为总理，但是才不胜任，况且我不久要离开东京。总理人选我认为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要有胆；第二是要有识；第三是要有义气；第四是更要有热忱，具此四个条件方能服众。我的意见江西邓文辉大哥正合此选。他去岁曾参加过萍乡革命，此次发起本会尤为出力，请同志们改选邓大哥为共进会正式总理。」邓即起立再三推让云：「仍请张大哥负责，勉为其难，因张大哥资望高，力量大，我的经验不够，恐不足以负此责任，还望各位大哥斟酌。」大家说：「不必再推。」遂散票再选，比即通过邓文辉为共进会正式总理，统筹一切。总理以下，设内政部、外交部、交通部、军务部、参谋部、财政部、党务部、文牘部，部长各一人。即由总理推举居正为内政部长，张百祥为外交部长，刘公为财政部长，焦达峯为交通部长，彭素民任文牘部长，孙武任军务部长（是时孙武刚由内地逃亡到东，他熟悉武汉新军，因任他此职），潘鼎新任党务部长，陈兆民任侨务部长（因为他是华侨），所提的人一一通过。各部已定，分头任事，力求发展。不久在青山麻布区赁得一屋，署名华羣舍，作为共进会本部办公之所。是时黄兴同志亦在牛込区租得一屋，署名勤学社，负责的是宋教仁、谭人凤、刘揆一、吴寿天等几位同志。凡同盟会一切由勤学社主持，共进会事则由华羣舍各部接洽。

自华羣舍成立以后，共进会对内对外从新整理，各处联系日益加多，内地各处来函加入者络绎不绝，人才既多，规模更大，已具备一临时政府的雏型。邓文辉即以共进会总理的名义发表宣言，宣言有两种：一种白话，一种文言。关于共进会组织情形及宣言等，本来留有笔记。因上海「一二八」日寇之乱，房屋悉燬，所有书籍二万余卷化为灰烬。其时詹卒避难，全家光身逃出，一切文卷笔记蕩然无存，是时我以为湖北同志彭漢遺与刘家中总有笔

錄，託人訪問，也因去世多年，完全遺失。去歲聞彭素民同志尚保留一點，只有前半節記到共進會宣言（文言的）為止，以後之事，他已回國，自不明了。文內白話宣言，系漢口李白貞、李春宣等同志處抄寫寄來略事修改的。文言略述如下：

嗚呼！吾同胞苦於祖國淪亡，呻吟於異族專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万万黃帝子孫神明華胄之多，而屈辱於區區五百万腥膻之犍虜，其可恥可哀為古今天下笑，孰有過於此者，凡有血氣皆當奮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此共進會今日成立的原因及其宗旨意義之所在也。共進者，合各党派共進於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權光復舊物為目的，其事甚光榮，其功甚偉大，其責任亦甚艱鉅也。吾同胞甘心忝顏事仇，認賊作父，則亦已矣；若不然者，自撫胸臆猶有熱血，則殺吾祖宗者即在眼前，當必憤火中燒，揮刃直往矣。齊桓公復九世之仇，宿恨方消；伍子胥鞭平王之骨，英雄吐氣，吾同胞其念之哉。今日之事，無論男女老少，不問士農工商，以迄江湖賣技之流，軍旅荷戈之士，皆宜負弩前驅，滅此朝食。太平天國討滿清檄文有云：「忍令上國衣冠，淪于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何其壯也！功虽未竟，亦人傑已。我共進會當繼承其志，以竟此未竟之功，然後可以上對祖宗，下垂后人，以齒於圓顛方趾之儔。皇天后土，實鑑斯言，弟兄袍澤，有如此約。

另外還有白話宣言如下：

我們這個會為什麼叫做共進會，這是很有個意思的，這共字就是共同，單就我們這個團體說，是要在會的人，个个都同心合力，共做事業；再就本會以外說，凡與我們同樣的團體，不論他叫

什么会名，我們都要联合起来，結成一个大团体，共做事業。所以这个共字，就是合我們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事業的意思。至於这个进字，就是要長进我們各會員的智識，把从前那些做偏了做小了的事丢开，尋一个正正大大的題目去做。我們要从智識上認定了一个題目，就赶紧去做，是不容观望、不容絲毫懈怠的。那題目好比射箭的垛子，我們的眼睛要把垛子看准了，就要把身子像一枝箭如飞的一般釘在那垛子上，若是稍微有一点躲閃，那枝箭就会半路落下来，或从左右偏过去，不会中垛子的。所以这个进字，前一層是長进我們的智識，后一層是長进我們的身子，去做那智識上認定了的事業。我們中国自黃帝軒轅氏以来，都是汉人居住，由汉族人做皇帝。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那东边的夷狄滿洲的韃种忽然强起来，趁我中国有难乘虛侵入，把我們汉人任意姦淫擄杀，無所不至。揚州十日、嘉定七天，真是慘酷得無以复加了。从此並做了中国的皇帝，把杀不尽的汉人当作他的奴隶，随便的虐待，把那些韃子賤种当作貴族，世代封爵；又派些賤种分駐各省要地，叫做駐防，防着我們汉族好像防賊一般，还要吃着穿着我們的；又放一些貪官污吏替他們来收粮征税。我們辛辛苦苦以血汗换来的东西，送給他們还不够，有时随便加上罪名，就会殘害身体，牺牲性命的，这种韃子賤种不赶紧排逐出去，汉族人是一日也不得安身的。

这个韃子賤种侵入我中国二百多年，到了現時，朝政已經紊乱达於極点了，他却变得来奉承洋人，情願跟洋人做奴隶，把我們汉人来給洋人做三層奴隶，又把我們的疆土，今天割一塊送給这个洋人，明天又割一塊送給那个洋人。如果我們老百姓与洋人發生什么糾紛事件，他不但替

老百姓說一句公道話，反而要压制老百姓，杀老百姓来帮洋人的忙，助洋人的威，动不动又弄得承認賠款，或租借土地，鐵路送給洋人，关税也送給洋人。你看各种东西都越来越貴，老百姓的生計是一天比一天困难，不是一些錢財与产业都被洋人搬穷了么？这滿洲韃种只顧奉承洋人来保住他們做皇帝，那理肯管汉人的死活，我們若不早点把这滿洲韃种排出去，他就会把我們中国全盤送給洋人。韃虜徐桐說过「宁贈友邦，毋給家奴」的話，我們如果失掉了主权，那些洋人的手段又狠又辣，我們汉人的性命財產真是要到極危險的境界了。但是我們不要怕，我們要起来革命，一来是為的要替祖宗报仇；二来是要准备免得子孙受禍。所以我們都要曉得同是黃帝的子孙，合中国四百兆人都是同胞，好像一个大家庭。我們立这个会，要取共进二字，長进我們哥哥的智識，共拚死力，有进無退的去驅逐滿洲韃子，还我河山，恢复我們的主权，仍旧由我汉族做中国的主人，做革命的英雄。我們不但要平均地权，而且要平均人权的。还有一句話要說的，我們革命不必打教堂杀洋人，洋人到中国来沒有安着好心，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我們把滿洲韃种排逐出去了，我們中国就会得到安定。我們革命是英雄的事業，是有世界眼光的，是明了国际一切情况的，是正大的，是一定要成功的。我們哥哥大家都起来罢！我們这个共进会已經在日本东京組織成立了，先后选定邓文輝、張百祥、刘公、居正、彭素民、潘鼎新、孙武、焦达峯、陈兆民分別負責主持。並派人回国，分向各地开始組織秘密运动，登高一呼，万山响应，我四万万同胞重見天日的时不远了。特此宣言。

發出這兩個宣言之後，並擬定了法規十條，佈告內外：

- 一、國體問題，首先推翻帝制，效法共和，如歐美各國建立共和政府議會制度；
 - 二、限制資本，私人資本不得超過百萬，超過百萬者，以其超過之數充公，收歸國有；
 - 三、平均地權，取耕者有其田，仿三代井田之法，由公家授給，不准私人買賣；
 - 四、平均人權，男女平等，取消娼妓奴役等階級，嚴禁販賣豬仔等種種腐敗惡習；
 - 五、民族平等，不得分漢滿蒙回藏大小優劣的歧異，養成天下一家的風氣；
 - 六、遵守國際公法，外人來我國及居留我國者，一律平等待遇；
 - 七、收回租界，取消租借法權及領事裁判權等一切不平等制度；
 - 八、建立征兵制，凡一切僱傭招募等舊法及巡防營腐敗制度，概行逐漸改良；
 - 九、保護外人資產及教堂住宅和一切居留民婦孺老幼等，鑄為法令；
 - 十、保護一切叢林廟宇歷朝敕封建築等物，不得無故毀壞。
- 一九〇八年秋，西后光緒二人突然一時并死，宣統繼立，朝政更亂。留東同志看此情況，知革命機會之快要到來，紛紛密赴內地，從事活動。加以廣州的鐵路糾紛，四川之保路風潮，無不風起雲湧，各走極端。共進會對此緊張局勢，所抱的態度不完全一致；而主張派人分赴各省加緊聯絡，擴大組織，以待事變，則無不合口一辭。即日在華羣舍開會討論，各部意見以為共進會宗旨系在推翻清朝政權。想推翻清朝政權，必先聯絡各處軍隊的力量，組織各黨各派的團結。因為軍隊分子多數是各黨

各派的分子，故欲从軍隊入手，又必須从各党各派入手，欲从各党各派入手，必仿照其儀式，如開堂、燒香、結盟、入伙的办法，按其習慣方能順手。凡会党内部的儀式有山水堂香等四种名目。我們共进会的山叫中华山，水叫兴汉水，堂叫光复堂，香叫报国香。每字系以打油詩一首。

中华山詩：神明华胄創中华，鑿井耕田到处家；錦繡山河万世業，子孙相守莫相差。

兴汉水詩：一水源流万里長，汉家兴复起中央；自从派衍分南北，气势奔騰不可当。

光复堂詩：堂上家家气象新，敬宗养老勉为人；維新守旧原無二，要把恩仇認得真。

报国香詩：香火綿綿未敢休，祖宗一脈自千秋；腥羶久囿庄严土，待买名香祓九州。

凡會員在內地要拜各处碼頭者，先要記熟本会山水堂香，能够記熟山水堂香，还要記得念山水堂香所系的詩，然后可以得到一切的帮助和照顧，否則認為是假，不能得到各碼头的帮助照顧。清末凡常备軍巡防营以及警察新軍各色人等，若屬於各党各派分子方好立脚，如兩广軍隊內的三点三合会；長江上下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孝义会；山东、陝西的八卦大刀会；河南、河北的紅槍天地会等，軍隊兵士均是此类分子居多。共进会仿照此种儀式，於是会內議決着手派人分赴各省运动軍隊，組織会党，請孫武、焦达峯担任兩湖軍事党事，張百祥担任四川会党兼軍事，夏之时担任重慶軍事，楊錫庶担任湘西軍事，聶荆担任广东軍事，張丙担任广东会党事。湖北交通碼頭，軍隊最多，孫武近从軍隊出来，仍請孫武先行脚令密返湖北，焦达峯先脚命密返湖南，刘玉山先返广西，聶荆先返广西联合內地各派，組織各种力量，乘机發難。同时邓文輝即与刘揆一討論將來革命軍起，成立交战团时，所採

用旗帜印信，須先事規定約好，以免混乱分歧。此时在东京的革命組織共有三个：一个是同盟会，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光复会。刘揆一是同盟会的幹事，湘潭人；陶成章是光复会的會長，会稽人；邓文輝为共进会的总理，峡江人。邓主張征求大家意見，遂發起約刘揆一、陶成章二人来华羣舍討論旗帜、印信、番号問題，經過几次协商，規定以五色代表五族共和为国旗，以青天白日代表風日晴和海軍旗，以九条十八星代表九州十八省为陆軍旗。辛亥光复时，各地所採用的青天白日五色和十八星陆軍旗，即是当时所拟定的。

一九〇九年在东京的革命党人鑒於内地举事屢次的失敗，如云南河口之役，熊成基、秋瑾、徐錫麟安庆之役，广东潮州黃岡之役，萍鄉醴陵之役，不下十余次，起来不到几时即成泡影。一般消極分子對於革命前途多抱失望，在东革命分子除同盟会黃兴赴香港，宋教仁赴东北密謀活动外，陶成章亦赴南洋羣島筹款去了。陶成章在新嘉坡因筹款事与孙黃派内筹款的胡汉民、陈其美等互相攻击，互相破坏，結成深怨，以致日后民国元年陈其美做滬軍都督时，使蒋介石將医院内臥病的同乡友人陶成章刺杀，此等处可見蔣匪之殘忍，而毫無道义也。陶成章克苦耐勞，剛强独断，章太炎先生常笑他为「陶皇帝」，陶亦称章先生为「章菩薩」，他与我特好，时相过从，特具肝胆，至今思之犹惘惘也。刘揆一湘潭人，前与馬福益在内地举过事，此时任同盟会幹事，喜吟咏，与余亦相得，常来华羣舍与熊越山圍棋。他的爱弟刘道一，号鋤非子，寓汉書非其类者鋤而去之意。萍醴革命事敗被执，逮至瀏陽門即遇害，斫四刀头始断，亦云惨矣。我当时有詩二首哭之云：

無端狂飈落前塵，正是男兒報國時；兩字鋤非民族史，四方喋血党人碑。冲霄劍氣虹千丈，滿地胡塵酒一卮；天為英雄悲慘別，瀏陽門外兩迷離。

生小豪情俠恨多，錐秦心思未銷磨；風寒易水臨歧宴，夢冷咸陽击筑歌。杜宇三更燕市月，鳴夷萬頃洞庭波；九嶷碧色萋宏血，后死誰人夜枕戈。

道一未婚妻曹守道女士，留學東京習師範，聞道一耗即輟學回鄉，未几亦憂傷病死。內人哭以詩云：

紅顏曾上望夫臺，臺上紅顏去不回；衡嶽黛低云壓恨，湘江声咽水流哀。山深蘭芷無春到，客后蓮瀛有夢來；我欲哭君君未識，淚珠成血血成灰。

劉道一遇害时才廿一岁，在同志中与鄒容、史坚如、方声洞三人堪称四美，同归於尽，聞者無不痛惜。其时共进会的青年同志中有潘的恒、胡元輻、彭树軍等，皆青年積極，對於四烈士的慘事，更激發其革命的意志。遂决計請求回国投考新軍，便於軍隊中聯絡同志，乘机活动。会內各部極表贊同，以為各省各處都应採用此法。不久孙武即从東京脚命动身，繞道由东三省、香港一帶密回汉口，專用此法使同志投入軍隊，加入革命。共进会对上述計劃決議之后，並主張焦达峯亦宜早日回湖南，着手佈置，以待时机。会內遂發起公餞孙武、焦达峯於富士酒樓，当时余有贈孙武、焦达峯归國詩云：

危樓送客此登臨，私憾公仇似海深；握手兩行宗國淚，凭欄一片故園心。潮声歐亞翻新旧，王

气江淮变古今；騰有腰間長劍在，五更風雨作龙吟。

共进会自孙、焦秘密回国后，同盟会黄兴同志已有攻打广州督署的計劃。共进会亦有部分同志参加广州之役，因广州之役醞釀很久，以黄兴为主，熊克武、喻培倫等为副的早在香港买进軍火，密制炸彈。將近一年，至一九一一年春才着手將东京一部激烈分子秘密运港混入广州。我与熊越山因要安置一切共进会代理的手續交与刘公，故动身最迟，延至旧历三月廿八日（四月廿六日）才到香港。到后即聞广州的事已經失敗，广州日在捕杀革命党人，我与熊越山得此消息，即日仍由香港买舟渡海而东，經過台灣，再还东京。

到东京后回到青山華羣舍，与刘公、居正、陈兆民、潘鼎新、彭素民等开会討論，認為广州的事虽然失敗，但清朝政权已成尾声，早晚灭亡亦時間問題耳。我共进会須繼广州事变之后，准备第二著再接再厉，方不愧共进会三个字和宣言上所說的合各党各派共进於革命之途的一句話。下手之处，还要从兩广、兩湖、四川数省着手，多方运动，多加聯絡，兩湖軍隊中素多同志，更多会党，广州同志虽一时挫折，必然卷土重来，四川赵尔丰不得人心，一有事变必四处蜂起。我会前次所議決的，我們各人須担負各該省党派与軍务的責任，我們應該大家分头归国，冒險入內。語有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欲得虎子，还須要自入虎穴。况且孙武、焦达峯已回兩湖，聶荆、刘玉山已回兩广，張百祥、夏之时已回宜昌、重庆，對於軍隊会党必然做了很多工作。我們何不大家回去，在本省各地極力佈置，連成一气，以便指揮。各部同志皆以为然，遂決計暫將華羣舍取消，把共进会一切文件、印

信及規定的三等九級海陸軍制，十八星軍旗與入會願書等，隨會所移至大森體育會和田屋交何庆云、舒祖勳兩位同志保管。

刘公、居正先回武汉与孙武取得了联系。然后由刘公筹了一笔款子，設了几个机关，聯絡軍隊中代表季雨霖、邓丙三与軍隊有力分子李春萱、李白貞、熊秉坤、余育之、楊时傑等介紹大部分兵士加入了共進會。湖北共進會的發展，此為開始。潘鼎新已回了岳州，陈一新亦回去長沙，陈兆民、温而烈已回广东，傅亦僧早回金华与王金發、陶成章合作去了。

邓文輝最后亦由章太炎、刘光汉的介紹信与彭素民回南昌。

刘光漢給我的介紹信，記得是戊申年（一九〇八年）

西后、光緒死的那一年。此時他的妻子何股振編一種天義報，還是鼓吹革命。及我已酉年（一九〇九年）回到東京，即聞刘

光漢變節。他的妻子何股振与端方暗通線索。因江西新成立新軍一協，吳玠璋任協統、林之夏任五十四標標統，

吳玠璋与太炎先生原是同志又屬同鄉。林之夏福建人，是章太炎、刘光汉在上海办苏报的老友，又兼

文字道义之交。五十四標共有三營：第一營管帶董福开；第二營管帶李烈鈞；第三營管帶是歐陽武。

我与董福开原是旧識，也是老同志，到了南昌先去看他，問他当地情形及軍隊內容，各同袍志趣等等。据云：軍隊新成，尙未發槍，吳林二公都是好人，也是同志，惟林較有胆識毅力，有話都可細談。三个管帶中歐陽胆小，李亦滑头，董本是林的旧人，此次随来南昌担任管帶。当晚我与董福开去会林之夏，交上章太炎、刘光汉二人的信，寒暄后他問及东京一班同志近来情况，對於广州事件的失敗頗为扼腕。我問他吳協統处要去看他否？他云：「不必，他每天必到我处来，你也不必多找朋友，董

管帶處不便住，即歇在我處亦可。」他又問李烈鈞、歐陽武都認識嗎？我說：「都是熟人。」他又問：「見過他們嗎？」我說：「李管帶處我打算明天去看他一下，看他什麼態度。」果然第二日我一人去看李烈鈞，他看見我滿面春風，問我何時歸國，有何要事，問了几句漠不相關的話，我知此人不可以語心腹，不敢再往下說，即敷衍了一頓，握手辭出。后去尋董福開商議辦法，到了董福開家正在用晚飯，我即加入。用過飯后，我極力勸董福開先將共進會江西分會成立起來，然后再由會中組織同志加入軍隊，再吸取軍隊加入革命，一旦有事必然發生偉大作用，董亦深以為然。次日我即召集同志歐陽豪、蔡森、劉奇、蔡銳霆、蔡偉東、鄧九初、熊公福、潘力行、歐陽盾、鄧守益、姚敏、彭熱誠、吳楚藩等數十人成立了江西共進分會。推董為分會會長，即日組織了數十人投考新軍，好在標統管帶早已說通，故均得錄取。此次我与彭素民到南昌一踰，收获甚大，后来辛亥光復南昌，此數十人的功為最多。

辛亥南昌光復時，李烈鈞早赴北洋觀操去了，歐陽武已被羣眾趕走，董福開調昇貴陽標統，吳玠璋光復時本是江西都督，后因故辭職回原籍去了。

本来南昌光復，在外是受武漢光復的影響，在內還是受軍隊內共進會暗伏同志的鼓動。因劉奇隊官與蔡森兄弟等得武漢光復消息，即磨拳擦掌在內鼓動。遂於十月十四日夜扒城而入，向撫院衙門開槍，巡撫馮汝駱正在睡夢，所得槍聲四起，惶惶逃遁，被新軍隊官蔡森兄弟等捉住。我此時正在香港陳兆民家中作客。先是在南昌成立了共進分會，組織了一部分同志投入了五十四標新軍以後，同志

劝我暂且离开南昌，机会到了再来。我亦認以为是，遂与彭素民回至樟树，在他的药店彭仁和住了三天；然后由樟树經由萍乡至瀏陽，到了焦达峯家中一問，始知焦达峯已去長沙，乃折返萍乡，在同志彭鏡吾家中住了二日；然后与彭素民同回峽江我的乡村家中。到家时已是臘月廿四日，正是乡下过新年的时候，乡俗凡地主家中均於臘月廿四日杀雞为黍，祀神請客，並請一班帮助收租的人，作为一年酬功之意，此时距旧历除夕不远，因留彭素民在家过了元旦，再行定夺。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我在峽江过了旧历新年，初四日偕了彭素民由峽江家中动身到吉安；又由吉安到贛州，在同学刘子虔家中盤桓了数日。过了元宵离开贛州，不到几日走到大庾，在同志賴伯玉家中留滯將近二月，乡人見我久住在此，非工非商未免怀疑，賴伯玉作了一封介紹信，要我們到广州寄住江西会馆之內。拿了書信走到粵贛交界盜賊出入之处，近南雄境，風鶴頻惊，当时口占一絕云：「龙蛇大澤乱如峯， 鞞鼓声中路不通；騰有宝刀能壯胆， 漫天荆棘过南雄。」到了广州尋到江西会馆，投了書信，寄住了数月，將近中秋接到陈兆民由香港来信，叫我即日赴港共商要事，因他接到孙武、刘公已到武汉的消息。我到香港初住陈兆民家，后以房屋狭小不便久住，乃迁至东方臺邓次乾家中居住。邓次乾系天福銀号的东家，因友人的介紹，並本家的关系，其妻周淑芬曾留学日本早已認識，故招待殷勤。一直住到秋末，武汉光复时消息傳到香港后，便向周淑芬借得路費，即刻买了船票赶到上海，由名利棧接客的招待。行裝甫卸，即看見馬伯援同志亦携行李进门，他正由汉口来滬，手提德华銀行鈔票一大包袱，問他何处来何处去。他說：「汉口軍政府專派我来欢迎各位同志去武汉

的，你既住在該棧，即煩你將此項鈔票代為收起。」我亦不理，遂將包袱往床上一丟，隨手帶攔門出外看朋友去了。晚上回了客棧，床上一大包數十萬元的鈔票原封未動，亦可見此時的人心頗有一種開國淳樸的氣象。次日與馬伯援即乘招商江新輪往漢口，船上遇見王正廷、宋教仁、劉揆一諸同志，亦有經商的，到了武昌軍政府即有人在碼頭歡迎，我與素民当晚即住在劉仲文家中，劉公即已由湖南到此同住一處。次日我與劉公同赴軍務部，向孫武建議共進會須趕快着手訓練新軍十師，以備应付將來；而孫武大不謂然，眼光近視，以為革命已經成功，無須再練軍隊，傲視一切，恃功而驕。我兩人看此情形，以為說亦無用，不如各打主意，各自回省。

焦達峯回湖南組織隊伍，光復了長沙，不久即被反动派譚延闓部下的梅子羹（梅馨）所殺。我回江西組織北伐軍開駐南京，不到半年和議告成，臨時政府取消，軍隊即被遣散。

此后放懷山水，避囂吳市，共進會一切動靜久已不相聞問，今所述者，不過在東京發起之原委與開展過程中諸同志一部分措施的掠影而已。至武漢以後開始的共進會，則尚有武漢當時的同志，如董必武、李春萱、熊晉槐、熊秉坤、余育之、丁笏堂、楊時傑、李白貞、向壽蔭等，他們當日躬與其事，當有詳細的記載，與開國的历史可征，無俟再作蛇足之贅述也。

附录東京共進會發起時會員概略：當時會員不止此數，因記憶不清掛一漏十，知所不免，閱者諒之。

張啟善（百祥）彭漢遺

宋鎮華

張次青

邓文輝（文暈）居正

袁麟閣

李國驥

劉公（仲文）舒祖勳

郑江瀨

張公道

孫武(堯卿)	楊時傑	李基鴻	許漢武	焦達峯	劉英
馮振驥	彭惠群	何庆云	刘鍊	馮亞佛	王炳楚
向壽蔭	吳文叔	陈一新	漆硬心	譚嗣黃	李宗常
何樞垣	楊鉄山	傅亦僧	刘玉山	周稻蓀	王正雅
張智	張恭	黃鎔	李香山	張知竟	邓恢宇
陶成章	邓鴻紹	胡香白	瞿蓬仙	熊毅	王軍
邓鴻緒	刘錫華	雷柱臣	龔鉄錚	龔味蓀	邓鷗群
李策安	熊克武	彭素民	金鼎	刘月清	余堯成
秦遂生	黃格鷗	王文華	黃毓英	尹侗	黃曉輝
曾小岩	熊越山	王武	苏理成	何其义	湯增璧
聶荆	趙声	白堅	晏祥五	鄒怀淵	陈兆民
張大義	李肇甫	喻培倫	盧式楷	夏重民	楊鴻昌
薛晉賢	郑臣	文群	孙光廷	杜炬甫	唐教
覃振	程豹	黃宵九	孙作丹	譚公	楊晉康
徐超	謝和山	方汉臣	張治祥	潘鼎新	陈小珍
張丙	罗傑	李寿泉	黃小山	蔡蕙	何天炯
李萼	吳永珊	鍾劍秋	蔡銳霆	張惟聖	李家澧
董祖椿	黃自強	蔡鳳叔	黃德鳳	吳永樽	宁太一
熊公福	彭樹軍				

石叟牌詞叙錄

譚人鳳

編者按：本文为譚人鳳自傳，系陳光崇先生抄寄。今刪除一点无关史实的文字（如南京風景之类），增加几条小註，其他未予更动。

陈 序

此書為新化譚石屏先生自撰，所述其參加革命之實事，至第二次革命後為止，皆所亲历之事，確為信史。石屏先生逝世後，曾伯興先生董理原稿，倩人彙鈔，尚未裝訂，此稿流落書肆中，余以重價購歸，重加整理，誠革命文獻之重要史料也。

石屏先生秉性剛直爽快，於當時同志有錯誤，輒直言抗爭，故於同志中多違言，然其心無他，同志亦多能諒解，事過仍一心一德，絕無芥蒂於胸中。石叟與章太炎均以好罵稱，然一罵之後，毫無成見，此書自中山克強以及同事諸君，殆無不為其所罵者，而仍和好如初，惟於別具肺肝，破壞革命者，則始終無恕辭。

石叟自述初居鄉里時，方費腦力於帖括之學，不知國事，遇鄒介人先生代藩告以國情，始凜然於國家存亡之大，以救民救國之責任自負，是蓋坐言起行者。然實事亦有不能逕情直行，不能不委曲期成者，亦有當時確實同志錯誤者，當分別觀之可也。

先生參加革命，年事已長，同志中推為老輩，而先生知無不言，故身后人皆敬仰。此書為其再度亡命，居日本之菅公廬避地時所作，抑鬱無聊，借牌詞以抒其怀抱。每牌式之前，有詞有叙有評，蓋欲借卮言以

自晦，而叙与評，則仍直言無隱，蓋其性剛直爽快，終不屑為嬰媿之言以自貶也。

是時余李燮和先生柱中，早從事革命事業，余亦奔走其事，然書中尙未罵及余者，殆以余尙屬青年，先生愛護青年，思有以匠成之，余今閱此，尤不勝感觸。

遺稿傳寫，錯字甚多，曾以硃筆粗校，功僅三分之一，復請趙曰生先生續為校正，古人有言，校書如掃落叶，當非一二次校后，即可峻事也。

井中心史，明末始發現於天寧寺，此書終必流傳於世，閱者幸勿以稗詞野語等量齊觀。

己丑（一九四九年）新秋安化陳浴新識。

後記

一九五一年秋，偶於湖南大學圖書館中，見吾邑陳浴新先生所贈石叟牌詞鈔本一帙，乃新化譚石屏人鳳自叙之作也。

書虽以牌詞名，而實則牌史也。每一牌式，有詞有圖有叙有評，而叙則縷述辛亥史事頗詳，前后亦連貫成文，蓋全書之精華。因手自摘鈔，並加標點，題曰石叟牌詞叙錄，仍旧稱也。實則命之譚人鳳自傳可耳。

書中文字，或以形似而誤，或以音近致訛，大抵皆出鈔胥之手。浴新先生既為校訂一過，余復普為釐正，既非古書疑似之間，不復別加校注，要皆還其初貌，未敢妄易一字也。

石屏事蹟，略備於此，而首尾不具，因錄章太炎所為墓誌銘於篇首，取便檢証。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安化陳光崇識於嶽麓山寓所。

前長江巡閱使譚君墓誌銘

章炳麟

君諱人鳳，自号石屏，湖南新化人也。少病喘，病作即夢遊天际，失足墮地，已乃大汗，病有瘳，如是者數矣。稍長能文，不屑意生产。嘗以事赴訟，为吏所侮，發憤欲摧折之。值义和团乱，清主跳西安，言光复者始起。君聞之曰：「鋤去非类，斯吾志也。」始設福田村学，漸就县治設小学，招学子俊悍者教之，欲以集事。后知其道迂，改与会党耆帅游，数作小册散之。自宝庆达辰、沅、常德，和者甚众。隆回耆帅刘綱領以数百人来屬，皆仇健有精采，君分遣赴永、郴、桂陽。北及衡山，皆乐听命。自是会党言光复者，辯于湖南矣。始善化黄兴居会城，謀光复，未嘗識君，所部多学子，及是漸与君並力，势浸寻及江西，其随营学兵皆附焉。已又率兩部入广西，亦随营学。广西故多洪楊旧部，聞有言种族革命者皆距躍乐为用，故嶺左右耆帅秀民多宗君。嘗沿江下上海，到旅舍失篋中銀幣二千版，方搏髀詈罵，須臾，窃者自归，其德信及人如此。后任新化駐省中学堂監督，适宝庆部众起麻塘不利，吏名捕甚亟，皆奔就君舍，事洩，乃东渡日本避之。时黄兴先在，君因是入同盟会，識香山孙公。同盟会得君以为重。部众复起瀏陽醴陵間，亦不利。君風操骨鯁，好任侠，不甚喜海外学人，尤厭清談，与孙黄好尚異。独重桃源宋教仁，以为雋才。自同盟会起，声气甚盛，清廷惧，要日本政府禁勒；孙黄相次走交趾。其后拔鎮南关〔睦南关〕夔河口，君皆奔赴，欲与規画，不能得要領。往来極南島陆間凡二岁，无所就，返至日本。孙武自湖北、焦达峯自湖南、張百祥自四川皆来会。聞孙公設南部同盟会，專力广东，經略不远，皆不悅。以君楚士，欲与規長江上游，君与兴力解之，卒不应。归相延設共进会，与孙公分。其后君与教仁亦分，設中部同盟会云。会丹徒赵声以标統处广州，赵声者，軍中言光复有显名者也。君潛往为計事，事覺，声亡抵香港。居一岁所，与兴謀集敢死士發

難廣州，以新軍防營應之；事即成，興率一軍入廣西，声率一軍入江西，以湖南屬君。議既定，君潛入長沙，部署稍就，復赴香港。興遂起翼兩督部，敗走。諸兴所為，廣東人胡漢民及弟衍鸞輒撓之，以至於敗，声發病死。君始知廣東人不足與，北歸到夏口，遇焦达峯及子二武，中部同盟會始成。初，武、达峯及胡瑛、蔣翊武，第八鎮所隶蔡濟民吳醒汉等皆有部曲，聚于武昌，不相攝；君年長能斷大事，修繕精驛，行止有威重，声亢闐如急弦，諸豪傑皆嚴憚君，君辯走諸部調之，得相應。復下說九江江寧諸軍，令奉約束，於是有武昌倡義之事。事起，孙黃在海外，皆出不意。君方以病臥上海，亟抵武昌，达峯亦定長沙，君親往湖南鎮撫，湖南將吏有異言，达峯死，君憤甚，遽返武昌。是時黃兴來守漢陽，漢陽陷，兴與都督黎公謀東行，且移軍械九江。君詰兴曰：「公不留武昌待援，將何之？」兴謬曰：「僕赴廣東，以机关銑來御寇耳。」君曰：「廣東水陸軍，李准龍濟光主之，安得机关銑與公？無已，則往上海，謀速取江寧為根本。軍械當以其半授我。」兴曰：「持械安往？」君曰：「持以守岳州。」兴笑曰：「人皆向外走，公獨向內走耶。」君怒罵兴曰：「洪楊之役，武昌嘗三陷三復，非湖南誰為援者。今江寧成都皆未下，湖北失，不守岳州，湖南相繼失，兩廣雲貴亦不支，九江尙足恃乎？公往廣東，且為虜矣！」兴卒去，黎公亦趣葛店。以君為武昌防禦使兼北面招討使。當是時，徵君武昌几殆。事稍定，黎公返，君亦以議和代表東下矣。民國元年任川粵漢鐵路督辦，已又任長江巡閱使，予陸軍上將銜。明年，宋教仁被殺。江蘇、安徽、江西、廣東、湖南皆起兵討袁氏，旋悉敗退。君里居，吏蹤迹至君家，君已去。初，清安徽巡撫朱家寶雲南人也，武昌兵起，下江清吏皆潛伏，獨家寶拒命，雲南系其家屬，君馳書釋之，故家寶德君。及是，家寶為言於袁世凱令吏士緩追君，君得逸去，復走日本。時孙公黃兴及諸失兵都督皆在。孙公厚怒兴獨自矜伐，置中華革命黨以擯異己，同亡者皆大恨，兴走美洲。君數諫孙公，无所向背，故孙公不甚惡君。世凱敗，得歸。六年張勳以故清主復辟，

君聞不勝憤，上气几死。而孫公就廣州建軍政府，君以人材乏寡，方鎮又素驕，事不易就，亦不与其議，寄居上海，督諸孫讀書。時應人亟，亦他往，率不过二三月歸。九年四月卒於正寢，年六十一。子男四。長德申，次即，二式以七年死，難安化，次德揖，次德遠，君歿一月生。孫五人。君素剛。民黨獨君最長老，在武昌功尤高。自黎公及興，教仁名位已显，君面數其過，皆陰默不敢校。晚節諸義故多廢死，移樞西南，莫有知君功者，君憤世亦益甚。時或謂君過，然以君剛果成就，而世莫用其策，捐忘旧勳，以兵多寡為雌雄，君之發憤宜有不能已者。撫循將校不如黃興，然信于人民過之。若夫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君始嘗斥余狂，余亦以君褻，其后更相下。復辟之變，余自廣東走滇，蜀間，遺弱婦稚子屏處上海，知友或不相聞，君時時來問燥溼。既歸，宅舍相去財百步，常相过道公私事，語尤厲擊，虽稚子亦知君可親也。君未歿時，余适病黃疸，君入視，嘆曰：「君不当先我死，我不生事，君取当叙次之。」余曰：「以年，君宜先，精力吾不逮君远甚。然今病黃，未死也。」未七日，君病遽作，又十日而君歿矣。君死，吾俱不得久長，亟承君志而志其墓。以交深，故言不文。銘曰：

江汉之興，鬱何壘壘；收合遺燼，非德孰綏。大哉元功，赫若雲雷；既繕以貞，無有曲隈。愷易字人，又如柔草；休备坤乾，龍德而摧。黃河有潤，昆侖或墮；众雌無雄，直道其衰。〔太炎文錄續編卷五下〕

余卅六歲前尙泥於試帖詞章，未究時事。乙未年〔一八九五年〕，館於村內義學，偶遇鄒价人先生經過，歎而留之，談論皆古今中外大事，瞠目無所對，心甚惡焉。丙申年〔一八九六年〕，聘為村內教習，余亦師事之，思想因之一變。丁酉、戊戌、己亥〔一八九七、九八、九九年〕三年，購閱

务报与新民叢报，感触愈多。拳匪「污蔑义和团的称呼」乱后，邑中留学諸子，感受刺激，假期归国，盛称道日本之强，由於倒幕后，施行种种新政；革命之思潮，遂蓬勃而不可复遏矣。

癸卯、甲辰（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二年間，余於邑城文場内办小学堂，时奉集勛、罗錫藩、曾立三、曾乾伯等任資江速成兩校教習。暑假时戴石屏由日本归，寓余校，密告以有力者謀於省城举义（即黄克强、宋教仁、刘霖生利用馬福益之事也），詢可与共事者，余以奉罗等对之。旋邵阳李洞天、蕭立誠，武岡唐鏡三相繼至，並称宝庆（邵阳）教習李燮和热心。遂約定蕭李任邵阳，唐任武岡，燮和任安化，吾邑則公推周叔川君为主任。周君大同困巨紳，创办学校有年，留学生多出其门下，且近約奉罗二人在該困与洪家結社，故羣奉之。通信机关則暫設余校，兼印就章程党証及显淺讲义，遣洪家首領譚恆山攜赴辰沅一帶通声气，此甲辰秋間事也。迄冬季，会商繼續办法，公議余与叔川任奔走，戴、曾、奉、罗續任資江教習，約提半薪为交际費，議定后，余校遂解散。

乙巳正月十日（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三日）借叔川由隆回赴辰沅，下常德，沿途接洽頗称心。叔川趁船赴东京，余返照料，抵家时，已四月（五月）中旬矣。适隆回主任刘綱領遣人来邀，再至，党员已达数百人，体軀健壯，奕奕有神。盖刘为該地富紳，故效果速而地方亦不惊也。

六月（七月）赴广西，时李經羲为巡撫，郭人漳統帶防营，冀改新軍，稟办随营学堂，李撫調蔡松坡为总办，湘中士子爭往赴焉。广西警察学堂总办曾叔式君，余莫逆友也，五月（六月）杪同松坡电余赴桂。余因广西与湘有密切之关系，且随营学生多同乡俊彦，可資联络，因以隆回、辰、沅各处

交接，委託謝君介軒，畢君春深主持，蓋二人均同志，特聘為村內小學教習，兼司机关者也，於是帶羅儒烈、彭笏卿、鄒元和三學生往。至則學生均插班，余亦住堂作食客。詢悉教員學生多同志，心甚喜。偶夜深與松坡、叔式、梅寬生等談心事，英雄肝胆，披瀝相陳，頗幸遇合非偶。九月〔十月〕杪，聞警報云：唐鏡三、李燮和等與馬入隆回，久住騷擾，頓起謠言，魏午庄〔兩江總督魏光燾〕由南京開缺歸，恐破壞。急思馳歸，郭蔡勸留，所消息。余以事關重大，斷無局外旁觀之理，因謂郭蔡曰：「萬一不能寢息，勢無可為，還當直趨廣西求救濟。」郭蔡感余誠，均首肯，臨行贈手槍二十支，郭派衛兵四人，荷槍護送；蔡亦遣教員岳森同歸。半途遇唐鏡三，告以被逼失敗，心甚痛焉，挽回，不可，遂獨入寶庆，返新化，詣資江，商撥款善后。時戴已避風潮赴廣西，奉稱支空，羅稱須照派，前約頓成画餅。余由是東挪西借，獨力維持，日趨困境矣。

隆回隔余村不上二十里，地屬邵陽，故事敗后，多來投奔，余安置近鄰，鄰人亦為代秘密。及來者日眾，謠諑漸興，時有差弁來村內公局查訪。司局事者族兄叔吾先生也，忽一夜遣人三次報警，謂寶庆已派兵勇至羅洪，詰朝將抵舍圍捕，促速避。余感焉，然不敢謂其無事，遂倉卒避同族學生有寄家。時乙巳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夜也。次日叔吾同彭寶卿、夏錫齡攜酒肉川資來贈行，詢尚無兵至，頗不願遠行，然來者皆摯友，殷勤奉勸，遂於丙午年正月二日〔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出境。

方余之由廣西抵家也，曾君叔式尾隨至，稱別后松坡稟放城門，日夜率學生操演行軍，準備以

待。及聞事敗，特請星夜馳歸，邀再赴桂。心甚感焉。故此次出走，先赴維山訪叔式，次及大同因。大同因者，周叔川开化地也，同志甚多；叔川东渡后，謝映山繼為主任，其侄介僧因隆回風潮，由村內小學避走，亦未得晤，故往訪焉。均不遇，居周君濟夫家，留候及十日。叔式有賢母，濟夫有賢父，兩叨厚待，故特誌之。

元宵〔二月八日〕后抵宝庆，岳君堯蓂以余去岁会商时，頗有死灰复燃之意，故已召集百余人，在郡待后命。余因广西已無接濟希望，城內現又駐紮重兵，不敢再蹈復轍，遣人星夜馳歸，託叔吾、宝卿等向村內富家代借數百金為遣散費，幸如願。適謝介僧自長沙趕至，亦得於伊家公开之人和庄提出百餘金，於是命堯蓂率赴洪江、辰、沅一帶散處，邀截烟商。內有良明才者，向屬鏢客，則給以快槍，命帶數人赴湘潭承攬帶哨，為里應外合計。孰意堯蓂為執紼公子，不几時，旅費耗盡，人漸星散；明才在湘潭亦無開幫信息，而此事遂成泡影矣。

二月〔三月〕至長沙，寓草潮門新化中學校，任監督。猶謂隆回事余無名在案，風潮稍息，當可即歸。不意余出后，有兵弁冒充黨人，前隨侍广西之不肖侄誤以為真，盡舉所知以告，並帶往近鄰之盧逢泰家與寄住之二人會。來者悉黨中秘密，故二人亦不甚疑。迄次日，突來兵勇圍捕，遂送二人命，蕩人一家。余亦不便歸矣，於是囑家中典質公產，作東渡計。此丙午年五月間事也。

七月杪〔九月中旬〕，次兒二式送到銀圓百餘枚，遂於八月初偕謝介僧去長沙，沿途覽勝，駭目惊心，往日抱一部落主義以自雄，至此則爽然若失矣，因就其所見誌之。

方余之由湘起程也，有同志岳達生者，借用旅費，約至南京完償。南京為建都之區，亦思乘便流覽，故登岸暫留焉。時同邑羅漢藩在南京辦法政學堂，邀入堂幫任教務，留月余。時赴各處遊賞。一日登北極閣，俯瞰全城形勝……越日，復遊皇城，城內居民無漢人，蓋已將其地划歸旗人管業矣。巡視一周，昔日規模，概化為荒烟蔓草，悽涼滿目，憑弔欷歔，遂不勝感慨系之矣。

十月到上海，適族叔靖廷久病中國公學，因留侍焉。察看上海商場，租界內與租界外恍有天堂地獄之別，感慨良深。后靖廷卒以不起，備棺殮寄，遂放洋行。

余頗有冒險性，聞人言航海頗苦，曾不介意，及抵黃海，狂風大作，船隨浪播顛，悶極，始信人言之由於經驗也。時同伴謝介僧、譚獻侯、晏孝荃皆嘔吐，余亦昏暈不能起，瞑目靜臥者及二日。迨近長崎，風平浪靜，神始爽。由長崎至神戶系內港，安穩如長江。但至東京，尚須經過太平洋，則稍有虞心矣，於是換乘火車。到東京時，寓麴町區玉井靜，早晚有小兒照料，尚不苦。日間小兒赴校上課，獨坐寓中，語言不通，如聾如啞，則大煩悶也。

先是余在家時，聞革命大家孫先生淹滯橫濱行醫，經黃克強約各同志邀赴東京組織同盟會，旋由陳天華郵寄民報及所著猛回頭，得悉顛末。曾搏九寄友人各函，於革命事亦說得天花亂墜，頗傾慕焉。到東時，適屆同盟黨員周年紀念會，入場觀察，祝詞頌語，多涉誇張，蒞會者不下千余人，實極一時之盛。余以為在海外虛張聲勢，於實際無補，大有失望意，佇立片刻，即歸，蓋已等閑視之矣。后唐鏡三三次相挽，始與克強晤，暢叙至二小時，情頗洽，遂亦加入焉。余之從事於同盟會從此

始。

居东未久，即有瀏醴起义之一事。时克强挽余与周道腴、洪春岩、何弼虞、甯調元、胡經武等共謀响应，余慨时势日蹙，亦亟思有机可乘，於是偕同返。周洪担任駐省办内应，余与何甯拟直赴瀏醴，胡则留武昌运动军队。及到省，事已消灭，無計可施，乃重赴东京，入法政学校。而甯与胡则一被逮於岳州，一被逮於武昌，兩遭監禁矣。此丙午年十二月「一九〇七年一月」間事也。

余是时插入法政五期班，党务不曾过問。即倡保皇立宪之梁啟超，經民报痛斥之后，隱匿橫濱，亦尚未敢入东京一步。自楊哲子「楊度」取媚清廷，創辦新报「中国新报」，博得五品京堂，梁啟超官兴勃發，大出風头，結合腐敗官吏与一切卑鄙近利之法政生，而有宪政党之組織。时同盟团体犹未涣散，而又有舌战之張溥泉君为各拳战之領袖，故每当其开会之际，一言不合，即起而懲之，輒不免抱头鼠窜，而彼因以暴徒名色誣蔑我同人矣。

时清廷惧党人甚，要求日本干涉，日政府派交涉員劝中山出境，送以程仪万金，中山受之；並於神戶鉅商鈴木处借得万金，遂去日本「二」。临行之际，招重要党员，宴会於歌舞伎座，頗尽欢，后章太炎先生聞中山得日賂，去时引党员宴会，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証，頗不平。幸同人調停解釋，表面尚

〔一〕 孙中山在孙文学說第八章叙述革命原起云：「时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並無日政府送程仪与向鈴木借貸事。其他書籍，亦無此記載。本文所記，似不足信。

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則由此稍形渙散矣。

中山去東后，謀於廣州起義，未果。適欽廉因抗捐肇亂，兩地皆與越南毗連，事敗后，壯士多竄逃。中山思利用之，因偕胡漢民往越南，於海防、河內兩處設機關，召商再舉。旋克強亦由中山招往焉。迄十月，電告防城已破，民報布發號外，同志喜其由鼓吹時期，進於實行時期，皆距躍。越半月，又電告佔領鎮南关〔睦南关〕。余以鎮南关名頗赫濯，而能佔領，必大有可為。遂以小兒官費折抵借百金，偕林海山、李植生往，至則已成往事矣。詢問情由，系子彈缺乏。滿腔希望，頓化烟云，此時之感想為何如耶！

先是防城未發時，克強赴欽州運動郭葆生。郭自褫職以來，鬱鬱不得志，恒思一逞；且前在廣西已由克強運動入同盟，因相與定里應外合計，郭帶兵巡防城附近，冀與義軍合后，乘夜入城，克強則留郭營，率兵巡城，以便接應。計如得行，庸非幸事。孰意防城難作，欽州提督秦炳直，偵郭按兵未進，知有異，即將城內郭兵遣出，另換心腹帶隊巡城，且於城上設燎張燈，戒備严密。克強乃倉皇奔避，郭亦不敢再動，防城事遂息矣。鎮南关之役，因中山印刷賞章，散佈各處，內載帶械投降者賞若干；殺一長官率隊歸順者賞若干；獻一城一地者賞若干。聞者貪賞，往鎮南关試探守兵口气，守兵忻然諾之，遂借以為功，轉報机关處。時當事諸公固未知鎮南关如何情狀也，迨克強隨帶數十人往，守兵迎之入，查察关上無糧無械，且無水，仅有廢砲數尊，已不中用。次日清晨，龍濟光即遣派數營圍攻，克強射擊頗准，隨行者皆善戰士，且据形勝，故逼進前者輒死。相持至四日，斃數百人，关上

未伤一卒，龙軍頗寒胆。克強以其非可守之地，遂退焉。此当日兩处之大概情形也。

克強此時之雄心壯志，固犹未已，特以子彈無來源，頗焦灼，适余至，因与郭有旧，遂往求救濟焉。时丁未十二月廿五（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夜也。廿六深夜，抵郭行营，談頗洽，次日相隨入城，适省报道衙复职，賀者盈門，态度忽变。戊申正月六日（一九〇八年二月七日），郭率兩队赴原防，余相隨返防地，隔越之芒街，仅一小溪。芒街多同志，且郭隨帶之隊長排官，均与余在广西有旧，拟就近圖之。忽一夜，郭遣人邀余，至則曰：「革命事敗矣，奈何！」出省城所發二辰丸事电報見示。余閱畢，喟然歎曰：「天不佑汉，受此損害，事誠可哀。但所購之械不止此，尙有一二船，当不至一誤再誤，其实此事究不知为何人購办也。」郭驚訝者久之，問越南現有軍費多少。則曰：「不過數百萬。」郭聞之，心復活，狀頗真摯，而余之前念遂息矣。次日，遣其侄樸存隨赴越，余遇各同志，即介紹此系郭統領姪，則皆會意。故郭姪有所問，概称道兵如何多，餉如何足。至夜，克強招郭姪小飲，復舖張表示，席間連接四函，兩系报告准备攻取龙州各軍情，鈐以第一第二軍印信；兩系法文，由舌人譯述，則謂某处某处匯寄款若干万也。郭姪色舞眉飞，無复疑义。次日邀余送返，一一据稟，且極力聳恿，無俟余饒舌。郭遂允如所請，撥濟槍彈，約定地点交过，孰意余返时，克強已入內地，急往报告。有广西陸軍學生何光夫等六人同船行，攜帶軍用品，在鎮南关發現，均被扣留。郭懼挂誤，乃懸賞緝余，並召归委派駐越之學生王德潤，杀之以灭迹，事乃又成泡影矣。越四日，关吏遣兵送余等至海防，竟收監。移时，提訊履歷，余以未犯該国法律，疾声厉色拍案抗之。监官駭異停

訊，往詢警局，乃許由僑商具保外寓。時余所帶文具用物皆日貨，寓主謂監官警吏皆疑余為日本老偵探，殆因此歟。過數日，遣送出境，余於越南事遂告一段落矣。

正月〔二月〕底返香港，悵悵無所之，悬念克強險阻艱難，才身無助，因留港觀其究竟。閱港報，時載黨軍战胜敵軍，知尙在積極進行，深佩其毅力。然僻壤荒區，難成大事，是又焦慮之一点也。迨王和順、关仁甫突起於河口，報載虜軍望風而潰，聲勢熊熊。王关本兩廣綠林中有勢力人物，河口又為滇省要冲，且聞蒙自亦有人謀响应，蒙自一下，即可進窺省城，誠最好机会也。余情不自禁，乃割鬚改裝再往，至則又烟消云散矣。時克強已走越南，胡汉民則隱匿不面。向各同志叩詢底蘊，始知胡汉民派遣王关等時，曾有軍餉不足慮之說；迨河口要求預發軍餉三萬金，汉民無以應之，按兵不肯進，乃請克強去指揮。時克強尙在粵邊，士卒相依為命，不令行。各將領有家眷在海防，海防同志刘岐山以危言吓之，声称不顧大局，扣留克強，必先杀其家眷；克強始得出而馳赴，然亦不用命矣。克強隨返，冀召心腹士再往彈壓，被法人干涉出境，事遂漸歸消滅。嗚呼！造物弄人，兩次奔馳，均成虛局，能無慨然！

方中山之初至越南也，法人頗表欽敬之意，据海防同志告余，謂往日法人待華僑，倨傲無禮，稍有所忤，輒以杖击之，近則頓改常度，一遇華僑，則脫帽行礼。迨防城、南关兩處失敗，乃於丁未十二月〔一九〇八年一月〕，令中山出境，余与克強則於正月六日〔一九〇八年二月七日〕相繼被放逐。虽曰碍於国际交涉，毋亦因其事近兒戏歟。越南沃野千里，一年三次丰收，聞前此拥有数十百万家資

者，更僕難數；自困於法之種種苛稅，多一貧如洗矣。就余所見，由海防至河內數百里，兩旁茅舍，無一木扉；所遇居民，衣則襤褸，面則黧黑，大都奄奄氣息，呈露一種悲慘形容，迄今回溯其苦狀，猶历历在目間也。

七月「八月」抵東京，克強已先我至。時同志中有焦達峯（湖南人）、孫堯卿（湖北人）、張百祥（四川人）、趙伸（云南人）等十余人，以中山舍廣義而取狹義，組織南路同盟為大本營，而於東京本部從不過問，殊不謂然。擬結一有勢力之團體，照綠林開山立堂辦法，分道揚鑣。劉霖生極表贊成，適克強與余先後返，克強不甚同意；余以為反文明而復野蠻，尤力持不可。然渠等之意志已決，卒印刷章程條例，奮勵進行，內地之有共進會，蓋即由此時分出者也。其在南洋方面者，尤極端反對中山，並指數其罪狀，由陶成章、李燮和、柳某、陳某、胡某、易某等八人聯名發表（二），並函請東京本部改選總理。陶成章者，以光復會首領加入同盟者也，於南洋荷屬亦頗有勢力。經克強逐條辯護，從事調停，余亦馳函勸顧大局，卒無效，亦遂分裂焉。而其原因，則由於越事敗後，昔日赴義諸士逃竄南洋者，不下百余人，其素享田園而不能苦工，要求中山招待者，亦實出於萬不得已。聞中山概拒絕之，且有召英捕干涉之一事（三），故起而抱公憤也。未几，民報以被日人干涉封閉，同盟會

（二）陶成章等人散發名為孫文罪行的小冊子，系不顧革命大局對孫中山的污蔑。

（三）孫中山曾有致林義順、王斧兩函，其中說明安置流亡南洋革命黨人的具體措施，並指出星加坡英巡捕去革命黨二十一人，系由於保皇黨的誣陷，須設法拯救。譚人鳳所記，歪曲事實。

由是日衰落，而宪政党遂愈猖獗矣。此戊申「一九〇八年」秋冬間事也。

时克强以本党事务所久經停办，民报又被封，冀重組一机关，邀各省分会會長商議，月費沿照昔日会务报务办法，按各省在东同志攤捐，由各會長彙繳，比多贊成，遂於水道町賃一屋，名曰勤学舍。时余提議延一二法学家住舍，草創建設各条文，共同研究。克强以事体重大，俟異日合全国人才釐定之，遂仅作为俱乐部。当成立之初，人心犹为踴躍，至己酉「一九〇九年」春季，同志以無重要事磋商，遂忽視之，而月費亦不繳矣。克强勉強支持，專恃高利貸应付。高利貸者，借用百金，先扣回利十圓，以后当須按月照納。迄冬間，遂难乎为繼，而勤学舍又解散矣。时克强避債於宮崎家者及兩月。余病其苦，代借官費生三折，於林肇东处抵借千金，得敷衍，始搬寓大久保与宋教仁同住。即光复后日人所攝影之桃源是也。

当是时也，汪精衛偕其夫人陈璧君来东京，寓於桃园后面，慨党事式微，难成大事，連日与克强密議，决計牺牲一己，惊醒国民。克强比亦存此思想，故未梗議。惟福建林君时爽，則極力諫阻之。拒不納。遂於十二月「一九一〇年一月」偕夫人，邀同黄复生、喻培倫、黎仲实北上。及次年二月「一九一〇年三月」間，其夫人偕喻黎兩人返东，添購藥品。汪与黄聞攝政王蒞朝，必由十刹海桥經過，乃將炸藥潛运桥下安好。一夜，黄君往安火綫，忽一犬惊吠，黄君馳去。一东洋車夫見之疑神疑鬼，邀人往看，發現，报告步軍衙門，探悉顛末。越五日，兩被逮捕。……

方精衛之去北京也，克强旋亦得香港電促，約余往，盖因广州新軍將尅期举事也，吾党运动軍隊

革命从此起。先是戊申（一九〇八年）冬，粵督張人駿調遣趙伯先（趙声）為新軍第一標標統，士兵官長，咸受教育，多愛戴之。郭人漳知趙君有大志，恐將不利於己，深忌之，己酉（一九〇九年）春季，告密於張，遂撤委而畀以陸軍小學堂監督；旋監督又開缺，已成閒散矣，然新軍與趙君之感情已如磁石之引針，粘連不斷。夏季，趙君遣其密友倪烈士炳章（倪映典）往各營聯絡。至九十月間，兩君皆運動成熟，事大可為。胡漢民謂須等中山款到，且議以綠林先發難，新軍應之。派其弟毅生攜帶多金，往順德運動陸領兄弟，蓋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也。迂延兩月余，新軍迭次請期，經趙君逼迫漢民，乃定除夕綠林新軍同時並舉。因來電知會焉。時克強方負債纍纍，向陳猶龍借得千金，始得去。余亦接踵往，至則十二月廿六（一九一〇年二月五日）矣。時漢民以中山約匯之款未到，擬改期元宵后。克強以命令既發，持不可。胡毅生橫臥榻中，傲岸插言曰：「君欲馬到成功乎？數月來無異，何急燥為！」克強默尔息。廿八晚，倪烈士由省來，報告急迫各情，胡氏兄弟始有惶遽狀。然粵人習慣，歲終之際，停船不行，已不能趕及矣，乃改定庚戌正月六日（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五日）。元日日（二月十日）倪趙二君馳赴，至則軍士已屆期與巡警衝突，特無將領，故又按住。李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勒將一標兵士槍械杌子卸除，僅旗人管帶兩營，尚完全無缺。倪烈士馳入，出手槍將兩旗員斃之，率隊据險。烈士一戰死，兵遂潰。時趙君寄書其父，有「不孝罪大，不能終養」等語，蓋猶冀陸領再舉也。余馳往劝慰，陸領無甚准备。趙君不得已返港，事遂寢。而新軍一標，旋亦被遣散矣。惜哉！

事敗后，克強留港，余仍返東京，时在东同志概灰心，党事已無人过問。宋鈍初亦拟避人避世，遁跡烟霞。余極力慰留，冀与謀补救。及七月，适中山聞桂太郎入閣之說，潛与克強來东，趙伯先亦相繼至。余晤中山，責改良党务，中山頷之。不意鈍初往商，乃曰：「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儘可独树一帜。」鈍初問故，則曰：「黨員攻击总理，無总理安有同盟会？經費由我筹集，黨員無过問之权，何得执以抨击？」鈍初未与辯，返告余。余頗憤。次日复同鈍初往，仍持此种論調。余駁之曰：「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結合組織，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無处罚黨員之規條；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無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欸項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銷，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問。」中山乃曰：「可容日約各分會長再議。」不意越数日，暗地而來者，又暗地而去，余於是亦遂大不慊於中山矣〔四〕。因与趙伯先等商改組，以長江为进行地点。伯先極端贊成，於是約張懋隆（四川人）、林时爽（福建人）、李伯中（四川人）、陳勤宣（安徽人）、周瑟鏗、鄒永成、刘承烈、張斗樞（湘人）會議於宋鈍初所寓之寒香园，盖鈍初亦倡議之一人也。同盟会初成立时，本有五部名义，乃議作中部同盟会办理。惟議虽决，苦無欸进行，故尙須与南部磋商也。时伯先偕患难同志佃漁於香港对岸之九龍，須归照料，旋即返。余以代克強担負債務，月需百余金納息，力不胜，亦於九月

〔四〕

孙中山在孙文学說第八章記述廣州黃花崗之役失败后的情形說：「过日本时曾潛行登陸，随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

孙中山离开日本，实为帝国主义所压迫，譚人鳳以此責孙中山，是不瞭解当时的实际情况。

間往商，兼向克強索款。及晤時，克強無別意見，惟謂須有款項方可。漢民則謂：「東京一勤學舍，尙不能維持，何足言辦事？總理特暫時假定耳，因改組而又將有無謂之總理問題發生，非笑話乎？」余怒極，責之曰：「本部在東京，總理西南無定蹤，从未過問，總於何有，理於何有？東京經費純仗同志攤派維持，並未向各處招搖撞騙。汝等以同盟會名義，掣騙華僑鉅款，設一事務所，住幾個閒散人，辦一机关報，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視一切耶？」几欲賞以拳。時伯先挽余謂之曰：「各行其是，理他何為！」余怒始息。次日，招伯先、漢民飲，以一卮奉伯先曰：「願為國自愛，毋過激過鬱。」以一卮奉漢民曰：「勸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請从此別。」蓋深惡而痛絕之也，是夜遂趁輪返。

余从香港歸時，克強經濟亦困，俾籌得三百金交余，不够償欠利息。因仍向官費生借折續抵。日夜奔走，改組事因之擱置，然恐人心易換，因組織一談話會，每週一聚焉。及冬間，債臺日高，万難敷衍，乃以比較財政學版權渡於林肇东，是書主持譯印者余，編輯則宋鈍初也。鈍初亦前有林款千金，除坐還鈍初借款暨余前少渠利息外，俾余數百金，尙難為繼。於是以前抵林處之三折，囑學生投使館報失，利金因得以不繳。余之為此者，蓋因所納利子已浮本金，而林肇东盤剝學生亦殊可惱，故問諸心亦覺無愧也，惟當日經歷之苦况，則實難以言尽耳。

先是余之由香港返也，克強、伯先旋亦赴南洋，拟筹备小款，入云南為最后之一擲。中山担任赴美籌款，謂粵省途徑熟悉，不如仍在粵省運動之為愈。時南洋同志憤粵事之敗，亦頗狂热，黃趙得募鉅

款，返港設統籌部，黃為部長，趙為總司令。腊月底，函招余與林時爽。余因八月已與漢民決裂，不願往。林時爽病，謂系黃趙作主，勸余先往助之。乃約謝介軒、劉承烈同歸，囑往湖南準備，余則於辛亥正月六日（一九一一年二月四日）抵香港。是夜詢問各情，得悉所擬計劃，先由同志召集敢死士八百，負發難責任，而以新軍防營應之。得手后，黃率一軍入桂，趙率一軍入贛，余率一軍入湘。向各處聯絡，則僅南京九鎮派有鄭贊丞駐滬，設機關從事運動。余以兩湖當冲要，非先示机宜不可，黃趙避之，乃於次日帶二千金返。臨行，鈍初在上海民立報，囑黃電招臂助。黃因鈍初素與漢民意見不洽，頗有難色，趙則極力贊成。余抵滬時敦促往，鈍初諾，待信到行。余遂溯江上，由滬抵漢。因克強謂湖北方面居正可負責任，乃以六百金与之。孫武前辦共進會，武漢江湖士多在其團體中，於軍界亦稍有接洽，勢力遠勝居正，惟所帶經費無几，故仅与以二百金。因入湘，先有謝介軒、劉承烈歸，同志會伯興、龍鉄元、龍云墀、洪春岩、文牧希、謝宅中、鄒永成、唐鎔、周岐及馬标隊長劉承烈之弟文錦，四十九标之文案吳靜庵等，早已聞其事，余到時，約与密議，均頗熱心。於是委託彭庄仲負机关責任，輔以會伯興及周岐；吳靜庵、刘文錦聯絡新軍方面，輔以唐鎔、謝宅中；綠林方面擬責成焦达峯主任，輔以謝介軒、洪春岩；文牧希担任刺探官情；二龍担任補助經費；惟劉承烈頗近浮浪，則以前各購之炸葯暨製造各器，囑攜歸益陽趕造焉。時焦达峯不在省，留候數日未至，即行，蓋因來時黃趙約余二月中旬必返也。到滬時，鈍初因無信到，尙未行，乃促之，因同往。至則重要人物由東先后到者，已有林時爽、林尹民、林覺民、陳与新、喻培倫、李恢、周來苏、熊越山、何曉柳諸人。

何曉柳前由黃委託駐東办外交涉，后欲其代招衛隊，且囑其帶同盟會秘書文件及誓約証書歸燬，故亦招至。以外由上海至者，則有熊克武、但懋辛、宋豫琳、石云諸人。由南洋、越南至者，則有李燮和、陳方度、胡國梁、柳聘农、刘岐山、方汉臣諸人。文武趨踰，頗有風云际会之盛。惟因孚琦將軍〔孚琦〕被炸后，省城非常戒嚴，故尙按住而未定發難時期也。

三月中旬，黃趙以不便再緩，乃集同人开全体會議。由黃報告：自任攻總督署，趙攻提督署，胡毅生攻將軍署，姚雨平攻小北門，張綠村攻龙王廟，陳竟存〔陳炯明〕、朱执信、莫几彭攻旗下街及督練所警察署，列席者數十人，無異議。余以为当有一人居指揮調度地位，不应同告奋勇；八百敢死隊，語言不通，街道不熟，合則勢力大，分則窒碍多；將軍已死，其署与督練处無关重要；往岁之敗，由李准握有重大兵权，所当注意者，李准而已，不如先日將李炸斃，次日合击總督署，趙率新軍由城外夾攻之，較为妥當。黃謂：「將軍被炸后，擱誤及月余，今若先炸李准，城內益加戒嚴，不又將遙遙無期乎？」余謂：「同志先时入城，随时可發，何恐他戒嚴？」爭論者久之。黃挽余入別室曰：「此是久定之計劃，同志視吾輩之勇怯为勇怯，請勿再持異議，免同志生恐怖心。」余只得默尔息，然心固大不以为然也。黃乃示期廿八〔四月二十六日〕發動，囑各率所部臨期前一二日入城。越數日，黃因趙識者太多不便去，乃先往。及廿六，同志到省者已及三四百人。胡毅生、姚雨平、陳竟存称城內加緊戒嚴，且准备未就緒，請改期。黃無奈，乃下令將已到同志遣返。廿八，又電催各同志往，盖因先夜有巡防兵兩營入城，姚雨平謂其已經运动成熟也。伯先、汉民接到此电頗惶駭。时香港

尚有薄荷槍三百余枝，伯先主張率同志帶往，上岸時倘被檢查，即開槍攻击。漢民以彼此不接头必誤事，請余先往。謂無論如何，必須压住一日。余登時起程，次日日中到，比不知黃住所，走訪竟存。竟存倉皇告余曰：「不得了！毅生、兩平均無備，余亦仅有七八十人，克強人數不滿百，刻將出發，奈何。」余謂：「何不諫阻？」渠云：「已極力阻之矣，其如不听何！」余即請飭人送去，則克強裝束已妥，正在分發槍彈。請休息片刻接談，不听。再据各情形劝阻之，克強頓足曰：「老先生毋亂軍心！我不击人，人將击我矣。」余見其狀类狂癲，乃謂林君時爽曰：「各方面均無備，香港同志与器械尚未來，何所持而出此？」林曰：「先生知一未知二，現有防兵兩营表同情，一切可全靠矣。」余曰：「防营可恃乎？」林謂已接洽兩次，決無虞。余乃整裝向克強索槍。克強忽平心靜氣曰：「先生年老，后事尚須人办。此是決死隊，願毋往。」余曰：「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克強知余志不易奪，乃以兩槍与之。誤觸机子，發一响。克強將槍奪去，連声曰：「先生不行，先生不行！」即派人送余返竟存家。余時慚愧已極，盖恐事由我敗也。且因竟存云：「有七八十人冀促接应。」乃返，竟存已失所在，仅有一人持鎖將鎖門。余時进退失据，盲走了一刻，入一店，借筆書寫，託代僱一輿，始得去。時已五时一刻矣。前聞事發時，有几处縱火助勢，因佇立城外望之。及夜分，仅一点火光，不久遂熄，已知事敗，心甚痛焉。然犹未知其慘狀如何也。后聞整隊出發時，勢甚猛烈，巡警四匿，無敢抵抗者。及入總督署，該署寬敞，四散搜尋，張鳴岐杳如黃鶴。克強縱火后，匆匆率隊出，多有落后者，适遇巡防兵邀击，林時爽彈中額死，克強手指亦伤，隊遂分散。克強率十余人馳近南門，又遇

軍隊圍捕，凡不免。方声洞擲彈斃其隊長，各兵圍捕方，克強乘間入一店中。店中俱株連，急檢衣服使更換，並指示走路，乃出南門，买舟過河南，入某机关部得免。其他隊始尚有五六十人成一隊，熊克武、但懋辛、喻培倫、林尹民、林覺民等均在焉。比擬攻督練公所，夺取器械，未覓得其處，轉攻觀音山，三次扑上，終以人數太少而退。由是三五分离，澈夜巷戰，或飲彈，或被擒，存者遂寥寥無几。嗚呼痛哉！此三月廿九日（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之慘劇也。

次日，伯先由河南帶克強血書返港，內痛斥胡毅生措械不与，居心莫測；姚雨平負心爽約，軍隊表同情之說，純系捏謊；陳竟存作壁上觀，臨時規避；而於張鳴岐之出走，則因胡毅生前言陳竟波有偵探形迹，故疑其走漏消息，而連累及之。同人不胜憤恨。适陳竟波來港，遂囑洪承点帶赴九龍僻处杀之。胡毅生隱匿廣州不返，同人益疑忌。汉民乃代辯护曰：「成則归功于己，敗則譏罪於人，庸非笑話？」伯先拍案斥之曰：「胡毅生甚么东西！」汉民由是悻悻去，諸事不理矣。时財权在汉民私人李海云手，善后各事，急需款料理。次日，余因往商，适汉民接省报，有胡衍鸞被杀之說，臥床痛哭。李海云、林植勉二人，亦跪床前涕泣。余問知其故，因責之曰：「七十二烈士，無一非我輩兄弟，未見君墮淚，何聞汝弟噩耗，竟如是之悲伤？且報紙多謠言，何足信！」汉民泣对曰：「彼負不白之冤而死，与人之取义成仁者異，是可悲也。衍鸞是乳名，無人知道，必是亲供，决死無疑。」余謂：「是尤可異，果被捕，認党人足矣，何必供乳名？有無不白之冤，自当水落石出，暫可不管。善后事要紧，請往总部商議。」強之起行。至則伯先与之握手曰：「我輩血性交，直率之言，請勿介

意。」伯先真可人也，而孰知其憤氣之鬱結，遂致滿腸絞痛而病哉。当初病時與余等言善后辦法，並敦促純初將臨時各約法繼續編成（純初到港時即任此事），其雄心固猶未已也。不料病勢日劇，兩次割腸，卒以不起。嗚呼，痛哉！時克強早已到港，余等投函慰勞，勸其暫時靜養，未嘗以事擾之。及是時，始邀商后事。克強乃謂同盟會無事可為矣，以後再不問黨事，惟當盡個人天職，報死者於地下耳。余苦口勸之，謂當以一身担負死者之責，斷不宜講個人行動，冒死輕生。卒不聽。后且竟不面矣。有夏寿華先生者，吾湘耆碩也，在廣州辦警察學堂，克強之子一歐，湘人李燮和、陳方度、胡國梁、柳聘农皆仗保護得去，挂誤開缺來港，克強亦不接見。而各同志之鳥飛兽散，未得領承方略，更無論矣。越數日，遣人送余與純初旅費各百金，謂粵政府已與港督訂有條約，將逮捕黨人，勸余速去。問克強將何往？則曰：「於日內往美。」余歎其無可為也，乃投函要求香港所存之槍械，帶入長江。克強復以未經手，轉託當日辦理庶務之巴傑臣問漢民，巴君則曰：「胖子與漢民同住，何必再問漢民？」余乃心志俱灰，與純初同返。純初仍入民立報，余則決志歸家，不願再問黨事矣。

五月初過漢口，適遇焦達峯、楊晉康、謝介僧、劉承烈、刘文錦、鄒永成、李安甫、曾伯興及小兒二式等，憤廣州之敗，在漢與孫武等會商，蓋將乘湖南鐵路風潮相繼暴動也。余力持不可，且告以灰心之故。焦達峯懣勞，而力阻之，謂湖南風潮險惡，斷不可歸。事在人为，何可拋棄前功，使我輩进退失據？務仍仗主持云云。余不得已，乃囑取消暴動觀念，規畫后事。是夜晤孫武，得悉前曾派鄧玉林在黃土崗開一同興酒樓，從事聯絡，以經費不接停止；頗怪居正無所事事，謂余前不应意存軒

輕，予以多金也。次日，孫武同志蔡濟民、高尚志、邓玉林、蔡漢卿、徐万年、潘公復、李作棟、王炳楚、楊玉如、楊時傑、居正等与余會議，居正除兩楊相識外，尙須一一問姓名，始信孫武之言為不謬。時湖北先有共進會、文學社兩派。共進會，孫武、邓玉林等組織之，江湖士佔多數；文學社，蔣翊武、刘復、蔡大輔等組織之，軍學界佔多數。余劝其和衷共濟，相輔而行，卒得按照同盟會章程，重新組織，而湖北中部同盟分会，遂得成矣。湖南方面議分三路進行，焦任中路，楊任西路，謝鄒任南路。惟鄒尙留，拟与邓玉林往取蕪州三角金佛，鎔作進行路費。比時同志之艰苦奋斗，亦可想見矣。越數日，偕曾伯兴沿江下，停寓九江，遇礮台上兵士曾某等为同邑人，帶往參觀，得接洽數人，以言餽之，頗激昂慷慨。次日，來寓拜訪，乃各席約於湖口廟上相叙，均願書誓約入盟，並担聯絡各方面。居四日，入皖城。時皖城經熊成基事敗后，警察頗注意，外来生客亦無門徑，停一晚即行。及至金陵，有同邑万仁山者，充當第某標庶務，以意示之，得邀集中下兩級軍官邱嵩、侯成、邱伯衡、魯滌平等秘議，極表同情。於是返上海，囑鈍初草定中部同盟會簡章，分總務、黨務、財務、文務、評議五部，假北四川路湖北小學校開成立會，到會者二十余人，公推宋鈍初、呂天民任文務，楊譜笙、潘祖彝任財務，余任黨務兼司聯絡軍界事，總務部則虛其位以待賢能。部務取合議制，凡事須經評議后始執行，陳英士、范鴻仙、譚价人、談宅賜等，皆被舉為評議員入會參議，推余為議長。此辛亥六月（一九一一年七月）間事也。旋南京支部亦相繼成立，定宣統五年為大舉時期。蓋恐各處過於急躁，故有此宣告也。

閏六月至七月間〔七月至八月〕，四川鐵路風潮日趨險惡，川督趙尔丰抑壓專橫，清政府又命端方為鐵路大臣帶兵入川，大有屠殺川人之勢。余等慮同志罹害也，商援助。適陝西同志井勿幕等，派張奚若赴日購制彈機，過滬，謂陝西軍隊已聯絡好，惟槍彈不足，俟此機到后即可發表。並介紹該省富商白某某允捐萬金，當交半數為本會籌備費。同時有彭壽松者，則得友人薦，入端方之幕，索給炸彈，担任乘便圖之。益信天與人歸，时机已至。於是請李君伯瑜歸通消息，一面促各處准各援川。時湖北同志猛勇進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彭壽松到漢時，同志以其為端方隨員，可免人疑也，乃於漢口法租界漢興里租一屋，掛名彭公館，作為機關，一切事遂漸就緒矣。七月中旬，彭壽松函告湖北情形極好。廿間，同志復電催促往主持，時余適病，於廿八日〔九月二十日〕開會報告，謂有人代勞去，當入病院，否則惟有帶藥往。鈍初以余病重，承認八月廿日〔十月十一日〕往，余遂於廿九日〔九月二十一日〕入虹口篠崎醫院。比接湖北電報，稱已派代表來，鈍初乃留候。時克強亦有電至，並電匯三百金，約余同赴雲南。余始知其尙在香港，即修書請呂君天民往，促其速來滬。八月四日〔九月二十五日〕，楊玉如、居正二人到，得悉大概情形。楊倉猝返，居留購手槍，狀頗閒暇。又適胡經武遣人來索炸彈，鈍初詢問各方面情狀，茫無所知，遂猶豫而欲留待克強矣。余確信湖北事急，因於十二日〔十月三日〕復開會，促鈍初往。責讓鈍初未經公決，即以炸彈與經武來人，倘彼此不接头，或因個人行為，破壞大局，咎應誰司？鈍初頗慚謝，並允過中秋〔十月六日〕決往。及臨期，又以于君右任不在報館難擺脫告。余憤極，乃帶藥俱出院，於十七日〔十月八日〕會議后，即入南京，約各同志，

以湖北情形，囑謀响应。十九日〔十月十日〕始由南京与居正同輪赴汉，到九江，而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囂於耳鼓矣。

廿二日〔十月十三日〕抵汉口，詢悉起义各情。緣十八〔十月九日〕夜，孙武在汉口宝善里机关部配制炸药失慎，伤及手足头面，被俄捕抄去名册、文件、印信、旗帜、徽章等件，人人自危。彭楚藩、刘复基、牟鸿勛、蔣翊武等，於小朝街張廷輔家會議發難，經偵探报知被捕。同时，楊洪胜亦因潛运炸药至家爆裂，为巡警捕送督署。蔣半途逃脫，牟由問官陈树屏保釋，彭、刘、楊三人同时被杀，人心益憤。乃於十九夜更号四起时，一齐举發。屆时廿九标二营排長蔡济民命楊选青鳴号笛，吳学斌、汪正海、李耀东等随發排槍，長官尽走，蔡即率全营兵士奔楚望台，佔領槍彈庫。同时吳醒汉、徐达明、王文錦、馬明熙等，由卅标率队至；熊秉坤、馬縈等由工程营带队至。时守該庫者，工程营队官吳兆麟也，先本未与謀，惟事至此，不得已亦表同意。於是以吳兆麟指揮混成协砲工輜各营，佈置庫前；吳醒汉、蔡济民一率兵由水陆街，一率兵由王府街合攻督署。时孟华臣、陈国楨、邓玉林、蔡汉卿等，亦率砲队入城，据蛇山。督署架有机关槍，守易攻难，临曉尙未下。先是义軍恐伤民居，未忍开砲，至是不得已，乃火附近小房，囑楚望台、蛇山兩处砲台，望火射击。督署火燃，瑞澂偕張彪由文昌門走，藩署旋亦被燬。汉陽则由王宪章、祝制六、黃鎮中、俞鳳齋等光复，並佔領兵工厂。汉口则由戈承元等光复。武汉三鎮一日皆入於民党手中，誠可謂踊躍矣。时統率無人，乃拥黎元洪为都督，旋即避匿，复由張振武等拥入諮議局，以陆軍学堂学生監視之，木偶尸居，不画一策，

盖有惧禍之心也。武汉起义之情形，大概如此也。

二十三〔十月十四日〕早，渡江入武昌，遇蔡济民，形痿声嘶，大有劳頓狀，执手慰劳之。同入都督府謁黎，黎現一种可憐之狀曰：「革命二字，从未之聞，今強制我於此，豈非意外之事。」余以大义責之曰：「名义業已發表，即欲效忠清廷不得矣。不如持以决心，尙得轉禍为福。現張彪率殘兵駐紮刘家庙，为肘腋之患。且聞开封新軍，業已到千余人，宜急驅除，而以重兵据守武胜关，方無后患。」黎俯首不复語。退察府中内容，虽有參謀、庶务、軍事各部办事，規則均未釐定，喧囂拥挤，忙乱非常。乃命居正照革命方略大旨，草各机关条例，开会於教育总会，決議重新組織，始稍有头緒。惟黎則意存观望也，連日促下令击張彪，以外交团禁止十里内开战卸責。及廿六日〔十月十七日〕，蔭昌統率南下之先鋒隊又到。余焦灼甚，邀孫發緒及海軍將校入議場，告以現在情形危險已極，今晚請一致迫其下动员令，倘再猶豫，欲为虜廷作留守，当以手槍餉之。是晚提議时，又适有海軍艦長某某至，謂薩鎮冰可以脅从。黎乃曰：「有海軍表同情，可無慮矣。」於是由孫發緒起草，致函薩鎮冰，並照会各国領事，申明开战事。次早，杜錫鈞、姚金鏞等率步隊渡江，会同駐汉标統林翼支沿鐵道線进击。河南軍及張彪殘兵据停車場附近应战，勝負未分。午后，集中竞馬場附近，进攻江岸停車場。故軍退却，追击之，有清軍艦施以激烈之礮彈，始收兵退。时武汉商民欢声雷动，滿街燃爆，並指定十余处酒席館，邀待軍士晚餐。鐵路兩旁居民，男則执斧携鋤，毀坏鐵軌，女則送面包糜粥茶水，犒劳軍士。人心之踊躍，真可敬可愛也。有此一战，黎剪去豚尾。廿八日〔十月十九日〕佔領江岸停

車場。廿九日夜襲七里溝之北軍，破之。九月一日「十月二十二日」，戰於灡口方面，壓迫北軍於七里溝第三鐵路橋以北；不追而退，致北軍再出而据第二鐵路橋，以灡河為界；則民軍之失算也。是夜焦達峯克復湖南屯至，民軍氣愈旺。次日，復佔領第二鐵路橋。黎頗喜。余則以敵軍未掃蕩，且因湖南紳士擅權，頗有虞心。前到漢之際，即派人歸，囑光復后推黃澤生「黃忠浩」主持。黃是夜被戕，難免變故。乃於軍務處領快槍二千枝，子彈二百万「另一抄本作三万」交由任震裝運，余則於初三夜乘輪返湘。時各國領事團，已於先日宣告中立，承認我軍為交戰團體矣。

九月五日「十月二十六日」抵長沙。都督府組織一參事會，總攬全權，都督欲拍一電，亦必經該會蓋戳，始得發行，為會長者，即譚延闓也。參謀部亦與該會聯，不歸都督節制，焦達峯特一籠中之鳥而已。詢問該會理由，則以焦被舉為都督時，濫發私人委任狀。余議其處理失當，焦即出示取消，亦可謂舍己從人矣。惟副督陳作新（字振民長沙人）本一無賴子，種種悖謬行為，實足扰害安寧秩序，余比商之譚延闓，亦擬殺之。譚延闓以其於軍界中有聯絡，未敢發。余以外援事急，亦姑忍之。七日「十月二十八日」，王隆中（字慎仙武岡人）率四十九標出發援鄂，商界赴河干然爆歡送者，達數百人。八日「二十九日」，任震運械歸，有鄂軍一排護送，開會歡迎，焦於會場中力辭都督，願赴前敵，合座慰留。九日「十月三十日」，開會於諮議局，商議都督府各机关之組織，各重要人物均在焉。時草定之條例有二：一有參事會，一則無之。會眾贊成其無者，參事會遂取消。孰知次日梅馨（字植根）部下之兵，即因此將焦殺斃，而譚延闓遂為都督矣。此九月十日「十月三十一日」事也。

焦死后，楊晉康（楊任）前組織軍政分府於常德，相繼被殺。謝介僧同鄒永成光復寶庆后，來省接洽，路過湘鄉，亦被拘，幸余在省，得未死。譚督不惟不問罪，且賞殺焦督兵士五百金，不得謂非奇異之事也。參贊軍事者為向厚甫（向瑞琮字厚甫寧鄉人）、危道丰、余欽翼（字葵生常德人）、梅植根輩，以焦之部下編成一旅，委甘新典帶之离省。名為赴援，實則恐在省或有他變也。余以驅此未訓練之眾送死，不惟生命可矜，亦恐於大局有碍，力爭之。不听。益恨彼輩之自私自利，難與有為也。適有岳州紳士李錡等，請余坐鎮該地。商之譚督，授以委任狀。余以岳州本重要地點，上可屏蔽湖南，下可援助湖北，承認往。隨挑選壯士一團，編成衛隊。軍務參謀兩處心存忌憚，迂延十余日，不給槍枝。余遂辭委。時光復各省電商各派代表，會議於湖北，余與鄒价人、廖笏堂、劉霖生被舉為議員。乃於十月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去長沙。

十月四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抵漢。河山如昨，風景已非，繁盛商場，概成焦土。回忆商民之狂熱而遭此浩劫，涕淚潛然。旋由招待員邀寓武昌鹽道署，詢問前綫近狀，得悉蔭昌所率之直隸、河南軍隊，於九月四五兩日（十月二十五六日），漸次集中，其先隊與漢口北軍合。五日（二十六日）午前十時，開始進擊，應戰者多新募兵，無抵抗力，而漢口第二鐵橋失，進攻第一鐵橋佔之，民軍退守江岸停車場。午前十時，復棄而潰走。午后二時，武昌、漢陽援兵至，企圖恢復江岸停車場，砲兵机关槍阻碍前進，退據大智門停車場。日暮，中止战斗。六日，民軍之青山砲台與八艦隊交換砲火，雙方無損害。適黃先生是日至，軍氣為之一振。次日，登壇拜將，授總司令之職，偕蔡濟民、吳醒漢、

吳兆麟等，過江主持軍事。次早，博一小勝，卒以兵不中用，約同濟民返武昌，挑選旧卒，而以漢口指揮事暫委胡培德，相持一晝夜，至九日（十月三十日）遂遭焚掠而為敵有矣。於是集合精兵，保守漢陽，設司令部於漢陽歸元寺附近之昭忠祠，構成堅固之防禦陣地於龜山、赫山、美娘山、仙女山一帶，另以一隊監視制粉所附近之渡川場，武昌亦布置哨兵於江岸。固青山之礮壘，以扼武昌之咽喉，兩軍相持，北軍乘勝不前追。適湘軍陸續至，士氣頓振，決取攻勢，計以一軍由兵工厂附近渡河，先奪龙王庙及招商局之礮壘，冲敵軍之后背，以為牽制。而以本軍由舵落口渡河，以右翼奪玉帶門左翼佔領劉氏隄防，取包圍之勢，定廿六日（十一月十六日）午前二時為總攻击之期。本軍已全向漢水前進，牽制之支队指揮官楊選青違誤不至。及黎明，對岸敵兵猛击，已不能渡河；於是克強決心單獨攻击，下令進行。右翼湘軍急速前進，北軍排列机关槍猛射，湘軍一齐扑地，克強疑其死也，頓足吁天。迄射击稍停，湘軍突起躍進又躍進，奪水电公司，压迫敵兵於橋口，大有殄敵之勢，克強鼓掌稱快。忽左翼鄂軍與甘新典之兵畏縮退却，牽動右翼亦退，功敗垂成，良堪痛惜。午后三時，全軍渡河，毀坏舟橋，又有砲隊追击，幸罹害於敵軍者尙少。湘軍憤左翼各軍怯懦，失千載一遇之機，次日仍欲冒險渡河進击，經總司令飭守陣地，未果。由是北軍意气飛揚，大起運動，以一軍自孝感迂回經蔡甸沿湖畔而進，與民軍左翼接觸於三眼橋。一軍架橋於琴斷口及舵落口兩處，攻击仙女山下民軍之陣地，由湯家山、仙女山、赫山、梅子山、龜山各砲壘同時轟击。而降服之軍艦海容、海琛與武昌蛇山、鳳凰山之各砲壘，亦轟击江岸之停車場及刘家花園附近之各砲兵陣地，以為牽制。連日劇戰，北

軍迭被击退，未得逞。十月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北軍一队自美女山断崖下架桥潛渡，汉水方面本軍見之相繼进，佔領四平山之半部，民軍以密集队抑止北軍不能进。五日，李純率第六鎮之混成旅困佔据美女山，进夺仙女山。同时北軍之右翼团，架桥於琴断口、舵落口兩处，攻陷鍋底山、磨子山、湖北、江西联合軍望風逃潰，而精銳之湘軍，亦遂陷於包圍中矣。余購备酒肉，本拟次日去犒軍，时在司令部，聞湘軍力已竭，且有怨言，因馳往慰勞。临行，問王甘兩軍駐地，克強告以王軍駐花園，甘軍駐所囑向王詢問。跨馬帶衛兵向导，沿途二十余里，扛伤兵者絡繹不絕，心甚伤焉。二更后到花園，王隆中倉皇失措，挽余入別室告曰：「現已不能收队，天明此地必不能保，先生宜速返。」余諄囑勉力支持。返团部晤卿衡，有兵士三五归者，放槍倚壁，即仰地臥。余謂之曰：「累君等勞苦甚，同乡諸公已备酒肉，明日来营犒勞，特遣我先來奉知。」軍士答曰：「此却可不必，惟我等連战七晝夜，实已精疲力竭，务請司令官另調軍隊应战，稍得休息方可。」余觀其狀，聆其言，不胜惻憫。随返司令部商之克強，無兵可派。天甫明，王軍全数返。鄂軍与甘軍相繼潰，克強率副官參謀等馳往邀截，已難收拾。北軍亦因連日疲勞，兼須补給彈藥，休战未进。适刘玉堂帶湘軍一團至，即时馳往前線。刘本老軍务，甚驍勇，激战半天，卒死於敌，民軍遂絕望矣。此十月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事也。午后克強退入汉陽城，汉陽知府廖定山尙議守，克強以事無可为，决計焚棄粮草，卸除龟山砲門，微服出城，过武昌，时王軍已休息兩晝一夜矣。且聞十里鋪备有鉄網濠坑，为第二防禦線，敌人尙未至其地。因与鄒价人、覃理鳴等赴王軍中演說，鼓励軍士再往。有督署顧問李国壩者，指新到之

船謊言曰，「購办之机关槍已由此船运到」。軍士磨拳擦掌，欢声雷动曰：「有机关槍，再去，再去！」及跟問情實，則大罵曰：「可恨湖北人專顧自己性命，騙我輩送死！」气又頹然喪矣。是夜探報赫山失守。復商之黎，懸賞五十万，持往激动。軍士亦多有被利動者，卒为各管帶压住。其实北軍不知虛實，未敢輕進。八日午后，始占領。入漢陽則九日午后也。昨克強已趁船下上海，北軍据龟山砲击武昌。十日「三十日」督署被燬，黎遂拟奔葛店，盖因前开軍事會議，曾議決退守九江也。旋由張振武等追及，阻止於洪山外口里之某地。

方黃黎之議出走，并議將軍械移九江也，余聞之，馳晤克強，阻之曰：「君不留武汉待援，將何往？」克強曰：「武昌已不能守，俟广东率兵多帶机关槍來，再議恢復。」余謂：「广东水陸兩軍握於李准、龙济光手，斷不可去，万一不願留，宜駐上海，速攻下南京为根据地，方为得計。惟軍械須分一半与我。」克強問：「將何往？」答：「运守岳州。」克強笑之曰：「人止有向外走者，先生乃欲向內走乎？」余怒極，斥之曰：「君何出此言！洪楊之乱，湖北三失三复，非特有湖南乎？現南京未下，四川亦未光复，湖北失，不守岳州，湖南相繼失，兩广云貴亦难支，九江尙足恃乎？广东見風轉舵，君去且成擒，有何恢复之可議？」卒不听，竟於次日行。时会场已移於租界，余亦因赴議过江。及黎走，武昌总稽查处派苏成章、高尚志等过江，邀余为副都督，該处当时在武昌，盖頗有最大权限也。余謂事由我輩起，自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何須用副督名义。但軍隊須由我調遣，財政現狀何若，須使我知。苏等諾之，因相隨入武昌，到城时，市街黑暗，商民轉徙一空，軍士棄械逃者，尤不

知凡几。比赴總稽查處會議后，即用武昌防禦使兼北面招討使關防曉諭，并召紳耆囑勸居民無恐。人心惶惶，大有悲惨難堪之狀，使當日北軍偵悉，僅遣一隊渡江，武昌垂手可得。時袁世凱欲借民黨勢力壓迫滿廷，以遂其篡奪之慾望，託外交團調處，停戰三天。馮國璋未會其意旨，提出嚴酷之三條件：（一）革命軍所有軍艦宜置於列國保護之下守中立；（二）引渡武昌官軍；（三）不修戰備。經民黨峻拒之，准备开战。袁乃撤馮歸，而以君主立憲為講和條件，亦經民黨駁復。於是自十三至十六「十二月三日至六日」，更自十六至十九「六日至九日」，復有兩次三日小休戰之約。先是蔣翊武繼克強為總司令，孫武覬覦之，兩將決裂，并以總司令一職委余兼之，於是畫出洪山，夜歸武昌，防禦諸事，漸有頭緒，人民亦安堵矣。至十九日，繼續停戰十五天之議定，黎乃於廿一日「十二月十一日」返武昌，而以余備作使署之東路中學堂為都督府。越二日，遣人賚公文一角，銀元百枚來洪山曰：「請先生為議和代表。」余返詰黎曰：「朝令夕更，是何用意？南北議和，都督有全權，胡不去？」時在座之人代答曰：「都督有守土之責，議和大事，先生與各省熟識，故請往。」余謂：「既有守土之責，目前出走何？如使我为都督，帶二、三兵船，裝載數百兵士，沿江巡閱，不較走葛店為威武乎？」蓋惡其有疑忌心也。是夜士紳來鹽道署挽留，余以大局已定慰之。次早遂行，時十月廿四日「十二月十四日」也。

十月廿七日「十二月十七日」抵上海，長江悉底定，光復者已有十余省，前十二日蘇滬浙粵各聯軍攻下南京后，即擬分兵兩路，一援鄂，一由徐淮北伐。滬督陳英士為軍事統一計，邀各重要人物，

於十四日以大元帥一職推克強。湖北人因各省代表既以大都督奉黎，不應再有大元帥，表示反對，浙軍司令朱瑞亦不贊成。於是仍以大元帥推黎，降克強為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克強辭不就。時適議和唐使南下，軍事之行動，遂爾停止。而各省代表之在南京者，亟亟臨時政府之組織，又擬以臨時總統推克強。時馬君武為中山運動甚力，克強知中山之將至也，亦意存推讓，惟余則極力反對之。蓋黎既冒首義功，自應俾之過渡，而后可移湖北地位於黨人，加以中山不悉國內情形，臨時政府初起事艱，決難勝任，不如以全權大使聘列強，備為異日正式選任。比赴南京商之各議員，亦多有然余說者。主黎者十之六，主黃者十之三，主孫者十之一二而已。迨中山到滬，於十一月八日（應為十一月十日）開選舉會，一致推舉。越三日就職。改曆為民國元年。舉國若狂，余則獨抱悲感，即時返滬。仍以北面招討使名義組織北伐機關。臨時政府事，未嘗過問也。

一禮拜後，南京政府已具雛形。惟軍事方面極複雜，余往商之克強曰：「君現職頗困難，無主兵，命令難行，練主兵，人又將議為擱兵自衛。請俟餉械籌足，由我編練一師何如？」克強比亦以為可。孰知後日請餉請械，概不給與。電告六合有一營學生軍，上海有三營敢死隊，願歸余節制，克強反調入南京另編。余派夏醉雄、唐鎔、周岐等赴北方運動，報告烟台可為根據地點，由余已由湘調到小兒二式光復寶慶之兵士二營，關外都督藍天蔚在烟台，電促余往援助，請克強撥船運送，不與。旋遣胡經武率李協和兵往任都督。揣其用意，得毋即余反對中山之結果歟？不然，似不應如是之不近人情。迨至宣統退位，提出皇室優待條件，余曾極力反對之；然孤掌難鳴，又無實力盾其后，致留此前

清奴隸時倡復辟之禍胎。迄今思之，固不能無遺恨也。

方中山之被舉為大總統也，袁世凱大失所望，翻悔和議，聲言南北協約，以君主立憲為前提，唐伍兩全權擅定共和政體，逾越職權；且協約未決，南人先組織政府，公舉大總統，有悖協約本旨。遂罷唐氏全權，大有決裂之勢。時南軍援鄂者，有沈秉堃率統之湘桂聯軍，馬毓寶移駐九江之贛軍，南京派遣黎天才之滇軍，唐軻支、王政雅光復荆襄，重慶四川亦已光復，鄂固無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滇粵軍駐臨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揚州徐分府合皖軍屯宿遷，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陽六合等处亦有軍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合於南京城者，有浙軍、滬軍、光復軍、鐵血軍、衛戍軍，以及固有之軍隊與新編之各軍，合計不下十万余眾。而廣東、閩、浙尙議繼續出軍，兵力不可謂不厚，加之長安太原早已光復，烟台有劉基炎等獨立，河南有王天縱舉兵，直隸有灤州兵變之一事，東省自牛庄發難后，关外都督藍天蔚尙謀大舉。使南政府毅然攻擊，以援鄂各軍出武勝關，直趨河南與山陝義軍合，以南京集合各軍分配前敵，三路夾攻徐州，分一枝搗開封與鄂軍合，一枝由京浦取濟南，與齊魯義軍合，行見北方健兒群起響應，袁且將為甕中之鱉矣，豈能操必勝之算哉！乃袁奸險狡猾，一方斷行組織內閣，胁迫皇室軍費數百萬，着着准备進行，而於休戰期間，使倪嗣冲攻下潁州，為由安徽進攻南京之計劃。一方與伍代表用電報談話之創舉，再請延期十五日，冀使民黨師疲餉匱，易就範圍。民黨墮其术中，号令各軍不許進擊，決與議和，則大錯特錯者也。電報往返百十數回，國體問題仍未能決，伍乃於一月十三日辭和議代表，袁更與孫直接交涉，復請延期兩週。同時民黨代表汪精衛、

王寵惠與唐使少川副使楊士琦會，結清帝退位后迎袁為大總統之密約，孫亦發電表示推讓之誠心，和議始妥協。袁不願離北京地點，復提議遜位詔下后，南京政府當於四十八小時內取消。孫始知袁別有肝腸，乃於十九日開閣議，決議四條電袁，袁不予何等之答复。孫復以大總統名義發表宣言，訴袁之不信於天下，袁亦置之不理。孫不勝憤懣，乃使伍廷芳於廿八日發最后之通牒，指斥袁不獨民國之賊，抑亦清帝之仇。袁始使外務部於三十日詭詞辯疏，種種陰謀暴露，南京政客無一人非難袁氏之行動者，人謂瞶眩於袁之賄賂，毋亦或有之事乎？迨丁字街炸彈發現，宗社黨勤王派亦覺其奸，主戰之說復熾。袁乃嗾段祺瑞冒四十將軍之連名要挾共和宣佈。至二月十二日，宣統奉隆裕太后之懿旨，下詔退位。十三日電達南京。十四日孫遂送辭表於參議院，附提議三條：（一）政府地點設南京；（二）新選總統到南京就任；（三）臨時政府約法繼續有效。十五日，十七省代表議員執行預定之計劃，選袁為大總統。廿一日，派特使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迎袁南下。袁表面美滿應承，密嗾各團體反對南下。蔡等不理。袁乃大施毒計，嗾北京第三鎮兵於二月廿九日夜暴動，殺人放火。至三月一日，姜桂題所率之毅軍及禁衛軍等亦開始掠奪，越三日，外國兵示威遊行，始漸歸鎮靜，其逃竄之兵，又於二日擾及天津矣。自有此變，南下之議，遂作罷論。十日就任大總統。十二日宣佈臨時約法，十三日以唐紹儀為內閣總理，蔡元培、宋教仁、王寵惠、陳其美皆得入閣。四月一日，唐以總理資格代表南下接事，孫乃正式辭臨時大總統之職。時蔡、宋、王皆北上就職，陳以滬督經手事未了，任王正廷為次長代理部務。方冀南北妥洽，新旧調和，或能收國福民利之效，而孰知袁不由內閣行使職

袁之劫奪大總統也，以克強為南京留守，統率七省兵權，本系暫時敷衍手段，然使克強不自請辭職，袁即心存猜忌，未必敢遽動搖。而克強之急求去者，則以主張提倡國民捐，反對中央借款，以致所需餉項，不便向中央請求，巧婦難為無米炊，迫將軍隊半數解散，猶苦拮据，乃作五日京兆之想。余時聞其有電辭職，馳赴南京尼之曰：「閣員去職后，所持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棄責任，博功成身退之虛名。軍餉燃眉，可暫將八釐債票賤售維持，容緩當可設法。可由我以留守關係南方治亂，萬不可撤各情電中央。」克強謂：「府中不便發此種電報，請返滬發之。」隨起辭行，叮勸勉為其難，克強亦佯諾。抵滬電中央，袁復電以「大局甫定，亟想借重，業已迭電慰留，并無裁撤之意，乞勿誤會」各等語。余比因粵漢鐵路事，亦須就商，乃北上謁袁。寒暄數語，袁即援前電謂予曰：「克強當代偉人也，亟思借重，迭電慰留，先生疑中央欲裁撤誤矣。」予因詰之曰：「大總統既誠意慰留，即應代為解困，現統兵數萬，無餉分發，奈何！」袁乃蹙額皺眉應之曰：「此事累黃留守為難，殊深抱歉。但現時庫帑如洗，請轉達暫時勉強支持，俟有來源，自當竭力補助。」奸雄口吻，圓轉如簧，袁真狡矣哉！越二日，克強辭呈又至，袁乃召予謂之曰：「克強又有辭呈至，奈何？」予曰：「總統之意如何？」袁曰：「克強辭意堅決，不便強以所難，止得成其高尚之志耳。」余至此只怪自己多事，不便再持異議矣。克強遂於某月某日解職。

長江重鎮，上為武漢，下為金陵，自克強解職后，黎又甘為袁之傀儡，袁遂漸無忌憚，為所欲為矣。蒙古自庫倫活佛去冬獨立以來，俄「沙俄」抱侵略之野心，乘机干涉我國主權，提出無理要求之條件。袁擅結斷送主權條約，厥后英國援例要挾，藏衛亦因之而亡〔五〕。張振武湖北起義元勛也，性剛烈，結怨於孫武；恃有功，常指斥黎元洪之悖謬，取禍之道，即在於此。孫嗾黎荐之袁處為顧問，旋因湖北軍心不靖，架以謀亂罪，電請袁就京圖之。堂堂元首，承受黎元洪意旨，不問罪狀是否屬實，遽命步軍統領軍政執法，其隨員方維一并逮捕殺之。此八月中旬事也。共和國總統開幕，即演此二劇，識者早知其不幸矣。獨惜孫黃受其籠絡，無思患預防之心。方其賦閒滬上也。在京各界諸君希望南北意見融和，邀請北上觀察，袁亦殷懃敦請，表示仰慕之忱，孫黃諾之，訂期北上。及期，將登輪矣，適京中同志因張振武事，電阻克強勿往，於是孫則行而黃止。先是為歡迎之準備也，上自總統，下至庶民，莫不鄭重其事，一切佈置整齊，結彩懸燈，鋪張揚厲，誠空前絕后之盛舉也。孫到時，市民塞巷填街，觀者如堵。政學紳商軍警各界，排班列隊，鼓舞歡騰，實極一時之盛。京報因黃未至，而又有電鳴不平也，捏情誹謗，謂張振武謀亂，克強與有嫌疑。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寧督程德全與第一師師長章梓乃代拍電昭雪之。袁復電謂謠誣無足介意，仍請勸駕，以釋羣疑。克強乃於酒

〔五〕 一九二二年七月，英帝國主義向袁世凱賣國政府提出承認它在西藏的特殊利益的要求，袁賊在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草約，並繼續進行賣國談判，致使西藏處於英國侵略之下。但是中國人民堅決反對這些賣國條約，西藏始終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沒有「亡」，譚文說「藏衛亦因之而亡」，系痛恨袁賊賣國的憤激之言。

闢客散之時，再赴宴會，景况遠不及前此之熱鬧矣。惟袁氏帶一假面具，懃懃懇懇，招待殷拳，較之對孫猶有過之無不及焉。昔人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二語，可為黃袁二人持贈。經此一番款洽，遂皆入其彀中，孫有願袁為十年總統之宣言，黃對於同人亦改變論調，袁其真有魔術歟？何被弄於股掌之上而不悟也？怪哉！

克強解職後，予始移粵漢路籌備處於湖北。先是袁以該路督辦相畀，予以其為虛位而又乏經驗也，不願承。時鈍初特來相勸曰：「此路於南方軍事上关系緊要，極宜注意。即以前論，亦可收容多數解散軍隊傭工，免流落為地方患。況大局難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以應世變。」予以其言頗有深思也，乃勉承之。於是聘工界泰斗詹天佑為會辦，委顏德慶為鄂局總辦，馮梅承為湘局總辦。其餘所需各分工程師及材料、機械、電報各處長，皆由詹君推薦，顏慶得人。計自設局以來二三月間，諸事稍以就緒，止待借款提到，即可積極進行。十月間北上與銀行團交涉，妥議而返。即委熊繼貞清算鄂路股款，委常某清查舊時購地，委謝吉士測由岳至湘之線，委蘇日新測由衡交粵之綫。全路計分四大段，每段於適中之處設一分局。大段之中，復擬分每卅里為一小段，同時招工興築，以期速成。不意黎元洪、黃克強從此搗亂，一切計劃，遂成泡影。先是黎於予未到鄂之先委一流氓畢某為總辦，經予裁撤後，兩次代求改委，予未徇情。十一月，湖北鐵路學生相率求位置，予答以尙未开工，囑少待。該生等乘余往收湘路，大鬧風潮，联名具稟黎元洪，謂專任私人，屏鄂人不用。黎遂據以達中央，湘路總辦陳佩衡以運動承繼原席拂望，借口股東要求現款，有意把持，經予以大義責之，

喚各紳开导，已准备遣「移」交矣。适克强返湘，亦主张索现款，另修支路。陈遂假全省士紳名义，电向中央索款，复敢抗延矣。袁不悉二事情形，恐积不相能，乃拟调予任長江巡閱使〔六〕；适克强部屬亦有代其謀此一席者，袁因派人征求克强意見，克强乃命駕問予曰：「路事情形如何？」予曰：「將开工矣。」克强曰：「無款何能开工？」予曰：「已与銀行团交涉办妥矣。」克强复曰：「聞銀行团不願支款，鄂人亦多異議，奈何？」予曰：「此無慮，外人重信用，已收我簽押印樣，存驗支付，当不致反复無常〔七〕。鄂人恃鐵路为生計，急欲謀生，开工后，量能分任事矣。」克强始告予曰：「昨日項城派人來，拟請先生为長江巡閱使，而以余承乏。」余时半嗔半喜，笑应之曰：「我非想作官，其勉就斯职者，欲速成此路而已。数月以來，竭慮殫精，亦自信無忝厥职。今公既肯出負責任，我当組織軍隊征蒙，何屑为巡閱使。」克强去后，随拟以急烈手段，迫陈移交，以了此行之任务。湘督譚延闓从中斡旋，陈乃备文交出。予即返鄂，准备交卸。二年元日，遂移交克强。先是予之膺斯任也，由袁特任，銀行团借款，亦可由予直接支取，与交通部無甚关系。克强由交通部薦任，蒞任后，始知权限位置，皆隸屬於交通部，大不滿意，迭次电爭，未得解决，遂於一月八日，以印交秘書看管，脫然而去，士大夫交口譏之。

〔六〕袁世凱陰謀控制粵漢鐵路並挑撥譚黃冲突，事实很明显。文中所謂「袁不悉二事情形，恐積不相能，乃拟調予任長江巡閱使」的說法，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七〕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兇狠狡猾，人人皆知。譚人鳳所謂「外人重信用」，是對於帝国主义的認識尚不够清楚。

政党之發生，以革命期間，上海發起之國民協會、共和統一會、中華民國聯合會為嚆矢。時孫黃尚未標黨帜也，政客黨人無不以政党領袖相期待，即昔日之宪政党，亦且有洗心滌慮，亟思緣附者。迨同盟會發表，不特彼等心怀愧耻，同志亦因其命意太隘，多不贊成，由是各樹獨立之帜。中華民國聯合會、統一共和會、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性質皆與同盟會相近，且多同盟分子，亦竟分道揚鑠而去矣。即章黃羣之民國公會，湯化龍、孫洪伊之共和建設討論會、嚴修之國民協進會、楊度之共和促進會，則皆宪政統系，羣起與同盟會為敵矣。章炳麟在京與孫已有意見，适陶成章被人暗杀於旅館，愈起猜疑，而有統一黨之組織。孫武以陸軍次長拂望，憑借黎之勢力，反對孫黃，而有民社之組織，此則由同盟會分出，而又與同盟會為勁敵者也，不必枚舉。以外各小黨，其勢已大足為同盟會之障害。况自五月內民社合五黨（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國民黨、統一黨）改稱共和黨以來，氣燄熏天，且將駕同盟會而上之矣。安可不謀救濟乎？先是宋教仁建議以同盟會為紀念會，政党从新組織。格於多數同志之固執已見，未果。至是感於改造之必要，揮手腕，敝唇舌，遂於八月內合六黨為一（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國民共進會、全國聯合會），改為國民黨。湯化龍等旋亦於十日內合五黨為一（共和建設討論會、國民協會、共和促進會、共和統一會、民國新政社），改為民主黨。統一黨復與共和黨獨立，與共和、民主成鼎足之勢。當是時也，國民黨之勢力，磅礴於海內外，遠非彼三黨所能頡頏，故其議員之当选，眾議院占二百六十九名，參議院占六百二十三名，可謂極一時之盛矣。袁氏固忌之，於是借金錢勢力，併合共和、民主、統一為進步黨，成對峙之勢，

紛擾軋轢，兩院遂成鬧市矣。虽有無數小党（民宪党、平民党、集益会、政友俱乐部、超然社、癸丑同志会、相友会、保和会、政友会、議院政治促进会、超然議員社、共和党）輩出於其間，为消極之調停，亦無何等价值。迨龔甯事敗，迫得正式选任，突以三道命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其議員之資格，国民党遂陷於悲运。进步党以人数不足，不能开会，亦漸归星散矣。此政党变迁之大概情形也。

嗚呼，夫所謂政党者，其黨員必具有政治上之智識，而又为政見合一之人，始为純粹之政党。国民党除旧有同盟会本团体外，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僧之商販，皆攙杂於其中，對於大官耄老，則不問其是否同情，預写文憑，强之加入。如程德全为革命响应之人，張謇与聞革命之事，可說也；梁士詒、趙秉鈞、朱啟鈐，袁之走狗，思想政見柄鑿不相入者也，克强於北京亦席請加入，非咄咄怪事歟！構成之分子既如此，故其选入之議士，亦遂多志行薄弱缺乏政治道德之黨員，其始攀附势利，亦頗意气自豪；迨一經煽惑，脫党跨党者有之，受賄卖票者有之，避席不与議，默表敌党之同情者，無不有之；而其尽忠主义，奋精神财力以与敌党及恶劣政府爭者，厥为真正之国民党，然类多年少气盛，逞忿一时，不免過於激烈，又实为取亡之道也。吾当日對於国民党，始終置身局外，不表贊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羣狗党目之，豈过情之論哉！

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唐解閣时，宋尊重閣制，联辞农林总長职，移住农事試驗場。袁極力牢籠，餌以官，不受，啗以金，不受。日奔走於政党間，發表政見，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敝政。一时声望大譁。及选举揭曉，国民党又占多数，袁恐宋閣实现，乃於元

年十二月，示意趙秉鈞對付。趙秘書長洪述祖召長江匪首應夔丞晉京，賄謀暗殺。時余以鐵路事派陳猶龍北上，寓西河沿中西旅館，應夔丞、張堯卿亦在該寓。陳偵知其領有中央鉅款，深慮此等危險人物直接與政府交涉，必有意外之事發生，歸以告予。適宋由湘抵漢來謁，予謂之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日間陶癡在京，值得一極可疑慮之事，弟負物望，袁必見忌，宜稍知戒備焉。責任內閣現時難望成功，勸叔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予若任巡閱，備一火車，相與載酒同遊，流覽長江風景，不較置身內閣萬兒叢脞之為愈乎？」宋曰：「總理我無冀望之心，載酒遊江，亦誠樂事。惟責任內閣實應時勢之必要，未便變其主張也。戒備之說，前在湖南亦有以此言相勗者，實則蛇影杯弓之事也，請毋慮。」孰知此一夕話，竟成永訣耶！此日握別，赴武昌歡迎大會演說其所主張，欢声雷動。由武昌達上海，沿途停頓，所至歡迎，大有傾倒一時之概。而狡焉思逞者，則已如箭在弦，引滿待發，特尙未遇机会耳。適三月廿日晚准備北上，將登車矣，奸徒乘人拥挤時，出手槍射击，慘中三傷，廿二日遂斃志死矣。嗚呼痛哉！予時在京聞耗，知事為中央主使也，往謁袁，探其口气。袁故作惋惜之狀曰：「鈍初，中國特出之人材也，再閱數年，經驗宏富，總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予曰：「外間物議謂與政府有关，不速緝獲兇犯，無以塞悠悠之口。」袁曰：「已懸重賞緝拿矣，政府安有此事？」予曰：「甚願無事。不然，笑煞世界各国矣。」退往詢趙曰：「鈍初被刺事，外間議論，君聞之否？」趙坦然應之曰：「外間議論，我不與辯，久后自當水落石出也。請先生靜待，勿惑浮言。」予曰：「是否浮言，我將往滬一探情實。」時朱家寶在座，問予曰：「先生去后几時來？」

予曰：「事与政府無涉則來，否則非披髮入山，即當為友雪恨。」次日即出京。及抵滬，兇手武士英被捕獲在押，而趙秉鈞、洪述祖与应往来函电，亦於应家搜獲。予往与克強商，适中山、英士均在座，詢其主張。中山曰：「此我錯認袁世凱之过也，若有兩師兵，當亲率問罪。」克強曰：「此事証据已獲，當可由法律解决。」予駁之曰：「孫先生之說空論也，兩師兵从何而來？黃先生之談，迂談也，法律安有此效力？愚見以為宜遣一使促湘粵滇三省獨立，再檄各省同兴問罪之師。以至仁伐至不仁，必有起而应之者。」克強曰：「宣告獨立，袁不將借口破坏統一，用武力压迫乎？」予曰：「公道在人心，曲直是非，已大白於天下，袁欲出兵，不特師出無名，且借款未成，每月政費尙無着，兵費从何而來？滇粵远在边陲，中央鞭長莫及，湘省即当冲要，有贛皖可以屏蔽，亦可無虞，夫何惧之有？」克強曰：「先生議論虽豪爽，但民国元气未复，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証据确鑿，俟国民大会發表后，可組織特別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复生？」再回駁之，固执己見。予於是当以宋之葬事为已任，电請中央撥款十万，經營葬地，而彼等之筹划，遂不复过問矣。

方宋案之發生也，全国人心鼎沸，国賊国賊之声，震於寰宇。及証据經国民大会請由苏督程德全發表后，袁对之大恐，乃於四月廿六日，將五国大借款黑夜签字。三十日，上海設大理院分院，提趙秉鈞赴京，袁覲顏辯护，命趙請假十五日，移住三海。嗾人捏造黃兴謀乱湖北种种証据，訴北京大理院，於五月十五日取消其上將，各文提申，以为抵制。並遣兵南下，贛皖兩督亦动搖。余始往叩克強曰：「君之主張已無效，事急矣，將奈何？」克強曰：「人心已死，無可为。」予聞其言，憤極而怒。

曰：「每日車馬盈門，所議何事？自己失計，而曰人心已死乎？兩月以來，大言炎炎，方以為必有后盾，孰知毫無準備，徒託空言，其何以謝贛皖二督？民黨勢力，勢將斷送罄盡矣。」言罷，奋袂而返，退謀补救。与王芝祥連日奔走，挽岑春煊、李經羲、李鼎新、口口口等主張公道，出任調停。岑始以恐其不聽辭，予激勵之曰：「公等与袁資望平等，听与不听由他，言与不言，則視公等之爱国心如何也。若坐視南北决裂，不出贊一詞，人將不蔑公等乎？」岑、李乃皆慨諾。次日会商發電，推章士釗起稿，專言法理，岑頷頷而李則精明人也，不願署。予亦嫌其不类調停語气，另拟之，始联名發出。袁復謂：「公等在滬言滬，請入京面談。」於是岑与李經羲赴湖北，开导黎元洪，予与王芝祥則北上。此五月廿間事也。抵京謁袁，袁痛詆克強种种違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予知为克強辯，必不入耳，乃曰：「此为大局計，为總統計，非为克強作說客也。南北猜忌未化，無可諱言。宋案輿論沸騰，趙总理有無嫌疑当由法庭审断，總統代为辯护人，已嫌为袒庇私人；現又遣兵南下，駭人听睹，不愈貽人口实，为盛德之累乎？总之，南北宜融和，不宜决裂，是則私心所默禱者也。」袁稍霽，謂：「总理初时本拟赴滬，因武士英獄斃，有所戒而未果。兵为黎宋卿所請求，中央並無用武之意。」予曰：「堂堂总理，何因武士英之斃而虛心？黎宋卿則尤無事自扰者也。予前在鐵路督办任内时，窃見武昌一城，無日不下戒严令。今茲之事，得無类此歟？」袁曰：「聞李烈鈞新編敢死决死各队，有意謀鄂，似非無事惊扰。」予曰：「李督年少气盛，因客軍压境，調兵自衛，事誠有之；若謂新編各军队有意謀鄂，显系造謠播弄，敢力保其决無此事也。李督治贛，頗多能，有声望，總統为

國憐才，詳察情形，宜毋令南北兩軍接觸太近，發生意外衝突，則國家之福也。」談論亘二時之久，始興辭而退。次日入辭行，仍以撤兵、毋易贛督為請。袁和顏悅色應之曰：「先生此來甚好，民國瘡痍未起，誠不願再見動亂。兵隊可否撤退，還請與宋卿相商。贛督去留，我亦尚無成見。但須勸彼等以國家為前提，勿蓄意謀亂方好。不然，我受國民付託，不得不以土匪目之矣。」予不知其假，方以為尚有和平之希望也。轉抵鄂，岑已因黎拒諫返滬，李則尚在都督府。予以在京各情與黎言。黎曰：「李烈鈞跋扈桀驁，中央即允留，尚有十三省都督不承認，勢非撤任不可。」予怒極，拍案斥之曰：「汝輩甘為奴隸，必將稍有人格者排擠而去之，國事尚堪問乎？」黎曰：「先生火氣又發矣！都督不受中央節制，試設身處地，亦先生為總統能容之乎？」予曰：「現在南北感情極惡劣，萬一激成事變，咎應誰司？」黎曰：「請毋慮！贛省大小軍官與各機關人員，多已來鄂接洽，李烈鈞已成獨夫矣，必無意外之變。」予怒未已。李在座勸余曰：「先生調停人也，毋負氣。」於是急返滬。電請袁勿聽黎言，不復。六月九日，竟免李烈鈞官，皖督柏文蔚旋亦改任陝甘籌邊使。予因是恨黎之心，轉恨袁為尤甚，此二次革命醞釀期間之大概情形也。

六月半後，克強挽予返湘，云已定期發難。予因宋樞定廿五日安厝，已電各省派員會葬，辭不便往。克強曰：「先生不顧生者而顧死者何為！葬事可派代表照料。此時不去，緩則航路不通矣。」予曰：「事有專責，託人安可放心？電請人來，避面能毋失禮？航路如果不通，湖南自有人謀響應，亦無須我往。且前此兩三月無準備，現僅半月而贛督又撤任，恐未必有如是之把握也。」克強遂亦不復

強。及葬事畢，往問。始知所謂定期發難者，即六月廿四日武昌南湖暴動之一役也。頗笑其兒戲。廿九日，啟程返湘，本有廉頗思用趙卒意，舟過漢，聞黎元洪因南湖之役，慘殺湘人最多。乃投函挑衅，兼電中央。蓋冀用遠交近攻之策，專與黎為難也。七月七日抵湘，適槍彈局被火，典守者守備司令余道南所派之兵士也。袁氏知湖南民氣不易抑壓，特以巨款交向厚甫借唐乾一、唐鏡三等回湘運動，施此毒手，余某亦受運動之一也，故有此變。時予以一事無可為，而槍彈則須預備。因商湘督譚延闓，擬親往廣東購辦。將啟行矣，而湖口獨立之電至，乃遣羅澍蒼代往。予則留省助湘督維持秩序。越四日，南京獨立之電又至，譚延闓遂開全体會議，於七月十七日為騎牆之獨立。意謂事成可以邀功；事不成，既與黎元洪交涉在前，可借我以謝過（湖南取消獨立，黎電中央，內有「查湘未宣佈獨立以前，譚督因事勢危迫，無力維持，特派員來鄂，代達苦衷。聞已準備葯水，如湘稱獨立，即服毒自盡以謝天下。」元洪以湘失譚督，內部必更大亂，當即勸以徒死無益，不如暫為一時權宜之計，陽圖附和，陰圖救平，旋復以各軍均駐長沙省城，深以為憂。故調赴岳州以分其勢，是調兵赴岳，先會派員來鄂協商，故湘省雖稱獨立，始終未嘗暴動，今復自行取消，足見譚督暗地維持，始終一致」等語。蔣翊武在桂被捕，黎電中央內有「此次湘省獨立，輿論咸歸罪該逆及譚人鳳兩人，譚都督亦有蔣譚畏罪潛逃之電告」等語。）故當予初入督署時，曾握手欢笑曰：「石老歸，我無慮矣！」殆因得意忘言，蓄諸心遂不覺宣諸口，險矣哉，譚延闓之為人也！迄八月初，聞南京克強出走，后又聞南昌危急，湘人頗惶恐。十二月，予在都督府，適有黃映阶、易宗羲、刘作霖、文經緯、口口口等十余人入都

督府辦公室，氣燄洶洶，遇文斐在座斥之曰：「汝為報館主筆，天天鼓吹民軍勝利，欺哄人民，現在南昌形勢如何，尙敢說謊否？」繼曰：「都督宜有定見，勿听譚石屏、周道腴等言。」予时在隔壁聞之，趨入問故。黃等反詰予曰：「湖南獨立事，先生有把握否？」予曰：「君等此問頗奇，論人心，則當問諸君是否敵愾同仇，論軍事，則當問都督能否御侮捍患。我何把握之有？」黃等曰：「外間議論，云是先生主張。」予曰：「此更奇矣，未獨立前我無一語逼迫，既獨立以後，我無一点實權，又何主張之有？請問都督公主張乎？抑我主張乎？」譚延闓笑應曰：「因先生亦姓譚也。」予正色責之，謂應為有責任之言，不应开玩笑。告黃等曰：「南京已敗，南昌又危，湖南斷無獨立能力。但由都督出尔反尔，必將令人訕笑。我已派人請王湘綺來省主持此事矣。」黃等始愕然曰：「先生既有此意，我等當出外轉告。免其誤會耳。」言罢，欣然去。予亦移时归。是晚唐蟒派兵在公館外守衛，囑勿惊。比固不知其有何事也。次早，往訪周道腴，适有来周寓报告者曰：「公等幸矣哉！昨日都督署机关槍队聞已受人运动，將施公等毒手，昨夜犹有人持应杀一二有名人物謝中央，借为取消話柄者。現取消之告示已出，當可無虞矣。」噫，異哉！予生平談吐，最易招忌，昨日竟能免禍，毋亦有气数存於其間耶？隨返寓。已有热心同志欲再獨立，而來就商者，於是託病謝客。十四日，遂僱輿返鄉，冀依泉石以終老矣。孰知郭人漳任查办使，湯彝銘任湘督，皆有仇視之心，在省同志紛紛投函劝予走，予均不甚介意。至十月五日鄒价人星夜赶归，坐促予避，遂不得已再亡命，而湯彝銘指派之兵果於我去后一二日即抵家中矣。此予由滬返湘与在湘之大概情形也。

方予由滬啟程時，克強頗已心冷，及李烈鈞卸任來滬，孫黃等招飲，席間意氣自豪，謂各省如能響應。贛事尙可爲。中山極力聳恿。並以南京情形告之，李遂告奮勇，潛返湖口，於七月十二日宣言獨立。十四日，克強入南京，十五日宣言獨立。一時意氣相感，聞風尙義。十七日，譚延闓舉湖南應之，十八日，陳其美、鈕永建占領吳淞砲台，謀上海獨立應之。廿一日陳炯明、許崇智以廣東、福建應之。八月五日，熊克武以重慶應之。使南京不遽動搖，成敗之數，固未可定也。先是南京第八師系由中山直接交涉，除師旅長外，皆已簽字認可。師長陳子驥參謀長□□□知已不可收拾，且恐不利於己，乃順水牽舟，派旅長王允恭參謀袁華選迎克強而阻中山，蓋因克強未與中下級各軍官接洽，冀伺隙愚弄之也。廿五日，湖口陷落。江蘇都督程德全急求赴滬養病，以都督任務委第一師師長章梓代理，章覬覦攬權，商由克強認可。程抵滬，即於廿九日將鎮江獨立取消。都督府衛隊亦呈不穩之象。□□□遂設種種恐吓詞，謂前敵如何危迫，城內如何恐慌，已在下關租定日輪，請速避爲要。其實前敵方博勝仗，城內亦安靜如常也。克強誤信之，暮夜出城。而南京之獨立，遂於卅一日由程德全出示取消矣。由是冰消瓦解。八月四日，廣東獨立取消；八日，吳淞陷落；九日，福建獨立取消；十三日，湖南獨立取消；十五日，南昌陷落，李烈鈞亦由湖南出走矣。南京自克強去后，兵士仍奮激異常，尙有兩度之獨立，然充軍長者爲孟浪之韓恢，充都督兼總司令者爲瞎鬧之何海鳴，安能成大事哉！九月一日，張勳入城，南京罹劫矣。惟重慶以交通不便之故，其獨立至各方面敗后，始於九月十二日無形取消。自有此一役，黨人無一立足地，紛紛逃遁，而國事愈不堪問矣，此二次革命之大概情

形也。

予之出走時，譚延闓已離省，族戚頗代惶懼，長江一帶，尤屬風聲鶴唳，偵查甚嚴。然別無趨避之途，止得冒險東下。先遣人至益陽僱民船，余則繞道荒村僻徑，避奸人耳目焉。七日抵益陽，上船裝作星卜士，舟子無知其為予者。行抵洞庭，阻風三日，船愈泊愈多，各船搭客多退伍兵士與辦公人員，予恐狹路遇仇人也，頗有戒心，日臥艙中，而未敢露面。過洞庭后，舟泊岳州羊角灘，目击小輪拖載北兵上湘，絡繹不絕，心甚傷焉。由岳至漢，尚須經過稅關多處，乃另僱一小划子隨行，近稅關時則坐小划先過，以是得免危險。及至寶塔洲，遂乘划子宵行，泊白沙洲過夜。臨曉抵日租界，飭隨人上岸，知會小兒一鴻，蓋先囑其由省下漢照料者也。移時，小兒偕日人久原伸東臨河迎迓，相隨入一日本人家。是晚即上火輪，經過湖口、金陵，湖口砲台已拆毀，南京下關一帶，則成一片焦土矣。滿目蕭條，不勝感慨。十口月口日抵滬。船泊浦東，由船主以小輪專送上岸。抵寓后，陳猶龍與魏國棠即來相慰曰：「先生幸矣哉！昨日鎮守使署秘書長云海秋報告，郭人漳有電告先生坐某船至，囑注意照料。今早至虹口碼頭，果有偵探多人在岸等候。及船泊浦，隨往迎迓，先生已平安登陸矣，能無庆幸！」据所云云，郭人漳又以怨報德矣。世道人心，尚安問哉！此予出險之大概情形也。

上海領事因表同情於袁氏，許偵探於租界內逮捕黨人，不得已，仍然東渡。惟念及此次失敗，實覺羞慚滿面，俱見彼都人士焉。忆在長崎上陸時，曾有感懷一絕云：「昔日讐仇恥共天，栖隨蓬島已有年；而今光復重亡命，令我逢人色赦然。」可想見我當日愧怍之情形矣。時孫黃及各同志久已到東

京，予因已成之局，且被弄坏，灰心党事，不願攙杂於其間，乃卜居於福岡县筑紫郡中之太宰府町。題其室为「臥廬」，改姓名为林泉逸，盖已忘情世事矣。惟忿懣之气，未能尽忘，故座右尚書有「牽涉老夫，以至於此；痛恨豎子，不足与謀」一联也。同居有日人久原仲东，文酒之余，散步庙中，以观魚賞梅为乐。度岁后，有福岡日日新聞記者澤村幸夫造訪再三，指問譚人鳳現在何处？因微示知曰：「出籠凡鳥匪無音，权託林泉逸此身；若欲問我名和姓，南北言和反对人。」盖其地無人知我为何許人，我亦不願有人知之也。此予初至日本之大概情形也。

沈志諒殺獨臂兵头的日期訂誤

謝 璉 造

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六年第二期刊登的林福祥書沈志諒殺獨臂兵头事涉及到大西洋（即葡萄牙）侵佔澳門的歷史問題。中國政府在澳門原來設有地方官吏海防軍民同知，管理海防和貿易事宜。一八四二年以後，葡萄牙即企圖武力霸佔澳門。據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八頁二九記載：“道光二十九年大西洋头目啞嗎嘞 (Joa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效尤驕縱，忽而請撤关口，忽而請添領事，不允所請，遂率兵釘关门，逐丁役，而岁租銀五百兩从此抗不肯交”。葡萄牙的种种暴行遭到了当地人民强烈的反抗，沈志諒和他的同志們殺死了啞嗎嘞。據当时广州的英文雜誌中國叢報 (Chinese Repository) 記載，啞嗎嘞死於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據此推算，沈志諒殺死獨臂兵头啞嗎嘞的日期不是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而是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初五日。

鄒永成回憶錄

鄒永成 口述
楊思義 筆記

編者按：鄒永成自一九〇〇年唐才常組織自立軍到一九一三年贛寧之役，曾亲身参加了屢次的革命运动，这篇回忆录，對於研究辛亥革命史供給了許多材料。如所述一九〇六年萍瀏醴起义的情况，如辛亥革命时湖南的情况和一九一三年贛寧之役的情况均相当詳細，而且揭露了国民党过去抹杀民义社等歪曲历史的罪行。但事隔有年，追忆过去难免記錯或有遺漏之处，請参加辛亥革命的先生們多加补充。

序

新化鄒永成先生字器之，辛亥革命之積極分子也。出身於封建家庭，於一九〇〇年（光緒庚子）参加唐才常之自立軍，一九〇四年（光緒甲辰）参加黄兴所领导之华兴会，一九〇五年（光緒乙巳）加入孙中山所领导之中国同盟会，經常奔走於湘、桂、鄂、贛、苏、皖各省，运动军队联络会党起义。辛亥（一九一一年）九月，長沙之光复以新軍第廿五混成协之自兵出力为最多，而該部队之革命組織，实先生与刘文錦二人所創始筹划者也。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南北統一，先生因本党同志革命不徹底，輕易与袁世凱妥协，憤而投江自尽，經人救起，其后仍秉其革命初衷，繼續与軍閥及官僚作斗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国民党之党性消，而先生之心亦为之灰矣。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欲修党史，以先生更事多，掌故熟，敦聘其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撰修委员，先生謂革命大業虽告流产，而先烈之史实則不可不彰，故勉就焉。詎該会当事人概屬奸党，对革命史实多歪

曲，而尽没其真蹟。先生与此輩長期作斗争，每揭举其伪謬，徒以众寡不敌，而伪史終以告成。一九四八年先生回湘，約集昔年革命旧侶，組織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於長沙，从事反蔣活动。並於一九四九年参加長沙之迎解运动。一九五〇年被任为湖南軍政委员会参議。一九五一年先生得痼疾，展轉於病榻者凡四年。至本年（一九五五年）六月四日午前一时始捐館。葬於長沙南郊公墓，享年七十有四。当其臥病时，自知不起，頻約余至其榻前，历述其生平所经历之革命故事，囑余为之笔录整理，以当自傳。余因其所述皆系真实可靠之革命史料，故录之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一九五五年九月邵陽楊思义附誌。

一 冲破环境投身革命

我於前清光緒壬午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十月初十日，出生於新化永固乡罗洪村一个封建家庭。我家虽不富有，但是新化一个名族，因为我的曾祖汉勋是一个汉学大家，当时与同郡的魏默深、邓香泉齐名，后来他又跟着曾国藩去做反革命工作，在廬州与江忠源一同被太平天国軍杀了。清帝念他的犬馬功劳，賜了他一个云騎都尉世职。我的祖父書田，我的父亲代鑄，就憑这一点余蔭，做了一生無声無臭的公子，他們虽無大善，也無大惡。可是我的伯父代鈞、叔父代藩却都是参加戊戌政变的維新分子，在清末民初很有点名声，他們的事蹟，因有多人知道，这里不再叙述。

我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就在家中讀私塾，很感觉苦悶，只想冲破当时的环境，跑到外面去另自造出一番事業来。到了光緒丁酉年（一八九七年），听说我的伯父代鈞同陈三立、梁啟超等人在長

沙开办时务学堂，提倡新学，我得到这消息非常欢喜，特地跑到长沙来投考，已经取录了，無故的被伯父阻止不許进去，我憤慨的背着包袱逃出外面，遊学訪友。那时我已抱着造反的思想，專意結交江湖上的朋友，如此混了年多。己亥年（一八九九年）我才跑到武昌，住在我伯父的輿地学会里。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碰着唐才常在湖北散發富有票，組織自立軍，准备革命排滿，我便参加了这个組織，被伯父知道了，勒令我回新化，把我关闭在家不許出門。我負气的在家自服劳役，甚么事都幹。在此时期，我又結識了陈天华、周来苏、張斗樞、周叔川几位革命同志。我們會着总是商談革命的事。癸卯年（一九〇三年）我又跑到武昌，就在輿地学会做工，偷讀了几本革命書籍，从此我的思想猛进，才了解民主革命的真諦，清洗了不正确的草澤英雄思想。甲辰年（一九〇四年）回到长沙，进了体育学堂，入了华兴会。

一一 黄兴領導的華兴会及其失敗經過

华兴会的領導人是黄兴，他当时的姓名叫黄軫，号厘午，后来在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案被株連，开釋后才改今名，又号克强。湖南的正式革命組織，要算他是創始人了。自戊戌政变后，一班爱国人士都認識清廷不可靠，非革命不足以圖存，尤其是湖南的革命風潮，一天高漲一天。癸卯年（一九〇三年）克强自日本留学归来，在明德、經正各学堂担任課程，就利用这个高潮，邀集許多爱国志士，組織这个华兴会，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共着手的办法，只是利用会党。因为当时湖南的新軍剛才开办，

所有武备、兵目、將弁各学堂又未畢業，旧巡防軍又無从下手运动，听说这里头哥老会分子很多，唯有通过会党，才好向他們取联络。恰好有同志刘揆一，認識一个哥老会总头老馬福益，黄兴就派刘到瀏陽普蹟市去找他。这馬福益本是清朝的大武官，曾經做过鎮台（与师长相等的武官），因为参官在家，很不滿意清朝。他的手下党徒很多，各兵营都有他的分子，他每年在陰历九月趁普蹟市集会演戏酬神的热鬧当头，必要召集他的党徒在那里聚会几天。所以刘揆一找便着，把华兴会的組織和宗旨告訴他，他十分贊成，並拍胸以發难起义自任。因此本会的同志，便推他做副領袖。同时又有譚人鳳（石屏）、李燮和（柱中）兩人与湘西和宝庆方面的会党都有联络，黄兴在由日本回国之前，並曾預約外省同志，如吳祿貞、鈕永建、藍天蔚、李書城、蔣尊簋、陈宦、赵声、曹亞伯等在各地起义，作湖南的响应。另有在鄂的同志宋教仁、胡瑛、歐陽瑞驛、歐陽振声、刘靜安、何季达、时功玖、張难先等暗設机关於武昌多宝寺街，号称科学補習所，並派胡瑛、張难先等投入湖北的新軍，去散佈革命的种子。那时長沙的机关有好几处，如黄兴的明德学堂、东文講習所，周震麟的高等学堂，張斗樞的民譯社，柳聘农的長沙民立第一中学，还有一个林公館，这都是本会集議和交通之所。經費的来源，多由各同志自己捐助，而以龙璋、柳聘农兩同志助款为最多。看看本会的势力發展得很快，各省都連成一气了，便決定於甲辰年十月初十日（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趁西太后那拉氏的万寿节，在長沙發难首义。因为每逢万寿节，長沙的大小文武官員都要到万寿宮去行礼，黄兴与各同志密謀在那里預先埋伏地雷炸药，將他們一舉歼灭，乘机佔領長沙，同时由馬福益、譚人鳳、李燮和、周叔川等在

湘东、湘西各处响应。計議已定，大家分途进行，那时我的任务，是担任江西方面的运动。

原来在甲辰的春季，陈天华由日本寄信給我說，廖銘縉（湖南黔陽人，在日本时也与革命同志有联络，后来变了志。）在江西吉安当統領，办了一个随营学堂，欢迎革命同志前去参加，叫我多邀些同志去帮助他。我把这消息报告本会同志，大家都認為是好机会，正可以运动江西的军队作湖南的响应。於是由我約集同志易本羲、周京甫、陈少石、楊庭署、伍仲衡、胡崑藩、鄒得佑、吳任、張業吾、張琴、石英等数十人（其他不尽记忆），各背一个包袱，帶着一些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記以及猛回头等書，一同步行到吉安。到时有馮弼齋、赵南山、謝介僧、韓飞、黎民望、漆英諸同志由日本及各地远来，先在那里欢迎我們了；同时又有一位最老的同志叫董福开集合手下許多会党在吉安开山堂，公开的名义叫黄自强公司，秘密的名义叫贛江堂，也是准备在那里作黄克强的响应。我們与他取得联络之后，把他們的規矩和手續都改良一些。此时吉安羣英畢集，非常熱鬧，大家还嫌不足，又派我回到湖南更多找一些人来。又派漆英到瀏陽去和馬福益接洽，馬即派歐陽篤初（后来在萍瀏起义化名姜守旦）来吉安和我們取联络。吉安的随营学堂开办之后，郭人漳（与黄克强也有联络）又在南昌办一个随营学堂，蔡鏗在那里当教官，学生中也有些革命同志，如陈方度、黄牧、滕祺等。吉安方面便推我和陈少石担任向他們取联络，我們佈置好后，就專等長沙發難之期了。不料湖南机謀洩露，長沙机关破获，黄兴、馬福益等人分途逃亡，各省的机关也随之瓦解，这次革命便告流产。

長沙机关破获的原因，是由於会党人众流品复杂，不守机密，往往街談巷議，容易洩露風声。在

旧历的九月初旬，湘潭有兩個會黨朋友，一個叫何少卿，一個叫郭鶴卿，他們在茶余酒後之際，正談得起勁，說：「萬壽節快到了，我們快要動手了。」被湘潭縣的捕快聽見了，登時就將他二人拿獲；又在他們的客寓里搜出一些證件，把他們帶到縣衙門用嚴刑拷問，逼着他們供出華興會許多內容來。縣官听着大驚，立即行文飛報省城告急，湖南巡撫陸元鼎得報就下令搜索省城，捉拿革黨。此時幸有一個綽号飛毛腿的會黨同志，也是湘潭人，他一日能走七八百里，在何郭兩人被捕的當頭，登時打聽明白，飛足走告馬福益。馬即轉告黃興，叫他快走，並囑全體同志迅速走避。克強得訊，一面密電湘、鄂、贛各地機關預防；一面勸告在場同志出省逃避；自己也躲到吉祥巷聖公會黃吉廷家中，至九月十八日〔十月二十六日〕省城解嚴，才逃出省城，跑到上海去了。這回雖然失敗，幸有飛毛腿報信，同志才無大的犧牲。但會黨的次要首領王福泉、蕭桂生、游得勝諸君竟逃避不及與何郭兩人先後殉難。馬福益則逃往廣西，至次年春約黃克強回湘謀再舉，他行至湘鄉被清兵拿獲，也遇難了。湖北的機關科學補習所也被破獲，幸事先接黃興的電告，早為佈置，將證件一概焚燬，鄂督張之洞派軍警前往圍捕時，其室已空。宋教仁、歐陽瑞驊諸同志都向上海、日本等地亡命去了。

江西方面的機關，有巡撫夏時的兒子和郭人漳、廖銘諸人作掩護，本可維持下去。只因曹亞伯也來到吉安，此人熱心過度，每天拿着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頭等革命書籍到街上去，當街散發，被吉安知府呈報巡撫，說我們的學堂是革命機關，巡撫委他來查辦，我們早已得着消息，事先將證件及書籍焚燬，才沒有發現證據。可是這學堂竟被解散了。同時南昌的隨營學堂也因這次風潮被停

办。不久饒撫將這兩校归併合办一个材官学堂，蔡鏜仍充总教官，但不到一个月又被解散了。蔡鏜便回湖南，我們也陸續回湘，並从事广西方面的活动。

黄克强在長沙失敗逃到上海后，住在新馬路余庆里章士釗的寓所，同时有各省的同志由日本及各地跑来的都住在那里。适有安徽同志万福华愤恨广西巡撫王之春有卖国举动，持槍到金谷香番菜館去刺他，不中，被巡捕房捉去，牽涉章寓机关多人，巡捕到章寓来捕人，克强到滬不久也被捉去。幸值江西巡防營統領郭人漳因公到滬来寓訪他一同被捕，郭指克强是他的幕僚李寿芝，又經饒撫来电証明，乃得同时开釋。出獄之后，便东渡赴日本。

三 在广西起义的計劃流產

甲辰年（一九〇四年）冬季广西的会党陆亞發在柳州起事，聚集了万多人，佔領了柳州，湖南巡撫派黄忠浩帶兵七旗（等於營）前去「圍剿」。黄克强得知这消息，想乘机在湖南再举。那时我和鄒代藩、蔡鏜等都回到了宝庆府城，我們便在河街嶺益美祥号曾子亿店中召集了周召期、曾广軾、吳任、蕭立人、張监士、傅作楫、石成功、徐清泉、曾子亿等同志十余人开秘密會議，决定周召期赴長沙、宁乡活动；鄒代藩、曾广軾、石成功等在宝庆、新化活动；蔡鏜到武岡去劫夺轉运局的槍炮起事；我同吳任担任赴广西运动黄忠浩部倒戈，並与陆亞發取联络。我們动身时，人們正在过年，雪深数尺，爬山越嶺，經過不少的关卡，才到柳州，会着黄忠浩，得知陆亞發已被他剿平，陆兵败身死，

剩下余党李德山、苏国三兩股略数百人，被黃收編为先锋营。黃忠浩本是我的世交，他由長沙出發时，我曾写信劝他莫打陸亞發，这回会着他絕口不提，只誇張他的平匪功劳。我見他如此，便也不好进言了。他部下有个营官鄒人美是我的族兄，紮在东泉，我們便到他的营中住下，这人虽是頑固，他的部下三个哨官唐元善、唐万福及田某却被我們运动好了，另外一个营官梁忠武也受了我的运动，我們又暗中聯絡了先锋营营官李德山副营官苏国三，他們都願响应湖南的起义，連計劃都商定了。这是乙巳年（一九〇五年）春間的事。乙巳年四月蔡鐔忽然由桂林派两个亲兵送信来接我們，据说湖南起事的計劃已經流产，所有在江西的同志都到了广西，他和郭人漳也到了桂林，他們准备在桂林新兵，培养革命武力，也开办了一个随营学堂，要我迅速前去襄助。我到了桂林，仍願进随营学堂当学生，同时蔡郭二人又派人將譚人鳳接来，在学堂掛了一个文案名义，我們有这許多的革命党人云集在桂林，当时革命的空气非常緊張，自郭人漳以下無不高談革命（那时郭还未变节）。我們在校时常演習攻城战和实彈演習，都是作革命的准备。到了乙巳年秋間，黃克强也从东京跑来了，他說他和中山先生商量好了，把各省的革命团体統一組合起来，定名为同盟会或联盟会，当他由日本起程时还未决定。我們在桂同志数十人，便也成立一个联盟会，各人填好誓約，交克强先生帶回东京。后来才改名为同盟会，我从此便为中国同盟会的會員了。

譚人鳳原是新化一个老秀才，一般的人都呼他做譚鬚子。自从华兴会失敗之后，就在他的家乡福田創辦一个福田小学，做革命机关，自己担任校長，以謝介偕及其他同志充教員；另外又召集許多

江湖上的朋友在那里开山堂，取名叫臥龙山，他自己作山主，又跑到宝庆府城分設一个山堂，先后吸收宝庆中学堂教員李燮和（柱中），富紳岳堯民、尹公劍（即冷公劍）及其他革命同志譚恒山、李洞天、畢同、唐鏡三等多人入帮。革命势力看看有点基础了，正待待机起事，恰好蔡鏐、郭人漳派人来接他，便把福田小学交謝介僧接办；宝庆的会务交李燮和掌管；自己随着来人到达广西，把自己所佈置的情形告訴蔡郭二君，郭人漳因他有这基础，所以到桂不久就送他步槍和手槍數十枝，要他仍回湖南去活动，准备响应广西的起义。他得着这批武器，將槍身和机件一一拆卸下来，用竹篾分裝在貨物底下，自己裝做商人，平安的回到了宝庆，又苦沒有活动的經費，他便想拿着这武器做資本，做一二次江湖好汉的勾当。此时正打听得有一大批鴉片煙商人，帶着許多銀子僱着鏢客，要取道洪江往貴州买鴉片去，他認為是好机会，即派譚恒山、孙琦、罗一坤三人分帶一百多个好汉，暗藏武器，先到洪江去等候这批煙帮，只待他們經過时就好在半途动手搶劫，那知这些鏢客們都是老於江湖的行家，各路的底子摸得很熟，譚老先生这样的兴师动众，他們如何不知，早已帶着煙帮取别的道路上貴州去了。譚恒山这一千人不知就里，老是守株待兔的坐在洪江客棧里鵠候，等了許久不見踪影，才知上了大当，只好掩旗息鼓，班师而回。但身边的盤程，本已不多，經不起百多人的吃用，連火食都开不起了，如何走得动，迫不得已，又只好向宝帮坐庄的煙商（煙商也需要武器）办交涉，暗卖一些槍枝給他們，換得銀兩做盤費，才扫兴的回到宝庆。那郭人漳所送的槍枝已經所剩無几了。正是偷雞不着反蝕一把米，譚鬍子这一气非同小可，但也可想見当时革命的人們用心之苦了。

譚人鳳的劫銀計劃既未成功，而宝庆的机密又被洩露，原因是会党人多嘴杂，李燮和与唐鏡三等又不善約束，以致風声外露，被宝庆知府訪查明白了，知道为首的是譚人鳳、李燮和这一千人，就派兵去緝拿他們，幸而当时奉命捉人的軍官就是我前在柳州已經运动好了的唐万福、唐元善兩位哨官，他們随着管帶鄒人美調回不久，就接着這項密令，心中大惊，就一面着人把信叫譚人鳳、李燮和等逃走；一面仍率队到宝庆中学堂和新化福田村兩处去搜捕，敷衍的回复上司，所以这次計劃虽未成功，幸無一人犧牲，所有同志大家星散，譚李二人都先后逃到日本。

广西方面，在丙午年（一九〇六年）春間，桂撫李經羲調陸云貴總督，換了林紹年來做巡撫，他却不像李經羲那樣採放任主義，見我們隨營学堂的革命空氣太囂張，便急忙在這年三月把我們畢了業。同时郭人漳与蔡鏐为爭兵权也發生意見冲突，清廷把蔡鏐調陸軍小学堂總办，郭調广东欽廉道並把練好的一營新兵帶去，我們在广西起事的計劃，便成泡影。我見广西舉事不成，便想再回湖南去幹，恰好譚二式（譚人鳳次子）由新化來信說，譚人鳳、李燮和想在宝庆舉事。唐元善、唐万福兩營正回駐在宝庆，要我赶快回去运动。我便回到宝庆，到時譚李兩人已因事洩逃走了。因此我又扫兴的走到武昌替我伯父料理輿地学会的事，不上数月姜守且（即歐陽篤初）在萍瀏起事，我已接着譚二式的电告，正想前去参加，忽然譚人鳳由日本赶来，邀我一同前往，我們走到長沙，萍瀏已經失敗，風声又紧，我便再轉武昌，譚人鳳也仍到日本去了。

四 萍瀏醴起义的真相

萍瀏醴之役我虽想参加，却没有赶得上就失败了。起事原委，有在场参加的同志作了一个很详细的记载，以明真相（以下录原文）：

「先是，会党首领馬福益在長沙遇害后，姜守旦（即歐陽篤初之化名）继续其众，欲为复仇。守旦曾充醴陵防营教练官，稍习军事。有魏宗銓本明德学生，已受黄兴、甯調元、禹之謨等之革命教育，龔春台（即年之台化名）尤为激烈。当时萍、瀏、醴会党派别甚多，有哥弟会、洪福会、武教师会等，如龙人傑、陈紅初、饒有寿、万木匠、廖叔保、沈益古等武教师各有门徒数百人，会党各派如龔春台、姜守旦、馮乃古、蕭克昌、邓廷保等各有数千人，既有革命党人参入其中，称奉革命党孙文命令，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乃在萍属蕉园秘密集会，公议立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龔春台为首，在各县吸收同志入会，设总机关於萍、瀏、醴连界之麻石，以上栗市全、胜紙笔店为招待会友、筹划经济之所，不数月间势力已蔓延萍、宜、分、万、瀏、醴各县。

丙午年六月，遂集各路首领开秘密会议於大嶺下禪子坑慧历寺。该寺住持德模和尙有武门弟子百余人，亦早加入洪门会者，此次集议决定：1 派余为璜、邓坤在高家台密造火药军械（高家台在萍瀏连界有铁店数十家余邓家在此）；2 派魏宗銓急筹款五千元作购买军械火药之用；3 胡友堂、邓廷保联络哥弟会大头目馮乃古、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全部加入洪江会；4 派魏宗銓、蔡紹

南往滬、港、粵各地革命机关进行联络，並往日本謁孫黃报告組織經過，要求接濟新式軍械，請示舉義日期。至七月中宗銓、紹南將职务交許學生、龔春台、李金奇代理，遂即赴滬。遇李發羣、審調元告以来意，發羣乃介紹其入同盟會，並予以往東京同盟會本部之介紹函。正擬啟行，忽接龔春台急信促回，乃將聯絡事交發羣辦理，而与調元南返，分向各处接洽，約齊十二月底舉事。於是調元往醴陵，紹南往瀏陽普蹟市，宗銓往萍鄉、安源。

時蕭克昌任安源煤礦大工頭，屬下有數千人，宗銓与克昌商洽年底舉事，克昌允之，而其部下主張提早發動，以年底各工人皆回家庆岁，难以集会。克昌告以早动則外援难集，众虽信之，但人数众多势难秘密，謠言蜂起，各地三五成羣，皆言杀鞮子『割富填貧』等語。地方紳士恐受連累，乃呈請官厅剿办，清吏亦严加防备。至八月中秋节前后，麻石戏場三处每日聚众数千，謠言更盛，甚至有洪江会即日起事之說。三县官紳乃密謀聯合於八月二十日〔十月七日〕派城防勇突至麻石会捕会党，党人猝未及防，遂不战而散，第三路碼頭官李金奇死之。九月重陽节会党又借各校放假机会，在上栗市栗江書院开革命烈士李金奇追悼大会，自是清吏更加注意，常遣军队赴各乡緝拿会党头目。九月下旬許學生被捕，在萍就义，蕭克昌部下乃通知克昌派人至上栗市总机关，商議尅期举义，並定先劫安源鑛警槍枝，攻佔萍城。另請洪福会首領姜守旦佔瀏陽合攻長沙。栗市方面以准备未周，外援亦尚無妥实答复，坚囑勿动。至十月初清吏派巡防勇二哨駐安源，克昌已覺事机迫切，又不敢輕动。巡防营管帶胡某以蕭部屬甚众，亦不敢操切，恐激巨变。乃商之鑛局

督办，於廿日以讎客为名，折簡約克昌，乘其下輿时杀之，因即布告匪首既除从者一概免究。同时慧历寺总机关亦为地方士紳引导清軍抄沒。会党各首領乃於十月十七（十二月二日）晚集議高家台，是时总計各县会友共有十余万人，各碼頭官咸以乘清軍尙無准备之时，急速發动，並檄各处会党同时举事，会攻長沙、南昌兩城。龔春台、魏宗銘、邓坤、胡友堂、蔡紹南等人以軍械不足，主稍緩，以待外援。而饒有寿、龙人傑、沈益古、廖叔保等以为有党人十余万众，加以各地友党可得十余万俾可一决勝負，坚持不再延宕。計議未决，各处会友愈来愈众，会至天明未散，而廖叔保乃集数千入於麻石，高揚大汉旗帜，事已至此只有同声相应，乃檄知瀏东洪福会首領姜守旦、普蹟市哥弟会大头目馮乃古並各处会友同时發动。当將高家台所儲少数軍械、火药、土槍、土砲、長槍、大刀等武器分給各部，並定先佔上栗市为根据。

二十日（十二月五日）「集合麻石之众，头纏白布，手持各种武器及赤手空拳者二万余人，向栗市进發，前列大号筒数对，大旗二面，上書『大汉』二字；小旗百余面，上書『官逼民反』、『天滿兴汉』等字。上栗市安乐司原駐有巡防兵二十名，聞風远遁，遂逕抵市中万寿宮駐紮，擒平日帮同清吏搜捕党人之王老五、蕭七長子杀之。各处响应者，有宜屬之慈化市、萍屬之桐木，各有会友四五百人，由歐陽滿况、維厚統率，洪福会首領姜守旦遣人来告，彼已同时举兵响应，但不受萍乡軍之节制，並即日佔領瀏陽县城直攻長沙云云。当以軍事不能統一，乃决定暫推龔春台为『大汉光复軍南軍先鋒队都督』檄告天下，並出布告曉諭民众，以蔡紹南为右衛都統領兼文案

司，魏宗銘為右衛都統領兼錢庫督糧司，廖叔保為前營統帶，沈益古為后營統帶，又有左衛第几營右衛第几營名義，是時據報瀏陽南門對河之南市街及瀏屬楓林舖等地，各有會友數千听候調用。於是決進兵瀏陽與姜守旦會合再圖進展。即檄慈化、桐木各隊堵截瑞州、上高、萬載等地之清軍來路，並由沈益古、龍人傑、王靄、鄧坤各隊駐守上栗市為后防，堵截萍城之清軍來路，余均由春台、紹南、宗銘統率於二十三日（十二月八日）向瀏陽前進，沿途來歸者及報稱舉旗響應者有瀏屬之文家市、金剛頭，醴屬之渣塘、官寮、板杉等處，各集數百或二三千人不等，直抵楓林，總合二万余眾。

時萍鄉及安源開到清軍朱胡兩營，聞上栗黨軍數萬，未敢輕進。忽探悉黨軍大隊開瀏，管帶胡應龍乃領步兵二哨連夜由案山頭、南源出上栗市，此路險仄難行，乃黨軍未能於此布防，致被直進無阻。次晨即二十五日，已出山峽至距市四五里許之柵上，立布陣開槍，黨軍人數雖眾，即徒手者多聞槍驚潰，仅少數起而抵禦，清軍乘其器械不精，軍容不整，遂督隊沖鋒。虽賴沈益古、龍人傑、陳仁初等所領武門弟子奮勇接戰，沈益古左持鍋蓋，右執大刀，連斬清兵十數人，所向披靡，終以器械不敵而敗，死鄧坤、龍人傑等七八十人。上栗市黨軍既潰，清軍另一支由袁州出萬載，直達慈化。萬載原有會友甚眾，見清軍過竟不敢動。慈化黨軍亦多徒手，少數武器又復不精，且聞上栗市敗耗，不戰而散。桐木方面亦然。至洪福會首領姜守旦自号『南部起義恢復軍』，集齊山、大光洞、溪洞三處，會友約万余人，進攻瀏陽县城。城內駐軍不足兩營，當將南門河堵

截並出擊，姜部紛紛潰散。清軍即於二十七日分軍南出，擊對河南市街之洪江會軍，該軍退至牛石嶺，適逢栗市黨軍開到，清軍不過百人，逢此大隊乃散至旁近竹山，用槍射擊，一彈中黨軍火藥堆放地，斃黨軍數十人，余眾驚竄。適金剛頭被黨軍擊走之城防勇二十人入城歸隊，見狀加入清軍作戰，清軍以為援軍大至勇氣頓增，黨軍自辰至午連死並逃已去十之九八，至日晡黨軍最後抵御之邓廷保等二百數十人，亦全部死散。大隊既復，各處小股次第破滅。春台、紹南化名遁走，守旦之眾全散，而著名拳教師馮乃古迄未發動，亦為清軍在普蹟市誘而殺之。未几湘、鄂、皖、贛清軍云集，分駐萍、瀏、醴各城市乡村不下數萬人，搜防严密，旬日之間，被捕殉難者甚眾，此役虽如曇花一現，而禹之謨、刘道一之被害，楊卓林、鄂金声、李發群之在南京被害，甯調元、胡瑛之被捕，皆為此役之牽連。」（原文完）

这段記載比較真實可靠。外間傳聞說得規模如何之大，時間如何之長，未免太誇張了。

五 在長江一帶活動后东渡赴日

丁未年（一九〇七年）清廷派心腹滿人鉄良出洋，道过武汉我同孙武、胡瑛、張学濟、孙琦、何季达等密謀，在武汉过江的官渡碼頭上安埋地雷，等待他过江时去轟炸他。不料在深夜埋放地雷时被警察發現，未得成功（註）。丁未年徐錫麟在安慶起事，我也前去參加，到岸時已經失敗了。

己酉年（一九〇九年）我的伯父病故，我將輿地學會頂給學部，自己便到南京活動。由熊希齡介

紹到蘇州第二十三混成協當管帶（營長），在軍中聯絡不少的同志，如參謀王蓋臣、曾影豪，參軍余道南，隊官戴鍾奇等都與革黨表同情，協統劉篤烈又是我的世交，我們正想把非同志的標統擠掉，造成清一色的革命勢力。不料劉篤烈忽然調差，另放了陳得龍來當協統，此人偵知我是革黨，便想捉我，幸王蓋臣將我的證據燒燬，暗通消息要我逃走，我仍暗進南京，匿藏在張斗樞家秘密活動。在寧又聯絡了不少的同志，與上海機關派來的同志曾傑、梁維嶽等在明孝陵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各人分擔工作後，我便同張斗樞、劉承烈到日本，向同盟會總部接洽，並介紹劉承烈入同盟會。劉本是我的書記，經我啟發乃參加革命，他的胞弟劉文錦由保定速成軍官畢業到南京來會見，也願參加革命與我訂交而別，後來他到長沙進廿五混成協，才打下辛亥革命光復長沙的基礎。我到東京以後，感覺無事可做，想乘空增進一點政治知識，便入明治大學讀書，後譚人鳳邀我同往，在那里得着趙聲將於庚戌的新正率領新軍在廣州起事的消息，我們便相約同去襄助，正在籌集川資，趙聲已經失敗來到了東京，與我們同住了幾天，才同胡毅生到南洋去了。不久中山先生也到日本，因為日本政府不許他登岸，隨又回到南洋。

〔註〕 丁未正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七年三月六日）報載張之洞派人「指名嚴捕自制炸彈匿跡武漢之留學生等十余人」，但關於丁未年銜良出洋事，未查到記載，疑此處所記時間或人名有誤。

六 中部同盟會之成立及我的進行

庚戌年（一九一〇年）清廷假稱預備立憲，憲政黨的走狗羅傑借鐵路風潮為名，召集在日的全國留學生在錦輝館開會，想煽惑在日留學生擁護他們的君主立憲主張。我們知道他的陰謀，預先邀集革命同志一百多人前去到會。他們的黨羽白堅首先登台演說，話才開口，便被錢夢熊同志搶上台去舉手便打，台下的同志見了大家也湧上台來毆打，把白堅打得頭破血流。日本警察聞訊將戲館圍住，一個個的把我們捉去，關了三小時才由宋教仁向日政府交涉釋放出來。但羅傑到得稍遲竟被倖免，事後我黨同志又在我和譚人鳳的寓所開會討論革命進行方針，到各省的同志百餘人，開會的主要原因是因有人說：「孫總理只注重廣東，對於長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華僑所捐的錢也只用到廣東方面去，別處的活動一個錢都不肯給，現在我們要自己商籌一個辦法去進行。」宋教仁便提出上中下三策，他說：「在邊地進行為下策；在長江流域進行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進行為上策。請大眾決定以那一策為妥。」經大眾公議認為：「下策太不濟事，上策太不容易，我們還是以取中策為好。」於是決議組織「中部同盟會」作策動機關，只因沒有經費便由鄒代藩獻策公推宋教仁向日本交涉，把新化的錫鑛專賣權賣給日本，公推我和張斗樞回新化與鑛商接洽。我們回國先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組織廣惠鑛務公司，交張斗樞主持，我便回湖南道過長沙時，特為到廿五混成協馬隊里去會排長劉文錦，把東京同志的計劃告訴他，要他在軍隊中設法組織。湖南廿五混成協的革命團體就在此時打下了基礎，我回到了新化已

是庚戌年的除夕了。

七 黃花崗之役湖南响应未果

辛亥年的新正，我正在和鑛商接头頗為順利，忽然謝介僧由東京回來，告訴我：「去年冬月間黃克強和趙声、胡漢民等跑到南洋英屬庇能會着中山先生，他們商量今年春間要在廣州來一次大規模革命，已經籌得一筆大款（近廿萬元），由克強、趙声等人在香港設立統籌部，召集各省的及在東京的同志都到那里集合，待期舉事。並派譚人鳳、蕭翼鯤、劉承烈和我（謝介僧）回湖南運動响应。現在東京的同志都到了香港，譚人鳳及蕭劉二人回到了長沙，聽說你对長沙的新軍已有聯絡，要我来邀你同去应付。」云云。我得着這消息非常興奮，便對介僧說：「既然有譚鬚子在省負責，那里可以不必要我親去，我只寫封信給劉文錦和吳任（我已安插他在四十九標文案）叫廿五混成協的同志和他們直接商洽，我想沒有不行的，況且劉文錦就是劉承烈的胞弟，他們更好隨時接头，我在寶庆方面也很可起些作用，你我不如就在寶庆動手，反可作他們的支援，你以為如何？」介僧極以為然，我就丟着鑛事不談，決計在寶庆方面準備起事，仍一面派專人送信給劉文錦，叫他與譚人鳳等接洽，一面將我祖遺的祭田一百多租的契子抵押給祖伯，得着二千元作經費，跑到寶庆的河街嶺開設一個店子作机关，把寶庆和新化的旧同志都找來商議，仍苦經費不足，我又與譚二式商量叫他找一個會黨朋友，去到我族伯的家中盜取我族由宋朝傳下來的傳家宝（那个王羲之的墨筆蘭亭序）。會黨的朋友从来不少作賊的

能手，我又把这宝物所隱藏的地方詳細告訴他們，但是一連去了三次，不是盜錯，便是不順風，我气苦了，只得在另一个朋友处借得二百兩銀子勉强維持。我佈置好后，便伪装獵戶，帶着許多背鳥槍的同志到处察看形势，准备动手起事。等到广州黄花崗之役發動时，湖南風声鶴唳，我店里来往的同志越發川流不息，却被宝庆的官府看在眼里准备拿我。幸得陈自新报信，我把党务交給譚二式办理，自己抽身到長沙去了。

長沙自我去臘經過省城面囑刘文錦加紧組織后，又托王隆中介紹吳任到四十九标当文案，暗中帮助他任交通。因此，势力發展得最快，他們把廿五混成協的同志組織得非常严密，标有标代表，营有营代表，队有队代表，排有排代表，棚有棚代表，都由目兵去組織。除了刘文錦、吳任之外沒有一个官長，虽然有几个官長在日本留学时也曾在党，但恐人一做官思想便不免动摇，所以索性不給他們知道。辛亥正月譚人鳳、刘承烈、蕭翼鯤、謝介僧等到了長沙，焦达峰、楊任二人随后也都赶到，在晏家塘租了一所房子作同盟会的机关，約集曾傑、洪春岩、文斐、彭庄仲、謝宅中、唐鎔、周岐、李洽、文經緯、袁天錫、袁世鐸、伍任鈞、龙毓峻、成邦傑、吳作霖、吳任、刘文錦等多人开了一个秘密會議，決定派焦达峰、楊任、謝介僧、洪春岩聯絡会党，派文斐刺探官厅消息，派龙毓峻筹集經費，派文經緯在鐵路协会与党外团体（即士紳階級）取聯絡，其他諸人亦各分任聯絡各界之責。刘承烈回益陽赶制炸彈，譚人鳳則轉回香港向統籌部報告，計議定后，跟着刘文錦又於三月初二日（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天星閣三楼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会，計到有四十九标安定超，一营李鴻鄂，二营丁炳堯、

劉光瑩、張海斌、徐洪斌、瞿惟藏，前隊王鑫濤，左隊劉清安、楊雨农、張嘉勛，右隊陳林載，后隊彭友勝，三營劉銳，五十標楊玉生、張建良、鄧超，馬隊劉安邦、湯執中、熊光汉、蘇得善，炮隊李金山、唐汝明、劉鎮南、謝毅伯，工程營譚滿芳、賴楚、楊芳、熊光南，輜重營熊光岳等六十八人都正是副目，由劉文錦報告同盟會宗旨及最近的命令，繼有張海斌、安定超諸人演說情緒非常的好，一致決議：1.各同志應加緊宣傳革命主義，並切实組織目兵；2.各同志本着勇敢精神互相策應，如有事變，共同赴義；3.派劉光瑩、王鑫濤聯絡巡防營。不料這消息居然洩露，當他們在天星閣開會時，有撫署的暗探唐滿老鴉等數人，正坐在天星閣的第二層樓喝茶，見劉文錦召集這許多軍人在開會，知道定有不軌行動，便急忙的走報巡撫余誠格，余誠格怕激出大亂子來，也不便當場發作，只暗令協統蕭良臣把劉文錦派到蒙古去買馬，又密電鄂督瑞澂在中途把他捉着杀掉，其余已經偵知姓名的人，再陸續的把他們开除。這陰謀被管帶張翼鵬知道，他也是在日入過黨的，便密令劉文錦逃走，同時有四十九標二營管帶陳強也是在日入過黨的，他得着他的目兵在場被开除的張海斌、徐鴻斌的密供，知道他部下的同志很多，除張徐二人已奉令开除無法保留外，其余同志只暗囑安定超、丁炳堯二人去轉告「叫他們各自小心相機而動」就算了事，只因軍中有此兩管帶暗中替同志作掩護，革命勢力就一天天的長大了。

八 獨排眾議繼續進行促成辛亥革命之成功

此案發生后我才到省，那時在省的同志如譚人鳳、焦达峰、蕭翼鯤、楊任、劉文錦等都走開長沙

了，留着未走的都是主張緩幹。我正感覺苦悶，湊巧謝介僧由宝庆赶来了，他和我一样的主張急进，彼此商量決定繼續幹下去，先決的問題還是籌款，款从何来，正苦無办法，忽然彭庄仲来告訴我說，我的堂兄要控告南洋印刷局的老闆謝祝軒，因为他翻印我伯父輿地学会的地圖，賺了不少的錢，要控告他侵奪版權的罪，謝祝軒極覺恐慌。我听着此信灵机大动，立即对彭庄仲說：「你快告訴謝祝軒，只要他送我一千塊錢，我可以承認這圖是我翻印的，我堂兄听說是我翻印的，也就不好告他了。」彭庄仲去把我這話告訴謝祝軒，謝祝軒果然喜出望外，立即送我大洋一千元。我得着這一千元，心想在長沙不好發展，不如去到武汉活動，便同謝介僧先后到达汉口。

九 武汉起义前对兩湖之佈置

我們到达汉口会着孙武，他告訴我們，湖北的同志自得着广州失敗的消息后，大家很感覺灰心，他有个机关在法租界長清里八十八号，也因沒有錢無法去維持，准备把他撤銷，自己要出关往奉天去。我劝他：「莫灰心，把机关的房子交我承租，我們来組織一个兩湖聯絡机关。」孙武答应了，我便把机关整頓起来，过几天焦达峯由襄陽来，楊任由四川来，我們正好商兩湖聯絡加紧进行的办法，忽接香港統籌部的宣言，大意說：这次广州失敗，元气大伤，我們要培养元气，等待五年之后才得大举，同志要幹的只可採取个人行动云云。我們見着这宣言，大家都不以为然，仍決定加紧进行兩湖，都要積極組織，那一方組織得好的，另一方便去參觀學習，等双方都組織好了，便好起事。如果湖南

先起事湖北就要响应，湖北先起事湖南也要立即响应。我們又商定湖南的組織分三路进行，西路由楊任、王炎主持，南路由焦达峯、黎先誠主持，中路由我和謝介僧主持，分配好后，又感覺沒有經費进行，便記起居正以前在蕪川三角山偷金菩薩兩次沒有到手，現在很可以再作第三次进行。於是由焦达峯回瀏陽去物色做賊的能手，由謝介僧去購办做賊的器具，諸事齐备之后，便由焦达峯帶去动手。但这次还是失敗，虽然把金菩薩偷到手，怎奈他的体积既重且大，不好携帶，大家把他抬到庙外，正想用鑿子鑿开支解，以便分藏，叮当之声惊动庙里的和尚，鳴鑼聚众前来追拏，大家只好將菩薩丢在水中一走了事。我見此計不成，便又向我那个有錢的伯母动腦筋，她在輿地学会頂出之后，仍住在武昌，手中很有几个錢，还收藏着几根金条子，但不知她放在那只箱子里，要偷是很难的。我拜託孙武去找悶葯，居然找到了，他囑我放在酒中，又告訴我一个解法，教我多吃茄菲便醒了。我便买了一瓶頂好的葡萄酒，一盒好茄菲，把葯放在酒中，搖几搖帶过江去，見我伯母声言：「今天我要到日本去，特地帶了一瓶酒来，要和家人痛飲几杯分别酒。」伯母也很欢喜，留我在家午餐，她貪酒甜一連吃了五六杯，小妹妹也吃了一杯，我又賞了一个佣人、一个丫头各人也吃一杯，我自己有的是解法，怕她們生疑也放怀痛飲許多杯，吃了以后觉得头晕，赶快跑到房里去拚命喝茄菲，覺得不暈了。再看她們悶倒么，那知一个个的还是沒有变态，都只說：「这酒不好吃，有些难过。」而已，我知道这悶葯制得不好，这回又是失敗，赶快告辞称說要上船去，她們也不留我。过江后又想出第二个办法来，伯母的兒子我的小弟弟鄒安众，他是八岁的小学生，正在小學校上課，我打發我的胞弟永乾去騙他說：「伯母

到漢口看戲去了，要我過江來接你。」他如何不信，便隨永乾過了江，永乾把他帶到日本租界松廬家旅館匿藏着，這是我預先租定的日本旅館，我的四叔來找我，我要伯母拿出一大筆錢來才肯罷休，經四叔調解，由伯母拿出八百元，才把弟弟放出。伯母氣我不過，從此結成終身的仇恨。我為革命籌款想出這許多沒出息的主意，結果不過得着八百元，也不免有些懊喪。兩湖的革命機關組織完成后，譚人鳳才由上海來此，公以前是最急進的，自從廣州失敗後，他也灰心了，他見我還在積極進行，似乎不很贊成。我們說：「不管怎樣，大家都起來幹罷！」他為我們的熱忱所感，也只得允許擔任長江下游的工作，他在漢時又做了一件極重要的工作，那時武漢的革命組織有大江報、文學社、共進會這三方意見很深，經譚人鳳竭力開導調解，才得化除成見，從新合作共同完成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的光復偉業（光復詳情別處都有記載此處從略）。湖北方面我已佈置就緒，湖南方面雖有焦達峯、楊任、謝介僧等先後回湖南去佈置，我恐他們與新軍中同志不很接近，非我歸去不可，但在未回湘之前，我又先同譚人鳳跑到南京，介紹他和萬仁山見面，此人是在參加萍、瀏、醴起義失敗之後，由我把他安插在南京軍隊中的。我們到後，萬仁山又介紹許多軍人前來參加，我們約他們在秦淮河花船上填好誓約，囑他們加緊組織。八月初間我才又回到湖南，到時曾傑、焦達峯、楊任、謝介僧諸同志已經組織得有相當的頭緒，他們以曾傑所辦的文明繡業女校為總機關，另外又設立一個秘密分機關，就是焦達峯、袁劍非等所組織的賈公祠體育學堂。因為借倡體育可以操槍打靶，又可以多召集同志在那里開會，機關成立後，又分配任務，伍任鈞在優級師範，李洽、龍鉄源在鐵路學堂，周岐、唐鎔在實業學

堂，黃石安、劉敦梁、陳圖南在陸軍小學堂分別擔任聯絡，譚性恂擔任偵察，李洽又在南門外制炸彈，袁劍非在落星田開設定忠客棧，供給同志的住食。

新軍自三月初二日，在天星閣開會被洩露后，劉文錦聞風逃滬，徐鴻斌、張海斌等均被开除，徐鴻斌又投入中路巡防營第一營當哨官。七月初十日劉文錦由上海來信給各標營同志囑他們加緊組織，趁四川鐵路風潮，即速起義，安定超、彭友勝、丁炳堯、劉光瑩、劉銳、丁惠黎、鄧超、劉安邦、譚滿芳、熊光岳等乃於七月十二日（九月四日）在清水塘山上秘密會議，決定擴大組織從新佈置，推徐鴻斌、王鑫濤、劉光瑩等聯絡各巡防營，由安定超與同盟會同志丁洪海、黃石階、黃石安、袁劍非等向政商學各界去聯絡，原來湖南自去年諮議局成立以來，一班憲政黨分子認為清朝不久就將實行憲政，正是他們攫取政權的機會。所以由譚延闓、陳炳煥、羅傑等人領導組織許多類似政黨，實際就是爭取個人權利的小團體，當時有所謂「政聞社」、「自治公所」、「辛亥俱樂部湖南分部」及「鐵路協贊會」諸名稱，這些團體都是「保皇黨」所分出來的，其發縱指揮的是羅傑，其所共同擁戴的是譚延闓，他們在湖南政學各界佔有最大的勢力，又因湖南諮議局是他們所獨佔的地盤，更加可以公開活動，連官府也不敢奈何他們。但其中也有不少的热心愛國分子，尤其是各學堂的学生，他們因醉心革命誤認這些組織就是革命團體，而盲目加入了。本年三月間我黨在晏家塘机关里開會時，曾傑、文斐、文經緯等人認為這些團體中分子也是我們爭取的对象，所以標營的同志也推舉代表去向各界取聯絡，豈知后来起義成功倒替这些人造成反客为主夺取政权的好机会，真是可嘆。我回到了湖南得知以上的情形，極不贊

成，那时譚心休也由上海中部同盟会推举他回湘活动，認為：「这个办法很好，正可借这些公开的团体作我們的掩护。」我虽拗不过众人的意見，心里仍不以为然，只專意的去运动军队。当时刘文錦虽然不在長沙，但有吳任在四十九标作我的助手（他不幸在起义时病故了）。所以廿五混成协已隱然入了我的掌握了，湖南的运动大体成熟，那时有旅鄂中学的同志閻鴻飞由鄂归来，見我們積極进行他兴奋过甚，魯莽的打一电报給湖北同志說：「湖南已經准备好了。」鄂中同志也便加紧进行，孙武赶制炸彈不慎風声外露，清吏大肆搜索，以致激成武昌八月十九（十月十日）晚之倉卒起义。

湖北起义后，我就約集許多同志在作民譯社共謀响应，又常到邵陽中学堂和譚心休筹商进行。他自八月初間由上海中部同盟会派来主持策动，但深居簡出不大与在省的同志多接头，常由我把外間情形告訴他。八月廿二日（十月十三日），我又約集新軍代表安定超等多人在作民譯社开秘密會議，决定於八月廿九日（十月廿日）起义，安定超对我說，当天还有陈作新約他們在紫荆街福寿楼与政商学各界代表黃鏌、左学謙、黃翼球諸人見面，会商进行，問我同去否？我說：「此輩是临时投机的最不可靠，我是决不去的，你們去时也得小心些，不要上他們的当。」安等唯唯而去。原来宪政党的人（即保皇党）素来仇視革命党人和会党的，自从本年鐵路風潮湧起后，四川、湖北和湖南各省的宪政党人想趁此机会假借民意要挾清廷以保持他們的私人鐵路股权，紛紛推派代表晉京向清廷請願，反对鐵路国有。不料清廷悍然不顧，將那些代表驅逐出京押解回籍，他們羞憤之余，仍想利用羣众来滋鬧，出一出他們的气，四川的代表蒲殿俊（四川諮議局議長）乃对湖南的代表左学謙（湖南諮議局議員）說：「現在

非大鬧不可，要利用會黨才可大鬧，四川有的是袍哥，你們湖南的會黨想必也不少，我們都回去準備罷。」蒲殿俊回川后，果然與袍哥聯合起來，鬧成包圍成都的大風潮，同時並派代表潘江等到湖南來取聯絡，但湖南的士紳素來鄙視會黨朋友，苦無門徑向他們取聯絡，恰好我們的同盟會也想趁此鐵路風潮把問題擴大，成為革命風潮，自動的打進一些革命黨員到他們的團體里去，如文經緯、文斐、吳作霖、曾傑等就是我們的同志滲進去的，他們的鐵路協贊會設在太平街賈太傅祠，我們也辦了一個體育學堂在賈太傅祠，借此與他們取聯絡。但他們此時還不知道這些人是革命黨，到了八月十九日武昌光復以後他們才大吃一驚，不料由鐵路風潮，倒造成一個革命局勢，清朝政府又那樣的脆弱，至此他們才有身家之慮，唯恐革命成功，他們就會身家不保，只有學湖北的湯化龍一樣（湯也是憲政黨的鉅子）也去投身革命，才可保得身家，所以自八月廿日以後，他們都像熱鍋里螞蟻一樣，到處亂闖，經多方物色才從李藩國家中找着一個陳作新，此人雖未加入過革命黨，但最富有革命思想，他由陸軍速成畢業，派在五十標當排長，時常酒后狂言高談革命。在庚戌年春天長沙飢民鬧事，陳作新認為是革命的機會，暗對他的營長陳強說：「我們若要革命此其時矣。」陳強大驚，心想此人如此大胆亂說，必會生出事來影響大眾，乃對他說：「我看你的精神有些失常，趕快銷差回家休養。」當時送他廿兩銀子，銷了他的差。陳作新失業后，便在李藩國家里教書，標里的目兵見他的思想積極，都很同情他，時常出來到他家聚談，所以自治公所的人，把他認作革命黨，由黃鎮、曹惠去邀他到自治公所，與一千人見面，陳對大眾說：「湖南如果要響應武昌起義，新軍由我負責，只是巡防營和會黨須與焦

达峯商量。」他們乃央求文經緯、易宗義介紹認識焦达峯，焦达峯正想运动各界一同參加革命，所以絕不猶豫的便和他們結合了。經双方商定於八月廿二日在紫荆街福寿楼开会商榷进行。安定超等人見有焦达峯、陈作新在場，所以邀我同去，我既不去，他們也自去了，其实这天的会並未开成，因發現撫署的偵探唐滿老鴉又坐在这茶館里，大家見着他都走散了。至次日廿三日乃在玉皇殿集会，到了卅多人，各界人都有，仍決定廿九日举事，推安定超、彭友胜、刘光瑩指揮四十九标，邓超、張建民指揮五十标，刘安邦指揮馬隊，賴楚、譚滿芳指揮工程營，李金山指揮砲隊營，熊光岳指揮輜重營，徐鴻斌指揮巡防第一營，曾國鈞指揮巡防第二營，單舉指揮巡防第三營，易尙志指揮巡防第四營，又推刘芝德运动撫署衛隊，成邦傑去通知哥弟会，袁劍非赴宁乡买馬刀，廿九日由哥弟会弟兄在城內四处放火为号，大体是这样决定了。

那时巡撫余誠格知道湖南的軍隊靠不住，与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商量，將巡防營的槍、砲、子彈繳存軍裝局，每營仅存十小箱，作衛兵警衛之用。至於新軍的子彈早就繳了，連打靶的子彈都存了庫，如此他还不放心，又將四十九标一三兩營調駐岳州、臨湘，五十标的梅馨、蔣國經兩營移駐宁鄉、益陽，原駐各县的巡防隊十余營，則調防省城。他以为原駐外县的巡防隊是不会受革命党运动的，他仍嫌兵力不足，又去電調中營游击楊怀烈帶鎮筵兵五營前來增防，他想借优势兵力去箝制新軍不敢乱动，並可压迫他們进攻湖北的革命軍，那知新軍里同志众志成城，还是不顧一切，竟於九月初一日（十月二十二日）由安定超等發難，一頃間便光复了長沙，他徒然枉費心机而已。

黃忠浩的思想既不同於保皇黨去效忠清廷，也不願隨便與革命黨附和，我與他世交，知道他很深，聽說他添募新兵，故意寫信去試探他說：「你新招的三營將以那一營給我帶？」他雖沒答應，也沒有反對，因此我又與他面說：「湖南的事全在老伯身上，只須一反手之勞，革命便可成功。」他沉吟不答，態度還在兩可之間，原來他已派了他的心腹蕭任前去武漢，偵探察看革命軍取得武勝關么，如果武勝關得了，他便響應；否則事恐難成。他反要學曾國藩去幫助清朝戡平禍亂。我第一次和他說話時，他還沒接得回報，所以態度摸稜，後來我在第三次和他見面，重申前說，他的態度陡然大變，申斥我說：「小孩子不懂事，別再胡鬧。」原來他此時已得着蕭任的回報了，知道武勝關仍在清軍的手中，從此他居然以曾國藩自命，他的軍師廖銘縉（後為革命軍所殺）也自命為左宗棠。余誠格調兵遣將的陰謀，早被我刺探明白，在八月廿五的晚上特地跑到繡業女學堂去找曾傑共商對付之策，正在談話，譚心休忽跑來對我說：「方才接得寶慶的信說，寶慶飢民鬧事，你可以連夜趕到寶慶起事，牽制鎮筵兵莫東下。」曾傑很贊成他的主張，但我很不願意，因為焦達峯昨日回瀏陽召集會黨未轉來，新軍的同志都是我在接头，長沙起事還要我來应付，所以不肯抽身他往，怎奈他二人逼着要我走，還要李洽直送我上洋船到湘潭，我也沒法，其實我早已派劉福泰去寶慶通知謝介僧準備起事了。我到湘潭僱了兩班轎子連夜趕路，兩天便到了寶慶（八月廿八日到），面問謝介僧，並無飢民鬧事之說，我真不解何以譚心休定要騙我離省，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想做都督，他只與標統王隆中取得聯絡，對士兵並無接洽，有我在省於他不便，所以出此調虎離山之計。那知後來長沙起義，还是我所運動的士兵在

發難，推舉都督也輪不到他，倒把焦達峯犧牲了，便宜了另外一個姓譚的（譚延闓），此公誤事實在不小。

一〇 辛亥九月初一日長沙之光復詳情

我走后，中路巡防營第五、六、七、八、十各營，陸續开到省里來了，於是徐鴻斌、王鑫濤、劉光瑩等急忙分向各營去運動，各營目兵都表示同情。到了廿七日（十月十八日），焦達峯從瀏陽回來了，因他的會黨还未到齊，便召集陳作新、安定超、袁天錫、彭友勝、文經緯、易宗羲、吳作霖、袁劍非、徐鴻斌、湯執中、張嘉勳、譚滿芳、劉芝德、丁炳堯、左學謙、劉光瑩、陳林戟、吳瑞卿、王鑫濤、曾國經、熊光漢、楊守貞、黃湘澄、張自雄、易美堂、閻鴻翥、楊世杰、鄧超、柳大純、丁洪海、洪春岩、成邦傑、粟戡時、王猷、黃石咳、黃鏐、黃石安、彭國均、曹政典、曹耀才、蔣名藻、洪蘭生、李海標等一百多人在賈太傅祠體育學堂開一個擴大會議，決定改期於三十日起事，由砲兵營李金山負責舉火為號，各營看見火起，便一齊響應。可是這晚始終未見火光，各同志深為詫異，原來這晚李金山的砲兵營防范很嚴，他無法活動，沒有舉火機會，所以這晚又未成功。到了九月初一日早上，余誠格和黃忠浩在撫台衙門已經得知消息，商量用大砲對新軍營房實行轟擊，這時李金山在四十九標營門口會着安定超說：「昨晚衛兵司令與值夜的關防極嚴，無從下手，要改在初二夜才能發難。」安定超听了心中很不服氣說：「這是已經決定了的不能更改。」到七時三十分便和劉光瑩、王鑫濤、張嘉

勤、丁炳堯、劉清安、楊雨农等临时决定由四十九标即时發動，以吹哨为号，並由安定超負責吹哨，各营听到哨子即时集合。李金山回砲队准备，王鑫濤、刘光瑩通知各巡防营，張嘉勳通知馬队，丁炳堯通知五十标，刘清安通知工程营，楊雨农通知輜重营，八点钟安定超在李金山手里拿到一排子彈，要譚滿芳到四十九标操場吹緊急集合哨子，四十九标二营左队就下楼，把营部軍裝庫打开了，軍需長蔣某問他們「到底甚么事？」安定超說：「今天起义，你听命令好了。」打开以后將子彈每人分給十發，八时二十分各营集合完畢，这时目兵大都已受革命运动，就是未受运动的也一起都跟了集合，官長不知何事，一个个大惊失色的望着。安定超朝天放了三响信号槍，並向目兵演說革命意义，同时傳禁令三点：一、各队由代表指揮官兵都不准擅离队伍，有犯的以临陣私逃論罪；二、严守紀律，沒有反抗的，不准隨便放槍；三、不准取民間物品，如有違犯禁令就地正法。同时即下動員令：1. 彭友胜率四十九标二营后队会同五十标和馬队由北門进城，佔領荷花池軍裝局；2. 安定超率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輜重砲兵工程三营由小吳門进城，佔領諮議局；3. 李金山率砲队进城后即到軍裝局領取砲彈，威胁撫署。動員令下后，便分途出發，旧日官長到这时沒有办法，只好跟了同去，但無法指揮目兵反抗了。当站队时有个隊長易棠齡出来問：「你們幹甚么事？」一个目兵便拿出刀來說：「今天我們起义，你要反对便先杀你。」他沒有办法只好跟进了北門。

上午十时彭友胜的队伍已經进北門，佔領軍裝局。馬队和五十标亦陸續到达，於是又佔領諮議局。安定超出發时小吳門巡防营的管帶目兵把城門关起来，不給革命軍进去，並且叫目兵射击。但目

兵都不放槍，后来黃忠浩、余誠格要他們打，还是不打。安定超到城下叫开城門，城上仍不理會，相持一点多鐘，安定超便叫砲隊退到教場坪，將砲架起來，做將射擊的姿勢，以威嚇守城的巡防營。並揚言四十九標已佔領軍裝局，五十一標一部和馬隊也已進城。各巡防營本來有聯絡，到午后一点鐘，王鑫濤、劉光瑩回到小吳門與守城代表交涉，同時彭友勝也派袁鎮斌率兵趕到，於是城門開啟，安定超等帶隊入城，一直到諮議局。當我們軍隊佔領軍裝局時，焦達峯穿了便衣拿着槍在軍裝局往來，兵士不認識他，以為是奸細，把他捉了，幸而安定超、李金山兩人來取砲彈，見了為他們解釋，並介紹才把他放了。安定超拿了槍彈到諮議局，李金山拿了砲彈威嚇撫署，隨即由焦達峯、徐鴻斌、廖家棟、劉鎮南、成邦杰、楊世杰、閻鴻翥、袁劍非、楊守貞、吳作霖、常治、李洽等沖入撫署里面搜索，余誠格見勢不佳，由院后牆壁挖一個洞逃走了。黃忠浩從後門逃到又一村，被我軍隊捉住。捉住他時正騎在馬上，預備上城牆指揮軍隊，並帶着幾個衛兵，這幾個衛兵已受革命黨運動，他們恐怕革命軍不認識黃忠浩，故意說：「這是黃統領。」革命軍便把他一刀刺下馬來，到了小吳門又用刺刀割下頭顱，革命軍佔領撫署義旗就高懸在旗桿上了。

这里有譚延闓與粟戡時一段談話值得記錄：

「譚延闓對粟戡時說：『當九月初一日晨，汪詒書（字頌年清翰林長沙人）至予家。寒暄后即云：『外面謠言很重呀。』答以「誠然」。汪問：『有無特別消息。』答以「有亦不過謠言。」遂云：

「何不同去看壽丞（余撫別號）探探消息。」乃相與步行至又一村，入則見汪瑞闓（字擷荀時任鹽

道兼長沙关道)、申錫綬、王毓江(均在營務處服務)、沈仕登(即長沙縣知事沈瀛)等俱立坪中，見我笑曰：「新都督來了。」予以此類言語足召巨禍，遂云：「不要亂說，不要亂說。」汪等涎臉嘻笑，拍我肩曰：「你还怕不黃袍加身嗎？」予且行且答曰：「你們不要亂說，這種話是关系別人身家性命的呀！」行至景桓楼下，余撫之僕人見之(系素認識)即請上楼坐：我去請大人來。遂入，及登樓見室內陳列古玩書畫甚多，桌上置一名單，約三四十人，汝列第一名，閻鴻飛第二名，文經緯第三名，若焦陳二人名字均在十數名之后，單上字跡不一，不是一人所書，似係數人集合各舉所知倉猝所書者。無何，余撫至，寒暄畢，即指名單問予曰：「這班人你有認識的嗎？」我答以：「我認識一多半。」又問：「這班人到底何如？」答以：「都是一班好議論者。」又曰：「他們都要革命呀！」答以：「他們能幹甚事，命是容易革的嗎。」余撫云：「是啊，你見了他們隨時勸解勸解，要他們不要瞎鬧生事呀！」忽一僕至稱：「報告大人新軍攻城。」余云：「沒有的事再打听罷。」我等恐其要發命令佈置戰爭，即興辞云：「今日中丞有事，改日再談罷。」余撫亦起又向我們解釋云：「今日新軍開往株洲，他們誤會了，所以說新軍攻城。」我們剛欲下樓梯，又一僕至云：「報告大人新軍進了城。」余撫又云：「沒有的事再打听罷。」我們剛下樓梯，又一僕至云：「報告大人新軍已到了貢院東街。」余撫云：「沒有的事。」隨又云：「要他們準備罷！」又向我說：「回去拜上老太太請他老人家放心，沒有甚么事，不要緊的。」我們乃与点头而別仍自一村出，因思黃澤生(忠浩)老軍務必有所辦法，他駐紮先鋒厅距撫署又近，遂与汪同往訪之。至

則号房一見告我們：「大人已上院去了。」我們即知澤生是走正門进的，悔不該从又一村出来，所以錯過，假使我們从正門出来，必与澤生相遇。遂与汪拟再往撫署，行至轅門，見轅門口大貼其告示，首行大書「中華民國軍政府都督譚示」映入眼中，其字我一見即識为常省吾（即常治別号曾充諮議局書記）所書，乃相謂曰：「还进去做什么赶快回去罢。」抵家不久，即有一班兵士到我家里，請我到諮議局去开会。」

黄忠浩被杀后，各同志集合在諮議局，商量組織軍政府，由文斐报告公推焦达峯为大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当时譚党的人欲拥譚延闓，唆使常治出来大叫：「这都督是临时的，請譚議長出来說話。」譚即向大众說：「今日我湖南革命成功是一樁大喜事，但革命是要打仗的，延闓是文人對於打仗自愧不懂，祇希望各位維持秩序，保全治安。」云云。跟着常治又出而演說大約謂：「革命距成功之日还远，希望革命同志不要自滿，莫以为革命的事就做完了呀！」云云。又議軍政府之下設軍參兩部，推閻鴻燾、袁劍非、吳作霖、閻鴻飞、楊世杰等分別担任。長沙知县沈瀛独不肯降，經人劝说仍然不悟，当时被杀，杀后在他靴統内搜出了余誠格手令，格杀勿論的名單一紙，上面有龙璋、粟戡、时、鄒永成、文經緯、易宗義、吳作霖、洪春岩、文斐、袁劍非、閻鴻飞、閻鴻燾、謝介僧、曾杰、譚心休、王猷、楊任、李洽、成邦杰、楊守貞、焦达峯、陈作新、袁天錫、龙云池、常治、吳超激、楊世杰、刘芝德、向冠臣等三十三人，这名單在余誠格的桌上也放着一張。这时候反动势力並未肃清，到了晚上藩台衙門的亲兵队为汉奸所煽动，突然进攻官錢局，同志夏季佑被杀，王猷腿部受伤，

幸而四十九标第二营左队会同在巡邏的馬队和砲队一連將他們包圍繳械解散，全局始定。

一一 寶慶與新化之光復詳情

八月廿八日〔十月十九日〕我回到寶慶，就把湖北起義和省城同志準備响应的詳情告訴介僧，並說：「我們在寶慶也要即速舉事。」介僧說：「無錢也沒辦法。」我就答应到河街嶺找益美祥店主曾子亿去想办法，這曾子亿也是甲辰年和我在寶慶共謀起事的同志，那年我們开会就在他家，用費还是他的，虽是一个商人他的革命情緒非常热烈。这回我就把武汉起義的情形以及我們的决心都告訴他，並請他捐助經費，他慨然的拿出八百元大洋出来，我們拿着這錢就商定起事計劃。介僧主張我用副都督名义到新化去起事，次日我就动身到新化，首先找着譚二式要他赶快召集人众，他与会党最熟，有的是人，所以找他当然沒有問題，所缺的还是經費。因为我的錢都留在介僧处作寶慶的用費，这里仍要另想办法，我祇好找着我的岳父罗夷伯問他要錢，他在劝学所管金櫃，起先还是支吾不肯，我惡着向他說：「你若不肯，我便打破你的錢櫃。」他把我这太岁沒法，祇得气噓噓的拿出兩百元給我，錢到手之后我便約集刘鑫、楊子俊、孙崎、罗醉白、刘叔原、刘伯卿、譚二式諸人在刘鑫家中开会，商議在三天之內便要起事。新化許多紳士們要求我：「远处發財莫在新化动手。」我問譚二式：「我們的人众所在之地到底去新化近，还是离寶慶近？」他說：「到寶慶近些。」於是我又決定在寶慶动手，譚二式便於九月初三日先走去找譚恒山召集会党人众，約定初八日在寶慶集合。

初五日〔十月二十六日〕我得着長沙光復的消息，初八日〔十月二十九日〕趕回寶慶，即刻約葛天保、陳自新、黃常存、岳意如、畢同、李洞天、唐猷、唐盾仁、謝介僧等在河街嶺機關里開會。葛天保說他的朋友張貫夫現充營長，帶着一營巡防軍駐在五峯舖，離城祇九十里，如果有人肯前去運動，他可以寫介紹信。此時我祇想大事快成功顧不得利害，祇好自己出馬，催着葛天保把信写好，獨自僱了一乘轎子連夜趕去，到五峯舖時營門还未啟開，我喊門進去，請張營長說話，幸而此人果然極明大義，經我說動慨然答應立刻集隊訓話，請我向官兵演說，把革命的意义及武漢、長沙起義的情形一一向官兵解釋申述，官兵聞之無不歡躍從命，天未大明就向寶慶出發。初九日下午三時達到府城，很輕易的便光復了寶慶府，縣官都跑了，沒有殺却一人，也沒有一人與我們抵抗，此時譚二式的隊伍也到了，大家公推謝介僧做大都督，我做副都督，譚二式是參都督，又推鄒代藩組織軍政分府出示安民后，我們又分兵取新化。新化城內原有清兵晏金生駐防，我們進攻的隊伍不過二百多人，快槍不過三十多枝，其餘都是梭標大刀，另外祇拱着許多箱子詐說是炸彈，那時清朝的官兵最怕炸彈，晏金生聽說我們有這許多炸彈，即忙開城擺隊在五里路外恭候，我們入城之后，就把晏金生押了，逼着他下令繳槍，無敢不遵，新化也就是這樣开玩笑似的於九月十一日〔十一月一日〕光復了。

一一一 湖南全省次第肅清

當寶慶各屬光復的時候，湘南也次第反正，衡州是南路巡防統領趙春庭光復的，永州〔零陵〕是

賀寅午光復的，郴州和嘉禾、宜章一帶是李國柱、彭邦棟、劉重、周正群、李天民諸人光復的。湘西方面，常澧兩屬先光復，澧州是前云南蒙自府知府王正雅帶兵數營回他的家鄉（慈利）路過津澧，聽說湘鄂兩省反正，知道清朝大勢已去，他自己在了未年，替清朝鎮壓黃克強的河口起義開罪革命黨，如今也想立功贖罪，以保身家，所以就便在津澧起義，並出師荆沙援鄂。常德原駐西路巡防統領陳斌，他是黃忠浩的死黨，長沙光復後他正在徘徊觀望，適逢楊任奉督任命為西路招討使，率領同志余化龍、胡幻安、陳圖南、涂衡、王大楨、劉敦榮、向忠勇、修先楨、武振、鍾傑、陳凝之、張盛唐、張學澧、楊啟佑等於九月初九日來常招撫，陳斌聞說這些人都是革命黨員，正想替黃忠浩報仇，便假意的歡迎，將他們安置在考棚里做招討使行署，省城九月初十日（十月三十一日）之變，譚延闓又電令他殺楊任正合其意。他乃於十三日帶兵包圍考棚，將楊任捉了剖腹挖心，其餘的同志如余化龍、胡幻安、張盛唐、張學澧、陳凝之、向忠勇等都被亂槍亂刀殺死，陳圖南、涂衡二人也殺得半死，剩下的幾個幸逃脫了。陳逆目的已達，不久也棄職潛逃。常德依然反正，祇有上湘西因有鎮、寧、道、朱益濬勾結中營游擊楊讓烈帶着鎮、寧、道兵盤據在沅陵以上的廿多個州縣，至十月間還不肯歸降，我黨同志黃石安、楊思義、劉建、劉超、蔣維中、武振、謝楚光、修先楨、陳康等乃組織炸彈隊前往征討，以辰州〔沅陵〕考棚街修宅作機關，十月下旬楊思義携炸彈到對河鳳凰山上去試放，震轟之聲驚動滿城，居民皆言：「革命軍到達對河打大砲了。」紛紛關門閉戶自動懸掛漢字白旗反正，辰州的府縣官聞風化裝而逃，楊讓烈知大勢已去，也於當天扯白旗反正。過幾天省方所派的巡按使龍璋同志帶着一營巡防

兵到了，楊讓烈往江干恭迎，龍璋杀之於沙灘以示威。朱益濬在鳳凰得訊知道事不可為，乃亦畏罪潛逃，他所轄各州县次第的自动反正，湖南全省至此才告肅清。

一三三 長沙九月初十日事變之痛史

如今再追述省城九月初十日一回最痛心的事，当初一日各界在諮議局开会推举都督时，譚党的人因沒有达到他們拥護的目的，心里很不服气，乃於次日（初二日）倡議組織一个参議院，推举譚延闓为議長，号称民意机关，把他們同党的諮議局旧議員都罗致进来做参議員，革命党人祇佔少数，他們以压倒之势决定該会职权为：「議決一切軍政措施，凡都督發佈重要命令都要經該会通过才許施行。」他們犹以为不足，又於初三日把都督的事权分为民政軍政兩部，推举譚延闓任民政部長，於民政部之下分設各司（即各厅），司长人选都推举他們的同党任之，又推举未参加起义的四十九标旧标統黃鸞鳴任軍政部長，下轄参謀、軍务、軍法、軍需等处，其人选亦以新軍中未参加起义的旧高級軍官为之。至此正副都督已形同虛設，革命黨員更無从参加政权，祇能袖手旁觀，他們仍嫌不足，視焦陳如眼中釘定要將他去掉。那时焦达峯在反正前所約集的会党已陸續到省，虽未参預軍政事宜，但可自由出入督府，圍繞於焦之左右。宪政党人以为口实，到处肆放謠言謂：「省城进来了不少的土匪，焦督就是土匪头子，省城的治安可慮。」初五日又借口都督未經征得参議院的同意，就任楊任为西路招討使，馮廉直为南路安撫使是为違法，要求都督引咎辞职。陈作新听了慨然道：「誰耐煩做都督說不幹

就不幹。」乃独自上馬出府而去，达峯的本党同志多人來商議此事都說：「不可讓步。」有些激烈同志更為不平，認為這些宪政党人本应在誅除之例，如今反到來約束我們，不如通統將他們殺了。座中有妥協分子出而制止說：「我們革命正要集合羣策羣力，如今就行殺戮，將來誰肯跟我們來革命。」达峯也以為然，祇商議解散这个不必要的参議院，乃着人邀作新進府照常視事，但此時已經風声外露。宪政党人听说焦陈不肯辞职，並有解散参議院誅戮士紳之謀，乃感覺人人自危，急謀对付之法。於夜間約集多人在荷花池开会，当时到会的除宪政党头子譚延闓、陈炳煥及其爪牙数人外，还有黄忠浩的軍師廖銘縉，黄忠浩的胞弟黄誠齋，軍务司長向瑞琮，五十标的營長梅馨、蔣国經諸人。他們所以要約这些人，因为廖黄想替黄忠浩报仇，向瑞琮平素与保皇党有联系，且不满意陈作新。梅馨、蔣国經二人是因反正时駐在外县，至初三日才回於革命無功，焦陈不肯陞他們的官，因而怨恨，时露不滿之言。譚党的人便利用这些人的心理，約他們來用言語挑撥，大致說：「当初我們附和他們反正，原想暫時維持省城秩序，免得糜爛地方，不想近日以來土匪进城的一天天的加多，这焦达峯就是土匪头子，时常声言要暴动，省垣的百姓早晚就要遭殃，我們的性命都將不保，要想一个良策对付才好。」又說：「这次湖南反正，祇有五十标無功，早晚就要被焦陈解散的。」梅馨听了这些挑撥的話立即向在場的人告奋勇說：「这一班土匪讓我來消灭他們，大家听信罢。」梅馨回去后又在五十标兵房里开了一次会，把士紳階級不满意焦陈的話告訴他的部下，並說：「焦达峯祇有会党，不喜欢新軍，我們不杀他，他就会解散我們的。」這話被五十标的革命同志邓超、丁惠黎听着了，馬上去約安定超、刘

光瑩及馬砲步工輜各營同志和巡防營代表在義昌祥開會，商量应付办法。到會的有丁炳堯、陳林、劉清安、王鑫濤、鄧超、丁惠黎、張建良、楊玉生、吳瑞卿、劉安邦、湯執中、李金山、譚滿、芳、賴楚、熊光岳、易尙志、徐鴻斌以及商界劉芝德等多人當時決定四項：1. 各代表回營嚴防目兵被梅馨煽惑，以免附逆；2. 楊玉生、鄧超、張建良、丁惠黎負責開導五十標的目兵不得附逆，並從中組織，如有叛亂者從內部去打擊他；3. 四十九標及工輜兩營如聞事變即登東側高山，準備作戰；4. 馬隊、砲隊、巡防各營，如聞事變立即援助殺賊。決定以後就由各代表簽名發表宣言：「警告各軍不得叛變，如有叛變定當予以嚴厲制裁。」此宣言發出後，反動分子果然知難而退，一時未敢蠢動。不幸湖北的戰事緊急，來電求援急於星火，焦都乃先派王隆中率四十九標全部前往增援，於初六日乘輪出發，此時正給反動分子一個好機會，原來新軍中的革命同志以四十九標為最多，而且最積極，只舉一端可以證明，他們自反正後，所有目兵都陞了官，有陞至營長的，一旦奉命援鄂，全體自動的解職回營，仍當目兵，這種革命精神，真不可及。所以反動分子都畏懼他們，如今調虎、離山正合其意，就趁機進行他們的叛變計劃。九月初九日達峯與參議院會商正擬編組第二批援鄂軍把五十標全部開出去，譚延闓去告訴梅馨，梅馨認為不可再緩，乃於九月初十日先派人邀些地痞拿着票子到北門外和丰、火、柴公司去擠兌，一面着人去催請陳作新彈壓，陳由督府騎馬出北城，行至鐵佛寺，正遇梅馨派其隊長鍾、鎮、堃帶隊趕到，一刀將其砍落下馬，並又割斷其首級持之進城，沿途高呼道：「我們替百姓殺了土匪，大家不要害怕。」一直鬧到督府，經、衛兵攔阻，正在噪鬧，達峯在裏面听着親自出來宣慰，被一

个叛兵从背后一刀刺去，众叛兵一齐动手，将他由景桓楼拖到仪门外梳篦边，达峯面不改色对叛兵说：「杀我無妨，只莫扰乱湖南秩序。」又向梳篦上的国旗敬一个礼，就被这一羣魔鬼用刺刀戮死了。当时曾傑也被捉，叛众正要动手杀他，内有一个叛兵認識他，連忙呼道：「此人杀不得。」才得倖免。

焦陈被害后，譚党的人就倡議推举譚延闓做都督，此时龙璋、譚人鳳、譚心休及其他任參議員的革命同志，默察当时的形势，只提防他們莫扯龙旗归順清朝而已，所以無人敢出而反对（后来譚党的人反誣說譚延闓任都督是譚人鳳持刀逼着他幹的，这显然是遮盖之詞），於是仍由这一羣叛兵蜂拥至荷花池譚宅，將譚延闓生扯活拉的拖到都督府来，請他做都督，譚吓得面無人色，向着大众作揖說：「你們無論派我何事我都不敢辞，只莫要我做都督。」粟戡时知其畏惧再被弑的心理，便向众演說：「下弑其上，此例最不可开，如果長此下去，其乱將無止境，还影响列国对我交战团体之承認，以后万不可再有此类事情發生。」众叛兵齐声应諾，譚心始安，当即發洋五万元犒賞叛軍，同时又假意的悬赏五万元緝拿弑焦陈的凶手，从此湖南的政权就長期的落在湖南的官僚宪政党的余孽之手了，言之可伤。

一四 反对妥协投江自殺

我去攻打新化后，謝介僧也在九月十三日晉省把宝庆的事交給軍政府办理，他还不知道焦陈兩督

已被杀害，冒昧前往，一到省城便被他們捉住，幸得譚人鳳力救，方得出獄。当时在省的同志也是死的死，逃的逃，后来連譚人鳳也站不住脚跑到湖北去了。我得着这些消息痛心之至，便把宝庆、新化交譚心休接手，自己也到湖北去請兵报仇，会着孙武諸同志，他們說：「我們只就心你也被譚党所害，原打算把这里弄清楚后，就出师湖南替你們报仇，不料汉陽失守，这里軍事上正紧，暫無余力对付湖南，只好留待后日再說，現在南京已經光复，你且到南京与克强商量去。」我便同蕭翼鯤到南京，譚人鳳也到了那里，我与他同去会黃克强把湖南的事哭說一番，克强說：「目前沒有好办法。」譚人鳳暗暗拉我的衣，我莫名其妙出来，他对我說：「陶成章被人暗杀，你总知道，我劝你对此事以后不再提了。」他這話我始終莫名其妙，其实陶成章是陈其美与他爭光复会的領導权而被暗杀的（兇手即蔣中正）与这事何干。一九一二年元月中山先生当选为开国大总统，所有革命党的出头人物都得到了重要位置，我的革命目的根本不在做官，懶得与他們竞争，他們也便遺忘了我，只有譚人鳳論他的功績与資格决不会在胡汉民、陈英士諸人之下，他們竟不替他留一个位置，我很替他不平，他自己也不免牢騷。在汉陽失守武昌吃紧时，黃克强与黎元洪都已离开防地，武昌剩一空城留給譚人鳳去独力撑持，那时他的名义先称北面招討使，后推为湖北总司令。南京光复后武昌的局势稳了，大家又把他挤开，推他到南京去当代表，在选举大总统时，只有他一个人投了黃克强一票，其余都是票选孙中山，因此不为当局所欢喜，把他閒在上海遛馬路，我在南京無意中遇着旧同志罗澍蒼从广东来，他也替譚鬚子抱不平，打算把曾傳範的一旅人調来归譚节制，曾傳範也是我們常共患难的老同志，只要

我向克強說產生一個名義給譚鬚子，再由我去一個電調他，他沒有不來的。於是我先到上海告訴譚人鳳，他也喜歡，只是用什麼名義正在推敲，鄒代藩插進來說：「你在湖北不是現有個北面招討使的名義嗎？」大家方纔領悟，我即刻發電調曾傳範來滬，會回電即日開來，我們便把北面招討使的牌子掛起來，我又到滬軍都督陳英士處說知，他慨然的幫助軍餉十萬元，再到南京去告訴克強，他也承認了，也幫助三萬元的開拔費。會傳範到後仍嫌兵力不足，又將新化譚二式所部三營調來，他是譚鬚子的兒子更無問題。沿途又有我和譚鬚子打電給湘鄂兩督照料，不多日便到了上海，正想整軍北伐，忽然南北和議告成，袁世凱繼任大總統，通令各省軍隊改編。譚人鳳調任川漢鐵路督辦，所部應即解散，不遵者以土匪論。譚遵命照辦，我獨持異議，對譚說：「袁世凱決靠不住，不特你的軍隊不可解散，連南京應裁撤的軍隊都不可裁撤，否則後悔無及，等到袁世凱真個要做皇帝時，你們想再招這許多兵也來不及了。」譚人鳳不依，我堅決的說：「你去和克強商量，把所有不要的軍隊都配好子彈，交把我帶到綠林中訓練去，等到大局變動時也好出來備用。」譚人鳳罵我道：「你發神經病嗎？」我氣憤不過，又見一班老同志只圖苟安，馬馬糊糊便把民國重任交把靠不住的袁世凱，辜負我們從前的一片心血。因此鬱悶於心，決計自殺。四月廿日夜間，我坐人力車到北車站去搭開吳淞的末班火車，想到吳淞去投長江比較清白些，等我到站車已開去，我只好改投黃浦江，便到車站里的西餐室買了兩杯白蘭地喝了，就在餐棹上寫了一首不大高明的絕命詩，詩曰：「轟轟革命十余年，志滅胡兒着祖鞭，不料猿猴筋斗出，共和成夢我歸天。」又在詩後批了幾句話說：「我不死吳淞而死黃浦，希望譚

人鳳等人注意袁賊。」寫好后我又坐車回招討使行轅，走進我的臥室，與我同室的人鄒代藩、曾傑、謝介僧、李洽等都未回來，我把詩放在棹上就走，仍坐人力車到黃浦灘，給了車夫五元，叫他轉去。將上身的洋服脫下，金表金鍊都放在岸上，即忙向江心縱身一跳，以為從此脫離人世了，我在水浪之中打了几滾后，就失去知覺，等我醒來時，已經睡在巡捕房了。看護的巡捕對我說：「當你跳下水時就被划子上的人看見，他們爭着來打撈，用鈎子鈎着你的西裝褲，才把你拖上，當時叫近岸的巡捕把你送到捕房，你的上衣和金表也送來了。」我才知道仍在人世，很覺無謂。第二天譚人鳳等看見我的絕命詩，急忙派人到黃浦灘尋訪我的屍體，毫無蹤跡，隨即動文去通知陳英士，由滬軍都督府知照巡捕房這才把我找着。當他們多方找我時，又在報上登了一欄啟事，以致轟動了各報的記者，紛紛前來訪問，我厭煩極了，決計離開上海到北京去觀察形勢。我的世交熊希齡在當財政總長，誤會我是來京找差使的，問我：「進行那件事？」被我臭罵一頓，我心中所念念不忘的仍是要替焦、陳、楊報仇，雖然黃克強到京時曾勸我回湖南，並要譚延闓匯川資來，我都沒答應，只有孫武與我同情主張暗殺，先從梅馨入手。我們又送焦達峯的胞弟焦達人五百元，要他弟報兄仇，刺殺梅馨，如果有人為難他，我們都起來說話，豈知他一去無音，使我們失望，只好自己回去組織，同時在湘的同志紛紛來信催我，所以我又告別孫武回到湖南來。

一五 志切報仇回湘活動

我到湖南本不願和仇人譚延闓見面，只因同志葛天保被他捉去當宗社黨辦，我不得不去見他營

救葛天保，他見我去屈就他，喜出望外，登時把天保放了。並說：「彼此世交諸事還請幫忙。」我問他為什麼要殺焦、陳、楊，他把責任推在士兵身上，他又留我吃午飯，親自開了一瓶白蘭地，我也敷衍他一頓。次日就聘我為都督府高等顧問，他雖然拚命拉攏我，到底還改不了我的報仇心，時常與謝介僧、周來蘇、刘文錦等秘密商討对付他的計劃。譚延闓見我黨激烈的同志都回來了，他虽碍着黃克強、宋教仁的面子不敢怎样，但恐留着梅馨、向瑞琮等人在省与我黨碰着終會發生亂子出來，所以把他二人保送到中央去任職。因此我黨的勢力也漸漸又長大起來了。譚延闓又感覺不安，尤其見我為激烈分子所擁護，視我如眼中之釘，想尽方法要把我騙走，先託羅儀陸向我疎通，送我一個赴美考察的名義，到美國去留學。我不答應，后又下个條子到秘書室備文去中央保我授陸軍中將，我都拒絕，依旧進行我的秘密組織。中間遭祖母之喪回到新化，又由新化暗招數百人下省與騎兵团長刘文錦、水師統領易棠齡、分統領楊玉生及謝介僧等密謀起事，推倒譚延闓，被偵探刘石渠所悉，走報譚延闓。譚將易棠齡扣押，刘文錦、楊玉生免職，送謝介僧一萬元要他離省。謝介僧和易棠齡又把此事全推在我一個人身上，那時黃克強、宋教仁先后都回到湖南一趙，譚延闓正想巴結他們，不敢奈何我，只得託周震麟、彭庄仲、伍任鈞諸人向我疎通說：「譚延闓實在對你不錯，既送你出洋考察，又保你的中將，要多少錢就拿多少錢，这回的事也不願根究，他決不學漢高祖殺功臣，只劝你安靜的住在湖南不要再鬧了。」我見一般同志都是這般拉稀，一人孤掌難鳴，也只好答應不再與譚為難，但我的心中总有些不甘。

一六 宋案發生譚延闓調虎离山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凱派人刺殺，我对譚延闓說：「我們必要報仇，我決計到上海去与克強諸人商量去。」譚延闓說：「你不用到上海去，我們請你到湖北去，湖北的同志如孫武之輩，都同你好你可以同他們去聯絡，对湖北的軍隊也要把他聯絡好，將來南北有事湖北是要緊的，要錢數十万或一百万都由你去用。」我說：「既然这样我就到湖北去，現在不用多帶錢去，只需兩万元便足，等到要用巨款时我再打电来。」譚延闓更表贊成，当时便付我兩万款子又交密碼一本給我帶去，我回到私宅立即把家眷遣送回籍，帶着同志十余人於四月初到达漢口，先会着孫武，再与軍中諸旧同志見面，交些錢給楊王鵬要他去聯絡其他的軍隊，又囑王道在法租界租定一所房子作机关，就請他幫同主持。此时孫武的态度略有变更，他不主張再開南北風潮，劝我也莫管，我乃与他漸漸疎远，只与詹大悲、甯調元、熊越山、鍾仲衡、时功玖、夏述堂等数十人时常見面。五月初間在国民党漢口交通部开过一次会，情緒都很激昂，又在詹大悲的家中开了一次秘密會議，商議进行計劃。此时袁世凱的軍隊紛紛南下，河南的白狼派熊嗣鸞、賈誼代表来漢口同我接头，我委白狼为湘鄂豫三省聯軍先鋒司令，並派賈誼回河南用地雷炸燬黃河鐵橋，使袁軍不能繼續南下，不幸在埋放地雷时被袁軍拿獲，用極刑供出同党，熊嗣鸞与他同时被害。我又要王道購買德國白郎林手槍一百枝，分送軍界諸同志。六月下旬我听說李烈鈞免了都督职，后又回到了江西，我派刘庭举去取聯絡，在九江遇着李的秘

書長何海鳴，因李还未到，由他代回了一信交刘帶回。刘庭举在船上被黎元洪的偵探發現，知道他与李烈鈞接头，便跟着上岸，一直跟到民國日報門口，見刘走入報館，以为他是替民國日報向李烈鈞接头的，不知道他是由報館的后門通到我机关的。偵探即時报告黎元洪就派軍警会同法租界巡捕將民國日報查封，搜去文电佈告多件，並將曾毅、周覽、楊端六、成希禹等四人捉去，我的机关幸未破获。

这几天張声煥从湖南来，譚延闓託他帶了三万八千元来接济机关，他先去見詹大悲、楊王鵬，被詹大悲截去三万元，只交八千元給我，詹是最激烈的同志，他有了这笔鉅款，見机謀洩露就想先發制人，即日起事，跑来對我說：「我們有了錢，今晚就要动手。」我說：「一切都無准备怎好动手，我們的兵力还远不如敌人，李烈鈞处尙無动静，湖南的軍隊也沒有准备好，目前决不可輕动。」詹大悲不依非幹不可，我再苦口相劝他終不听从，並盛气的答道：「我今晚一定幹，看你动不动。」我見他如此坚决，只好电告譚延闓，叫他准备接应。詹回去后就下命令，命鍾仲衡、何作儔、黃子監、时倚、方汉等运手槍炸彈赴汉陽造纸厂与已受运动的黎天才所部进攻兵工厂，又命临时集合南湖的徒手兵进攻武昌的起义門，由門内埋伏的徒手兵放火接应，此項命令真同兒戲，鍾仲衡等到达造纸厂进門便被捉住，登时槍斃。南湖徒手兵的机关亦即破获，城内的接应也無动静，我与王道等在机关内听音信，許久寂若無聞，派人至詹处探問，也說：「沒消息。」次日方知已經失敗，第二天晚上詹还是要幹，在武昌城內到处放火，汉口、汉陽均無动静結果还是失敗。同志被杀者更多，單是督府衛隊同志被杀的即有数十人之多，詹大悲輕舉妄动，使我前功尽棄。在汉口的同志还不知躲避，甯調元、熊越

山居然坐着馬車出遊，招搖過市，被偵探偵知他們的機關，在富貴館將他們拿獲，所有重要証據及計劃書都被搜去，經租界引渡把他二人槍斃。詹債事後一人逃往上海。黎元洪便電請袁世凱懸賞通緝，同時被通緝者十五人，我也名列第二名，我的機關雖未破獲，但在這樣形勢之下，一時未便進行，我暫時隱匿數日，后將機關交王道主持，就乘日輪返湘。譚延闓慰勞我說：「此次未被捉去已是萬幸，袁世凱通緝你的電令已到了數天，我未發表，你且在省休息罷。」過几天我因事進府，譚延闓鬼頭鬼腦的把我拉進一間房子里，密對我說：「你不要出來亂跑，現在湖北來了一個偵探長，要我將你交給他押回湖北去，他帶來的偵探還不少，如果在街上碰着你，我就無法救你了。」我信以為實，次日就由省往醴陵在百鍊公司避居几天（這公司是辛亥以前的革命機關，去年黃克強回湘時，我和彭庄仲、劉承烈、刘文錦、周來蘇、謝介僧、龍養源等七人向都督府硬要了三十萬元作資本來擴充營業，除鍊焦外兼買賣鑛砂。），后来回到省城，謝介僧對我說：「你这回中了譚組安之計了，他見你在省瞎鬧，碍着克強的面子把你設法，湊巧你自己告奮勇要到湖北活動去，他便將計就計故意資助你去闖禍，好讓黎元洪杀你，不料你还溜撒，居然逃出命來，仍回到長沙，他乃再用調虎离山之計，故意造作謠言將你吓走，以免伤他的腦筋，如今他已被迫宣告獨立，你可無妨了。」我才恍然大悟。

一七 二次革命譚延闓首鼠兩端

自宋案發生后，譚延闓和黎元洪越發信使往來不絕，凡湖南同志一切言動，都尽情密告元洪，大

概我由汉口寄来的报告都会轉給元洪了，可惜我們还在夢中。不仅如此，他还派有梅馨、向瑞琮常駐北京，随时將湖南的内情密告袁世凱，袁得知湘省情况后，深恐譚延闓归順有心，而駕御乏术，压不住湘人对宋案的憤怒，乃为釜底抽薪之計，於五月間派向瑞琮、唐鏡三、唐乾一三人携帶鉅款回湘，运动看守三公祠湖南火葯局之警衛兵，縱火焚燬火葯局，將内存之槍砲子彈通統燒完，湖南以前虽号称五师军队，都是巡防营和新軍（一旅即廿五混成协）所混編的，实际上人槍不足三万。一九一二年秋，督府因其不合新編制將各师取消，仅留两个步兵团一个砲兵团，以程子楷、陈强、唐蟒三人領之，另編几个守备队略似以前的巡防营，把編余的槍砲子彈都存在火葯局，如今燒得精光，則全省军队不足兩万人了，以如此單薄的力量，如何造得反来，所以譚延闓倒为之称心快意，以此作为口实来拒絕国民党人的討袁主張，無如湖南的人民对袁世凱暗杀宋教仁特別憤激仇恨，皆表示不顧一切要和袁世凱幹一幹。七月七日譚人鳳由上海来代达克强的意旨說：「贛、苏、皖、閩、粵各省决計在七月間起义討袁，湖南万不容坐視，要立即响应。」譚延闓仍推說槍彈不足，譚人鳳替他打电商請粵督陈炯明設法，粵方答应叫湘督派人前去購办，譚延闓沒法再推，才派罗澍耆前去赶办。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湖口發难，十五日黃克强入南京成立总司令部宣告討袁，苏、閩、皖、粵各省及川东同时响应，湖南的同志急不可待，逼着譚延闓也於七月十七日宣佈独立。但他在未独立之前，曾經派江儒持函告訴黎元洪說：「湖南羣情憤激，無法制止，延闓已准备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等語。黎元洪回復他說：「徒死無益，不如陽示附和陰圖救平。」云云。延闓有此把握，所以十七日那天無抵抗的便

宣佈獨立了（他的函電后来在黎元洪文電集中發現了）。我在醴陵休養時接着漢口機關王道的密信說，江西即日就要獨立，他已用我的名義，即湘鄂豫三省聯軍第三軍總司令名義，發出許多委狀給湖北軍隊中的同志，要我即速來鄂主持準備響應。我乃於十四日進省會譚延闓，他假作歡喜的對我說：「如今好了，江西獨立了，你可以出來了，這回要把你抬出來才對得起你。」我便把王道的信給他看，他連說：「好極了，你就用這個名義到湖北去活動罷。」他又要我先和周震麟、程濟商量一下十七日湖南宣布獨立，派程子楷為討袁軍第一軍司令進兵通城，唐蟒為援贛司令進兵萍鄉，蔣翊武為豫鄂招撫使，我仍用湘鄂豫聯軍第三軍軍長名義偕同程子楷、蔣翊武出發到岳州，后来我們出亡時，在報上看見黎元洪替譚延闓申辯的電謂：「譚延闓調兵赴岳事先曾派人來告，謂各軍均駐長沙深以為憂，故調赴岳州以分其勢。」云云。我們才知上當。

我們進駐岳州時，袁世凱已有几艘砲艦，泊在城陵磯監視，使岸上的我軍不敢動，我寫了一封長信去招撫，他們只打一個收條回來，並無回信。我便招集會水的水鬼十余人，想用水雷去轟炸他，特地回到省城趕办水雷，走到都督府去見譚都督，那知情形大變，他們正在商議取消獨立，譚延闓說：「黃克強已走了，湖南的獨立怎樣办？」譚人鳳說：「未獨立前我不贊成，既已獨立只好向前進行。」文經緯、易宗羲立起來說：「我們今天主張取消獨立。」吳作霖拍掉說：「有不贊成取消的，今天就对不起。」譚人鳳見此舉動便無言的走出督府，我正想跟着他走，忽听第二間办公室內有文斐、李祺兩人在大聲說：「取消獨立总要犧牲几个同志嗎？」我听着這話心想文經緯、易宗羲、吳作霖、文斐

这几个狗才，自焦陈死后都变了节，只想依付譚党搞官做，如今又想牺牲同志去降袁世凱，总有一天要輪到他們的。像我是被袁黎通緝的人，我不急走必受其害，又見周震麟、刘承烈也都走了，我便向譚延闓告辞說：「我要离开湖南。」他說：「器之你不要走，我已經租了一只洋船，我們同走好嗎？」我假意唯唯的答应，急忙的出了都督府，把本日的情況憤憤的告訴在外的众同志。葛天保說：「我們还是要幹。你不要急走。」但是我已气病了，心中鬱結不暢，似乎要吐血，又怕辜負諸同志的热忱，也就答应不走，搬到岳麓山云麓宮去养病，住了半个月，葛天保又來說，他們已經运动了不少的军队就要起事，劝我即速回去。此时我的病已經差愈，便又回到天鵝塘，刘松衡、魏伯益、楊久明等都来同我說：「在四五天内就可以發動，逐出譚延闓再宣告独立。」我得着这消息病为之愈。到第四天晚上，果然军队發動向城内进攻，槍声不絕，可惜城内不能接应無法进城，又無其他接济，到天曉时即行失敗，变兵一营全数潰散，城内指揮的同志刘松衡、魏伯益、楊久明均被捉去杀害。葛天保逃到我处，我資助他急速离省，我也到南嶽山去暫避。住了十几天当地的民众都在猜疑我，我站脚不住，乃又化裝到省，此时譚党的人正在准备欢迎湯薌銘。我仍化裝一个乞丐，跳到日本輪船，睡在厕所边的甲板上，到汉口又跳过开上海的日輪上伏着，我的佣人却押着我的行李住在房倉里，一路幸無人識破，安全的到了上海，打發佣人回去，自己便亡命到了日本，不久葛天保、王道等也赶来了。

譚延闓於八月十三日取消独立，並通電說：「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闓不任其咎，湖南取消

獨立，瓜熟蒂落延闈不居其功。」是何等的滑頭，後來湯薌銘到湘，他又開了十几个人的名單交把湯薌銘做禮物，說這些人都是激烈分子逼着他獨立的，湯乃按名逮捕，除了已經逃走的我和譚人鳳、周震麟、龍璋、程潛、唐蟒、劉承烈、仇鰲諸人外，其餘未走的楊德隣、文經緯、易宗義、伍任鈞、梅景鴻、楊守貞諸人都被槍決，文易兩公是主張犧牲同志去降袁世凱的，也名列譚延闈的禮單內，冤哉。

一八 組織民義社繼續討袁

一九一三年冬，我們住在東京，見亡命來日的同志一天天的多了，王道建議：「我們湖南的在日同志應來一個組織，繼續去革命。」我深以為然，即日約集同志多人在我的寓所三湘別墅開會，到會者有劉承烈、劉文錦、葛天保、王道、譚蒙、王伉、蕭宏濟、劉白、周况、李武等數十人，議決定名為民義社，公推劉承烈為社長，我為副社長兼財政部長，王道為總務部長，李武為軍事部長，這些同志都是湖南在日的激烈分子。除了劉承烈兄弟外，其餘都是沒飯吃的苦同志，凡是有飯吃或做過大官的人，都不肯來，我們也不要他們。只有劉承烈雖不是個積極分子，但在湖南做實業司長，臨走時帶了不少的公款來，大家想利用這項公款做經費，所以公舉他做社長。不料他一毛不拔，留着這錢供他和他的兄弟劉文錦揮霍，听憑這些苦同志去餓飯，有些人甚至連紅薯都沒得吃，也不肯接濟一文，激惱全體同志，結隊到他家去鬧，甚至要打他，還是沒得結果。於是又開會取消他的社長，公推我來當

社長，我虽然与这些人一样的穷，但肯四处想办法挪借，如新化的鑛山、醴陵的百鍊公司，都是我筹款的目标，常派人去捐借，前后所筹将近百万，我拿着这款就派遣同志到内地去組織革命机关。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所有長江一帶尤其是湖南被袁政府所破获的革命机关，大都是我民义社派去的同志所組織的，牺牲同志不知多少人，后来中华革命党成立，世人都把这些賬写在陈其美的身上，我也懶得与他去爭这笔血賬。

一九一四年三四月間，中山先生組織中华革命党，由陈其美負組織的責任，逼着黨員要打指模印，誓約上又載明要服从孙先生一人，有許多人都不服气，不肯加入。尤其湖南同志几乎全体不入，只有陈家鼐自己向中山要个湘支部部長的委狀，去街上招搖，湖南同志也無人理他，只爭着来进民义社，中山先生便注視我們，託居正来向我們疎通，我們为中山先生的热忱所感召，也就不得不全体加入，對於湘支部長一席，我們爭持要投票选举，中山也答应选举，結果我又当了选。但中山的本意是屬望於覃振，他見覃振未当选，又令將选票作廢，由他任命覃振为湘支部長，民义社同志大动公憤，要打居正。中山又命許崇智来調停，委我为湖南司令長官，大家才不鬧了。后来覃振又要求司令長官必要兼支部的軍事科長，我嫌他是政客不願与他合作，也就辞职不幹，仍用民义社的名义繼續进行我的革命工作。覃振也另保林德軒任司令長官，此人作事巧詐，每逢我社的同志因机关破获殉难时，他必去向中山痛哭，說是他派的要求撫卹，待把撫卹費領到之后，便插在自己的荷包里，后来成为湘西一富翁。

一九一五年夏我回到上海，主持策动長江一帶的革命，在滬招集不少的青紅幫供我社驅使，又派多人去运动江陰獨立，我們已經运动成熟之后，陳英士才派楊虎、蔣介石前去參加，后来这賬也写在他們的分上。我又在上海办一報館，名曰救亡報交王道去主持，同时薛大可也办了一个亞細亞報分館，在上海專門鼓吹帝制。王道帶着許多同志去把他搗毀，陳英士运动肇和兵艦起事，我社的同志也帮着在岸上活动，打警察局搶槍枝都是王道率領打手去幹的，南京警察廳長齊燮元被刺未中，也是我社同志幹的。

一九 枉費气力又替譚延闓造机会

一九一六年正月，我社的同志楊王鵬、龔練百、廖湘芸、高建鈴、李堂、譚蒙等在長沙起事，进攻湯薌銘的將軍署，同志死者數十人，楊王鵬、龔練百、李堂都殉難，其壯烈与黃花崗之役差不多，虽然当时未成功，却發动湖南人的驅湯勇氣。后来程潛与桂軍进入長沙，湯薌銘棄城而走，未尝不是这次的壯举把他的胆子吓虛了。在此役我社才建立軍隊兩千余人，都是我派王協在湘收集的散兵，程潛到時，我才回湘把王協所收的部隊編为第一旅，我自己任旅長。当时湖南情形复杂，各派林立，劉人熙虽被举为督軍，不过成一傀儡，程潛号称总司令，实力也不充足，真正的力量还是操在譚延闓之手，只因我社同志进攻督署，湯薌銘吓慌了求救於乃兄湯化龙。此人在宪政党与譚延闓是密切的同志，那时他正在上海，譚延闓躲在青島，他得着兄弟的急报，便把譚延闓請到上海来託他疎通，克強約

束党人莫与他的兄弟为难，並答应把湖南的政权归还譚延闓。譚即乘机要求湯化龙介紹陈复初、赵恒惕、陈嘉佑（陈炳煥之子）三人先回湖南去建军，那时蔡鍔已經出师討袁，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就要倒台，湯薌銘事急求人不敢不依，即刻补充陈复初等三人的槍枝，派他三人当旅長，后来湯薌銘临走譚延闓又派曾繼梧回湘。湯薌銘把李佑文一旅也交給他，又把陈复初、赵恒惕兩旅扩充为师，共成一軍，委會繼梧任軍長，並把督軍印信也交給他才走。譚延闓有这許多力量又会鑽营，把黃兴、蔡鍔兩人哄得喜笑颜开都支持他繼任总统，黎元洪更不消說早就勾結好了，所以又得回任湖南督軍兼省長，湖南的政权依旧又落到宪政党譚延闓的手里。革命党人白費一生的气力。跟着曾繼梧又逼着解散我的軍隊，我灰心已極只得讓他解散。

二十 心灰意冷羞談革命

譚延闓再次督湘后，我認为中国革命最不徹底最無正誼，無論如何革不好，从此我決不再談革命了。然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与世浮沉，在旧革命队伍里任过几年的閒职，無非是顧問參議之类，只混一混飯吃而已。一九二四年孙总理指定我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也無所建白。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我任第六軍參議，奉程潛命运动叶开鑫所部，師長鄒鵬振加入国民革命軍。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反动，我越發灰心本不願再在污濁社会里混飯吃，但到一九三〇年为胡汉民所敦劝，要我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撰修委員，我念先烈的史实不可不彰，又恐蔣党顛倒是非伪造党史，不得不出而与

之奋斗，故又任伪职，無如心与力違，在职十八年，屢次与徐忍茹等爭論，揭举他們的伪謬，終敌不过他們的反动势力，結果仍編成一部伪党史。

廿一 反本归真重上正軌

一九四八年，我深愧自己勇气不如当年，明知蔣中正反动得不可救药仍然跟着反动政府混飯吃，实在有些对自己不起，所以棄职回到湖南，来寻找革命的出路，幸承諸革命同志提携我与諸君子共同組織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参加一九四九年的湖南解放运动，这才上了革命正軌，也許是我最后的力量吧。

一九五五年五月鄒永成病榻口述楊思义筆記

記白狼事

乔叙五

編者按，白狼軍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与北洋軍閥轉戰於豫、皖、鄂、陝、甘五省，袁世凱會動員了二十万人圍剿，实为辛亥革命后可注意的事件，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当时报章杂志記載虽多，但很不一致，以至它的詳細情况目前尚未十分明了。文中記載白狼活动的概况，可供参考。文中所言白狼

軍發展和失敗的原因，須待大家深入研究以后，才能确定。

辛亥革命前后，河南的农民起义遍地爆發，如一九〇三年的抗粮抗捐运动，宣統末年張黑子、王天縱等的起事，民国初年白狼、老洋人、樊鍾秀等的起事，對於封建势力的打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以白狼的起事規模最大，余曾参与战役，知之較詳，故录出以作参考資料，惟材料欠丰，遺漏甚多，尙祈教正为荷。

乔叙五於成都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九日

一 起事原因

辛亥革命时，王天縱等在河南的起事，当地多数豪俠均有相当归宿。辛亥革命时，王天縱起事於南陽，丁公甫、王修已等起事於洛寧、宜陽一帶，張治功、懸玉璉等起事於嵩縣。不幸革命的果实为軍閥袁世凱所窃取，橫征暴斂，摧殘民气，較清朝为尤甚。地主豪紳反假借保衛地方之名，建立了地主武裝，以为压榨劳苦羣

众之工具，受其压榨、奸淫、剝削、蹂躪者，不知多少。然以專制的枷鎖已被粉碎，民主的思想已迫於蓬勃發展的阶段，压力愈大而反抗力也愈强，有志之士咸欲起而傾复之，以誅此独夫。白狼部队的兴起即因於此。

二 白狼出身及其發展

白狼姓白名朗，河南省宝丰县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長行快，故因其名而綽号白狼。化名頗多，郟永成即其化名之一。据南召县紀少峯口述。当时傳說白狼不姓白，就是这个原因。性豪爽，善馭人，疎財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於汝、魯、邲、宝之間，結識豪俠，漸成規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举，乃將宝丰县長的兒子劫去勒贖，索价新式五响鋼快槍十支。据曾任宝丰县長蕭德乾称，「县府有卷可查。」槍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發展。至一九一二年夏，將河南最富庶之禹县攻破，「打富济貧」，大得人心。由此声威大振，远近震动，許鄆戒严。据商水县張振江称。因其治軍严明，又能与羣众結合，故不数月已發展至豫鄂边区的南陽、汝宁、信陽、德安、襄陽一帶。

当二次革命失敗后，河南的进步青年，不甘豫督張鎮芳的大屠杀，据当时脱难的帖震黃、馬祥甫口述：「張鎮芳在开封槍殺学生，每次均在百人以上，用排槍射殺。」馬祥甫曾親受炮烙和抽筋的酷刑。亦多归白狼。白狼的战术是：官軍进則委棄財帛於地而退；官軍貪財則棄械彈以爭取財物；白狼軍反攻，官軍則貪財惜命而逃。如是的一进一退，即得到大批的軍实补充。所以能在很短的时期就扩展到数万人，縱橫於豫鄂

边区，虽屢与豫鄂兩省官軍接仗，實力反有增無減。官報所稱「暫時伏匿」者非事實。（东方雜誌第十卷第五号，惟所載「痛剿伏匿」不確。此為白狼初步的發展時期（第一時期）。）

三 向豫鄂院三省边区發展

当此之时，远近聞風归附，實力驟增，乃於一九一三年八月，在信陽吳家店一帶集結后，於二十日進攻隨縣，克棗陽，俘去西人男女十三名，都是河南的傳教士之來棗者。九月六日退出棗陽，八日將所俘的西人釋放。十五日攻佔新野。十六日佔鄧縣，並分兵至唐縣（今唐河县）、方城、盧氏等处。十二月下旬攻南陽，豫鄂兩省大為震動，乃會商協同進剿办法。

一九一四年一月八日与官軍大战於京漢鐵路綫上之新安店。十一日佔光山，並進攻羅山、潢川、固始、商城等处。（东方雜誌第十卷第九号。十三日在信陽、商城兩处与官軍作战。並分兵兩路：一路襲南陽；一路經柳林攻隨縣。东方雜誌第十卷第十号。並將鄂督王占元及其所屬之第二師包圍於商城之南，經第六混成旅由麻城馳援，在松子关以北大战后，王占元始突圍脫逃。据曾參加松子关战役之第六混成旅排長梁獲勝口述。報載「鄂軍總司令王占元在豫省屢与白狼接仗，二月二十二三四等日在商城、信陽等处，迭獲勝仗，白狼向豫西潰竄云。」非事實。往攻隨縣之一路連破隨縣屬之历山、唐縣鎮、万家店等处后，於三月六日進攻隨縣城，未下，乃以一部往襲光化縣屬之老河口。老河口系襄河流域最繁盛之地，時駐在該处之鄂軍已全部退伍，仅留守軍一团（欠兩營）駐守。團長趙某嗜賭不理軍情，蔡營長正在黃州會館看戏，亦不过問，

及白狼軍進抵距老河口东三十里之黑龍集時，趙團長仍打牌不理，僅派蔡營前往堵剿。據老河口七十歲的張徐氏稱，「白狼本人未到老河口，其所部均系便服，臨行把黃州館的戲班帶走。」詎知白狼軍中之鄂軍退伍兵與寧軍早已熟識勾通，更以說服辦法勸之合作，竟得同意，願作向导，故老河口於三月八日不攻而破。進城時所喊口號為「打富濟貧」；殺帝國主義的傳教士一名，並入光化县城。一時各處騷動，襄陽、谷城、均縣戒嚴。九日放棄老河口，乃進襲淅川縣，於十一日攻佔荆紫關。（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號）

三月十六日白狼軍克商城。十七日克固始。據當時報載：「其聲勢之所以強大至是者，由於荆紫關巡防隊十三營一律參加。其中陝西鳳翔的叛兵亦多加入。此外尚有被裁之退伍兵及各地之土匪，或聞風歸附，或遙為附和，且聞革命黨亦頗與之通款，以期為之利用云。」（東方雜誌第十卷第九號，二十四日克安徽省之六安，並克霍山。當白狼軍克商固后，先自遺書縣令讓城，並令殷富輸納財物。知事殷葆誠聞警逃匿，兵抵城下，駐六安巡緝隊出戰不利，知事衛隊遂乘機搶劫，白狼軍同時入城，殺法國教士奚鳳鳴。三省震動，豫、鄂、皖三督乃會商聯合征剿，互為犄角，並商請張勳派兵相助。袁世凱乃加派陸建章為剿匪督辦，統率大軍二十餘萬，專事征剿。此為白狼的極盛時期（第二時期）。

四 進攻陝西

白狼以大軍壓迫在即，在中原地區不易立足，乃決定向西北發展。時民黨人士參加頗多，並已取得相當連絡，乃決定番號為「公民討賊軍」。白狼為總司令，李鴻賓為參謀長，王生岐為前軍總司

令，王生岐豫西人，系陝軍駐鳳翔的團長，率全部參加白狼的隊伍。辛亥革命時，曾任張鈞部下的團長。韓世昌（綽號韓大帥）為中軍總司令，白瞎子為後軍總司令。並頒發文告，對袁世凱加以聲討，又擬定「打富濟貧」等口號，而規模漸備。

白狼決定向西北發展後，一面將豫皖邊區的部隊調回，繼續向陝西進發外；一面將南陽、汝、魯一帶之兵力集結於荆紫關、盧氏一帶，大舉西進。以王生岐人地熟悉，使為前驅，經武關克商縣，殲駐軍白團；並經商南、山陽攻孝義。克商縣之白狼軍，擬由藍田趨西安，陝督張鳳翽急派第五第九兩團前往堵擊。白狼軍進至藍關為陝軍所阻。陝軍第九團團長李長關率軍進至牧虎關與白狼軍接觸，白狼軍知有備，乃轉趨孝義及引駕回，此為筆者所熟知。乃於四月二日由藍關進克孝義，並以一部趨引駕回，擬進攻省垣。西安戒嚴，市民均登城守夜備戰，灯火照耀如同白晝。適督署前又發生爆炸案，死傷數人，人心恐慌，經陝軍竭力抵禦，在營盤嶺、大園口一帶大戰後，白狼軍乃西趨鄠縣、整屋、郿縣折而向北，渡渭水，經武功克乾縣，趨醴泉、三原。九日在醴泉與官軍大戰，雙方傷亡均重。

這時候袁世凱所派的剿匪督辦陸建章已率大軍分兩路入陝追剿，一路由隴海鐵路之觀音堂下車，入潼關趨西安；一路由豫南入武關趨西安；都是連營千里，刁斗互聞。其所轄部隊有：陸軍第一師、陸軍第二師、陸軍第七師、陸軍第八師、陸軍第十師、陸軍第二十師、第四混成旅、第六混成旅、第十五混成旅、毅軍左翼軍、鎮嵩軍、陝軍第一師、陝軍第二師、飛機三隊和川、甘、陝、晉、冀、魯、鄂、皖等省的省防軍共約二十餘萬人，分左右兩路包剿。

五 西入甘肅

白狼以官軍分左右兩翼，施行包剿，已知西安不可圖，乃趨西北，連克永壽、邠縣。四月十二日在邠縣的南原上与陝軍接仗后，更克長武，入甘肅境。左翼軍總指揮由陝西督署參謀長党仲昭担任。邠縣戰役，筆者親与其事（在曹位康因部任差）。白狼即用兩翼包圍战法，經陝軍騎兵第二團團長曹位康率部邀击始退。並獲「公民討賊軍前軍總司令王」大旗一面，旗式系紅底黑字白火焰邊。四月下旬，已進至涇川、平涼、靈台、崇信、秦州一帶。所至之處，勢如破竹，鋒不可當。

五月四日白狼軍克秦州〔天水〕，更由徽縣、禮縣、階州〔武都〕、成縣進克岷州〔岷縣〕。与官軍作戰后，於六月二日攻伏羌〔甘谷〕与官軍鏖战一日夜，乃率軍折而东向入秦嶺，拟乘河南空虛，企圖經陝西出荆紫关回河南。东方雜誌第十一卷第一号。此為白狼進入陝甘的階段，而轉入於衰落的時期（第三時期）

六 白狼回河南

白狼進入甘肅后，以比較荒涼，人烟已不如河南之稠密，大軍所至，給養飲水均感不易。且以風俗習慣和宗教民族的問題，發生阻力亦大。當發展至伏羌及洮州〔臨潭〕旧城和青海邊区时，甘軍崔振五所率之双騎馬隊，双騎馬隊，系甘軍崔振五為适应与白狼作戰而創立的，即一馬騎二人，遇敵作徒步戰时，一人作戰，一

人控馬，战力增强一倍，控馬与騎兵同，亦不怕敌之奇襲。陝軍會仿效。及东路的大軍，由各方面追至，遂構成伏莽之大会战。經一日夜之激战，白狼由於上述的原因，更以入川为汉中鎮守使張鈞所阻，王生岐以与漢中鎮守使張鈞有旧，曾化裝親赴漢中見張鈞要求假道入川，未允，王生岐从此無聞，此為張鈞所談。乃决計乘河南空虛返豫。在數十萬大軍包圍堵击之中，突出重圍，經寶鷄、鄧縣、子午峪、山陽等处，出荆紫关而达河南之南召、方城、叶县、襄城、臨汝等县。除在寶鷄、郭杜鎮、子午峪 馮玉祥署我的生活剿白狼一篇及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二号。三处与官軍稍有接触外，其他各处無敢迎击者，其势力之强大可想而知。然以决策錯誤，而趨於战略上失败的灭亡末路。

七 白狼病歿全軍潰散

白狼回豫后，各路大軍亦跟踪追至，其中以毅軍追逐最力，但其志在掠奪財物故爭先恐后，並未与白狼軍作任何接触。在汝、魯、郊、宝、方、叶一帶，迭与官軍苦战达兩月之久。終以「兵临散地」孫子人心不固，加之李鴻賓、白瞎子先后陣亡於三山砦；因之逃亡日众，勢已穷蹙，乃集結兵力於魯山一帶之老根据地，官軍圍剿益力。白狼睹此情勢，已知無可挽救，且身已受伤不克复振，因此气愤成疾，病歿於魯山之石庄附近，韓世昌旋亦陣亡。八月十五日鎮嵩軍統領張治功获悉，始掘屍梟首，轉報邀功。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二、三号。並將白狼、韓世昌二人的首級，懸於开封之大南門示众。当时开封大南門上貼有佈告，为張振江所親見。王生岐赴汉中后即已無聞。白狼起事至此乃告結束（第四时期）

八 白狼的治軍

白狼治軍頗嚴，對於勞苦羣眾尤為愛護。所至之處，均能實行「打富濟貧」，並劃分區域，分別維持秩序，以明權責。對於奸淫婦女，更屬嚴禁。在那縣作戰時，進城後筆者在城內西街楊家祠堂前，見有血跡一大片，據本街貢生楊云生說：「系白狼斬殺違犯紀律者所致。」其治軍之嚴可知。

其行軍作戰則倏忽無定，善於声东击西，神出鬼沒。其所長，一日夜能強行二三百里，故能出其不意，以行奇襲，雖強敌据守城寨，亦多為其掩沒者即以此故。商县白团之被歼，乃其一例。

白狼的起事，實始於辛亥革命。因辛亥革命僅造成民國的雛形，代替清朝而起的軍閥袁世凱，其摧殘民氣，帝制自為之野心，早已為國人所洞見。加之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人和有為的進步青年，不甘袁世凱和張鎮芳的屠殺，多往歸白狼，因此白狼的旗幟也愈益顯明。在那縣時曾發現「公民討賊軍」的文告，大意以指斥袁世凱的盜竊民國，帝制自為，摧殘民氣，殘殺青年，而声討之為主旨。

九 白狼的發展和失敗的原因

白狼的兴起和發展迅速的原因，有四：一、由於勞苦羣眾的同情和擁護；二、由於得到革命人士之協助；三、声討袁世凱題目之正大，深得國人之同情；四、防軍的腐敗，給與他的機會很多，所以能够迅速發展至數十万人之多。六月間陝軍騎兵第二团在郭杜鎮作戰時，曾俘獲白狼軍一人，詢其在那縣作戰情形，他

說：「不知道，因為我們分前中后三軍，在邢縣作戰時，我們先頭部隊，已進入甘境了。」至於他們的行軍長徑，約計一百八十里，行軍縱隊正面之寬約計百尺左右。以一個師的行軍長徑十華里計算，至少也有三十萬人。至於他失敗的原因，不外下列幾點：一、封建勢力尚雄厚，地主的武裝勢力正在發展，非一時所能摧毀；二、缺乏明確的政治綱領，以致陷於流寇式的活動；三、只有作戰的佈署和區分，而無建制的編制，以致組織不健全，團體不巩固；四、只偏重於作戰而缺乏訓練和休養；五、對西北的民族問題，未能妥善處理，惹起反感很大；六、民黨方面缺乏實力支援，孫中山先生雖曾致函白狼，並派凌鉞在上海負責連絡，但無實力幫助；孫中山先生致白狼函，為豫督署獲得存卷。凌鉞河南固始人，筆者在廣州時，曾與談此事。七、白狼死后代替乏人，僅一韓世昌又不幸陣亡。有此諸原因，所以回河南后很快的就被消滅了。

白狼能於袁世凱高压之下，發動了大規模的討袁運動，並能於洪憲帝制之先，即揭露袁氏之奸而聲討之。虽不幸失敗，然對於封建勢力實予以摧殘。繼之而起者，如老洋人亦為白狼的部屬，曾發動數萬人縱橫於豫、鄂、皖三省之間，惜為時甚短，無所成就不足稱述。

白狼始末記

閑雲

編者按：本文原名狼禍始末記，載於一九一五年中華小說界第七至九期，經黃廣廓先生錄出。作者立場反动，所根據的材料大部分出自帝國主義的報紙，對白狼軍肆意污蔑，不僅污之為「匪」為「禍」，而且捏稱什麼「大肆焚掠」，殺人「流血成渠」。這一類的濫調，根本沒有史料價值；而且文中所記的情況，白狼軍未到之先，當地人就「造謠糾眾搶劫」，白狼軍攻城作戰「半皆近地盜匪」，白狼軍走后「官軍」追蹤而至，沿途「即飲馬之水亦不可得」等等，都證明白狼軍和當地人民有一定的聯繫，駁斥了作者的造謠污蔑。惟文中所記白狼進軍路綫及北洋軍閥政府的文件可供參考，特別是所收白狼軍的文件更為研究白狼事件的重要資料。固然白狼的文件已被刪改，但在今天尚未找到原件的時候，還可以用作認識白狼軍政治主張的重要資料。原文的引言、結論和所收袁世凱獎勵張鎮芳的通令一件，因無史料價值均予刪去，各段標題亦略有改動。

白狼發端及在豫鄂間之情形

白狼之歷史言人人殊，報紙所載亦往往言過其實。或謂白狼姓李。或謂白狼姓馮。或謂白狼姓白。名朗齋，河南汝陽「汝南」人。或謂白狼姓白名永丞。或謂白狼者回人也。或謂為河南陸軍小學出身。或謂為故六鎮吳祿貞部下之參謀。或謂前曾居鄭州為小官，后遷至开封，未几落職。或謂白狼曾

为号头，旋从謝总戎宝胜为戈什。十人十色，不一其辞。据日本报纸确切之调查，则决白狼未受高等之教育，亦决無深奥之经历，盖一綠林之徒耳。籍隶魯山，居於嵩山之麓，年四十。当十八岁时曾充河南巡防队士兵，習槍炮及军队操縱之法，約二三年，虽目不識丁，而又气自雄，不甘人下，乃私自脱营，徘徊山寨，遂为江湖会头目之一。江湖会会規，烟酒賭博悉为厉禁，狼亦遵守勿犯。虽無英雄豪傑之姿，然体格肥大，膂力过人，英气颯爽，足以容众。二十二岁时，部下已有数百人，以魯山县之一山寨为根据地，武断乡曲，跋扈难制，人因以白狼呼之，则其当时行动之兇猛可知矣。然彼之根据一隅，終成滔天之势者，实在王天縱投効之后。

王以豫西都督撤消，进阶中將，入充总統府軍事顧問兼北京总稽查官，一时山寨羣賊俱以为荣。而白狼則野心勃勃，殊以为未足，必欲待时而动，以圖逐鹿中原。时际共和成立，裁汰军队，白狼乃派其部下召集被裁之兵士，一面購置軍器彈葯，私整軍备，組織大队，以冀一逞。計劃既就，度非蟄伏山寨可以成功，乃於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四月間，率队三百攻掠禹州。当时禹州守备兵士約有三百，聞白狼至，棄械而逃。白狼入城，縱火掠奪，所获頗多，且得手槍三百枝以及民間之財物，載車二百輛。彼則乘八人肩輿，奏凱而归魯山之山寨。其名因此震动豫西。一时望風而归者，不數日間已達一千五百余人。所得軍器，亦極精銳。乃於六月間攻南陽府，大肆掠奪，繼侵入唐县、泌陽、桐柏諸地，更南入鄂境之隨州。豫督鄂督相繼遣兵进剿，然以武胜关山嶺重疊难以进军，終於無功。白狼乃於桐柏山筑寨为第二根据地，养精蓄銳，其名愈振。及是年之冬再圖大举，率众西出山寨，越鄂境入棗

陽。當時棗陽軍隊不戰而逃，任其蹂躪，市為之空。及官軍至，乃棄城走。官軍疲於奔命，攻勦鮮能奏功。棗陽既被掠奪，更轉入南陽。南陽鎮守使郭文魁不能御，且部下投歸白狼者甚多，白狼復肆掠而去。自此白狼之勢愈大，旧湖北第八師即季雨霖部下之兵多歸之，而豫南之大禍作矣。

冲出京汉路以东及在豫皖間之情形

白狼既橫行於河南西部，忽轉馬東向，掠東部各州縣。白狼之所以東者，或以張都督鎮芳之至信陽而起，或以西部財物已空，轉求他處，故張都督車乘甫北，而白狼則乘機而進。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八日，與官軍戰於新安〔新安店〕，大敗。乃整隊東南行，所經者破，所當者敗。至正陽，聞有備舍之。犯羅山，知事韓世琛，幫審員張式會率隊抵敵，匪未敢逼近，分三隊往光山而去。光山在羅山東九十里。十一日夜，匪與官軍槍击正酣之際，突報信陽開來援兵助官軍戰，匪遂向李家墩而去；旋聞官兵不敢前，乃轉而攻破西門，長驅直入。匪既得光山，駐紮兩日，乃窺光州〔潢川縣〕，破之，官所商号巨富悉遭焚掠，州署警署槍械四五百枝悉為匪有。匪得光潢后，頗注目項城，声称欲犯大總統與張督府第。嗣以張督防范甚嚴，乃改道攻固始。固始紳民開城陽為歡迎，幸免殘杀，匪遂乘勢窺商城，戕知事，毀商店，据城三日，始嘯聚往東而去。

初白匪犯新安時，分其黨為數股，以宋老年、李鴻賓性最悍，而股匪亦多，其蹂躪光、潢、商、固，半皆此股所為。一月十八日，宋李各率匪徒意欲破壞鐵路，中為官軍所扼，乃轉圖息縣，二十一

日破之。旋趙倜援軍至，匪又犯羅山，破之。趙軍追勦環攻，匪勢不支，始漸潰退。是役也聞悍匪李鴻賓督眾死戰身受重傷，為其嘍囉昇之以輦云。

白狼既於旬日之間連陷豫南諸城，乃分道出皖鄂，侵入皖屬之六安、霍山、英山，鄂屬之羅田、麻城、黃安一帶。各地痞徒聞風響應，而尤以陷六安為最慘酷。蓋六安為介在豫皖之大邑，物產丰盈，素稱富庶，而白狼之窺六安，早有宣言，皖督倪嗣冲亦嘗前聞；惟駐六安之王營長傳祿部下仅八十人，與匪戰於金家寨，終以眾寡不敌而敗。六安知事殷保森望風潛逃，而倪都督所派之馬幫統聯甲復與王營長不協，坐視白匪入城，無援救者。虽經巷戰，卒皆敗逃，全城菁華悉付一炬。居民既遭荼毒，更焚燬教堂，杀掠教士，大局震动，中外駭然。此时政府方知張都督之無能，趙軍統之主客不和，則赫然震怒，立予革职留任，而四省会勦之議起矣。緣豫省东部地形与魯、皖、鄂三省毗連，政府欲用長圍征討之策，故四省出師会勦，犹恐兵力不足，又派長江巡閱使張勳助勦，以防其軼出長江。适陸軍總長段祺瑞交卸鄂督，道經豫省，又命令暫攝豫督，居中指揮，其計劃亦可謂周且密矣。

折回京汉路以西及在豫鄂間之情形

白狼攻陷六安在一月二十五日，适当陰历除夕，狼即下令，元旦飲讌行乐，箫鼓喧闐，以庆新年。世傳白狼之至六安也，曾徧張偽示，中有：「余欲为官吏，奈余不善於鑽營；余欲为議員，奈余不善於运动。是以倒行逆施，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等語，其狂妄如是。但狼本無堅守意，二十六日偵知各

路官兵將至，且匪中子彈無多，遂暗卷財物，於二十七日黎明率隊从容而去。臨去時声称欲犯合肥，方抵城外，即下令折向西行，仍据金家寨，頗思進犯太湖、廬州〔合肥〕、穎州〔阜陽〕各處。而此時官軍大至，遂馳回河南，車馬絡繹，羣唱凱歌，大有衣錦還鄉之態。已復蹂躪霍邱、霍山、英山各縣，盤据半月始出皖境，遁跡於固始、商城、光州中間之武廟集、桃樹岑、李家山、鄆家集一帶山中。是時豫鄂、豫皖間之山路間及商城縣之東南角皆有官兵駐守，總司令王占元，率兵三營駐光州，設總司令部，指揮一切。本拟沿京漢路之某某兩處徐俟所增遣之兵隊到後，即驅匪至角形地勢以內，以期一鼓而擒之；奈天雨稽延，兵逾期未至，白狼乃作欲取姑與之計，於二月二十一日以匪兵一隊近逼光州。總司令部即遣兵兩營出而迎敵，旋於次晨與匪戰。初官軍為匪所困，力戰得脫，卒乃敗之。念三日援軍至，與匪連戰兩日，復敗之。是役斃匪甚眾，余均逃散，然官軍所費子彈為數亦頗巨。王司令連電告捷。但此次來攻光州者，半皆近地盜匪，非其部下常練之股。當余匪逃散之夜，白狼率其本部由光州與其南山林一帶之間向西逃竄，日行百余里，直达鐵路附近之地。各路之匪亦來會，白狼即突過鐵道而北竄，僅率精練攜械之騎兵五百人及新附之兵數百人，余匪皆分竄各處。其中一匪股方向鐵道進發，有俄國飛行家康士坦丁君隨後偵察，匪偵知之隨散匿，飛機旋亦受傷，不可復用。迨二月二十七日，白狼竟脫圍西去，而官軍所謂包圍痛勦之計劃頓成画餅。

當白匪潰散於京漢鐵路以東而竄入於京漢鐵路以西也，王司令占元即電政府，略云：「匪力蹙勢劣，決計漫散，首領白狼亦著粗服雜入匪中步行逃走。占元得報，喜俱交並。總長鈞諭有云：『一經

會戰即當瓦解。』今日結果，恰如事前所料，大股即已潰散，分股自無能為。豫皖兩省之民，或可從此稍息，故此可喜。而匪徒狡獪異常，此次必因萬不得已故出此最后之策，一脫官軍勢力範圍之外，未必不復行嘯聚，亦屬可懼。』政府得報，即電鄂、贛、皖、蘇四省都督：「奉大總統令，白狼股匪被勦潰散，白狼余入潰匪中逃逸，難免不由沿江登輪赴滬。查該匪年三十七八歲，身肥胖，長四尺余，出入時衣帶綠色，辮子長二寸半，戴烏色包巾為暗號。仰密飭漢口、九江、安慶以及沿江停輪轄所加意偵查，並懸賞二萬元購緝，務獲為要。參謀陸軍部感〔二十七日〕。」云云。

白狼既敗於光州，退回老巢。其李鴻賓一股，約兩千人，由信陽柳林西竄經過湖北應山、麻烟市至霍家店取道德安〔安陸〕，直入隨州境；三月二日至安居鎮、万家店；三日抵房山鎮，老巢之一也。是時此地之防軍，因當道恐匪竄出大江，盡移屯於羅田、麻城、黃安各县，故白匪如入無人之境。三月七日夜，匪由房山直攻隨邑，官民均執紅燈登城守衛，匪遙見燈光數千，詢路旁茶室曰：「城上紅光是何人也？」答曰：「官軍。」於是匪不敢進，轉向房山而去。

同時宋老年一股合前鄂省標統林鵬飛，於三月十日率匪三千人直逼老河口，此地防軍商隊之一部及附近匪盜悉受其煽動。而光化县方知事及各局委員，聞匪來，悉潛逃。水警長羅坤山亦將駐防礮艇十余艘駛往他處以避。匪乃得以橫肆搶掠，任其所欲，傷教士沙某，殺西醫費某，居民被匪槍殺者不下二千，屍橫街市，流血成渠。迨三月十三日匪乃集合其眾二千余人，席卷所獲財物，用大架木車百余乘，每乘役夫六人，大隊督押，同向河南鄧州而去。是役也，聞匪得机关槍四枝，子彈數十萬顆云。

破荆紫关而西向及在秦隴間之情形

狼匪离老河口后，北發，經李官桥，於三月十一日夜抵浙川。是夜陰云密佈，月色無光，將曉，匪猛扑城，砲声不断。至午，守城兵民勢頗不支，文統領德阶、李知事暨諸紳耆急出陳說破城慘狀，民心乃固，各防兵見統領奮勇督戰，軍氣復壯，燃大將軍砲、生鉄砲、罐砲、抬砲等击之。会天大雪，匪向西北竄走。三月十三日至荆紫关。防守是关者为田作霖所部之前路巡防第七营，营長郭振才，与匪抗約二小时而敗。匪破关后，大肆焚掠，邮政局、电报局、議事会及各大商号之房屋概付一炬。某报曾揭有白狼在荆紫关之伪示，自称扶汉大都督，其文略謂：

「去年义軍經此，秋毫無犯，市廛不惊，商旅安堵。人民亦曉於大义，簞食壺漿以迎义师，本都督異常欣慰。乃不期此間人民狼心狗肺，視恩若仇，俟义軍东指，遂發掘我死难兵士之墓，毀坏其棺木，殘解其肢体，是殘賊人道，已臻極点。汝人民既不以礼义遇人，則安望人以礼义遇汝。我軍疾惡若仇，好义心切，欲于軍至之日实行洗城，俾寸草無存，以快公仇，而伸宿憤。本都督悲天憫人，允义兵焚燒民房，而赦民命，以昭炯戒，而使自新。雨露者天之恩也，雷霆者天之威也，天不行雷霆之威，則安知其雨露之恩。汝人民当知孽由自作，非本都督之咎也。然本都督終有所不忍，故义軍过处，不自惊扰，而济以軍火，供以粮食，開門投誠者，一律保护，不伤其生命财产。」云云。

白狼据荆紫关三日，乃率队入陝。陝督張鳳翹，以为小醜易与，初不介意。匪遂於三月二十二日进据商南县，至則城門大开，城中已闕然無人。又直趋龙駒寨，寨固無城垣，匪得長驅直入，大肆焚

掠。是時官軍兩千人与匪激戰不利，退守商縣（即前商州）。匪分數路攻城，陷之，焚燒五百余家。至是，張督始親率兵駐節藍田，分軍攻勦。匪乃向西南四川边界進攻，張在藍田凡兩上大總統電，其一云：「大總統鈞鑒：拱密頃據黨參謀長仲昭由商縣報稱，二十二日匪據商縣后，陳旅長樹藩率所部馬步机关槍各營隊由雒南進攻，匪勢不支，隨分兩股逃竄，大股向山陽方面逃竄，其一股仍向龍駒寨回竄，遂於二十三日恢復商縣，現正向前追剿，謹電聞。」其二云：「大總統鈞鑒：拱密漾日二十三日」收復商縣，匪已南竄情形業經電呈在案。惟匪踪飄忽，亟宜速剿，當已令飭陳旅長殿卿率兩營由藍關向黑山前進，李團長必勝帶兩營繼往，令騎兵營長張建有之隊率馬步隊經孝義向鎮安前進，以便夾攻。至陝南方面，令駐興安一營移駐白河，業經抵境。惟調駐漢中兩營填紮興安，刻尚未到，由夔調回之支隊，四月十號方可抵興。刻下鎮安、興安一帶兵力單薄，甚屬可慮。山陽、商南現不駐兵，意在誘匪東向，以便圍擊（下略）。」狼狽情形於此可見。

是時陝西民政長宋聯奎會辦軍務，專意守城。政府以西安為西北重地，萬一疏虞，后患甚巨，特命趙倜兼辦陝省軍務，就近督軍前往助勦。又密令川省發兵赴漢中一帶，防匪竄入。又令山西閻督通令晉南軍界，凡諸要隘均著加意防守，並派得力軍官帶兵赴潼關，與秦兵合力進勦。甘肅亦駐重兵於乾鳳之西。政府又慮兵連數省不能統一，更派陸建章為勦匪總司令。乃狼於三月杪即分其黨為三：一攻藍關，一陷孝義，一向漢中。蓋欲牽制官兵不暇兼顧，彼得進趨西南，以窺巴蜀也。川兵既出防漢中，匪不得逞，乃踰秦嶺大峪口，與秦軍騎兵第一團鏖戰一次，秦軍不敵，乃陷鄂縣，居民死傷甚

众，全城一空。四月六日攻鞏屋县，防兵团警力不能支。副官姜玉林力战阵亡。城破之后，死亡枕籍。四月八日更渡渭水，过武功，陷扶風。相傳武功知事某，方匪首某未叛时曾共事某处，以故与匪相識，匪索三万元允不进城，知事竭力搜括仅得五百金，匪以首領与知事善，受之而去。將甯醴泉，适旅長陈伯生进兵先駐城内，匪不得入，遂陷乾县（即乾州），老少男女死者約千余，此四月十日事也。至十一日，乃窺永寿，民困潰散知事失踪，有富室某运銀数万，由蘭州回西安，悉为匪有。十四日黎明匪率二万余人攻陷邠州，民人方高臥未起，猝不及防，匪軍慾壑，得以飽填。十五日分股攻長武，匪探三人被甘軍馬探斃其二，其一被擒，甘軍訊知情实，設伏以待，匪不得逞而退。

至是陈旅長追兵至永寿，遂定兩路进兵之策。飭第七团团长先率第三营由永寿向邠州，第二营留防醴泉，旅長亲督八团二三兩营及軍士学生二百余人馬弁数十人，向太峪鎮进攻。十五日黎明抵太峪鎮，全軍駐附近之高原，余則令速佔据邠州城南十五里之高原。但士卒以兩日未得一餐，頗形困頓，旅長因演說利害，士氣为之大振。是时，官軍不滿三营，与匪众万余死战兩晝夜，匪軍三战三北。十七日黎明匪紛紛西南窺。是役也，夺回伪旗多面：「公民討賊軍前軍总司令」伪旗一、「公民討賊軍前軍第一队」伪旗一、「扶汉軍統帶孙」伪旗一、「扶汉軍都統李」伪旗一、「公民討賊軍前軍第二队、第四队」伪旗各一，均以紅緞为心，白緞为緣云。外人通电謂：白狼旗帜有「政治革命」四字，狼固不知「政治」二字之意。

又聞狼在西安一帶徧佈伪示，由陝督录报政府，大略謂：「天下之大，匹夫有責。秦民夙称强

武，而又熱心愛國，豈其見神姦主政，羣兇盈廷，河山之斷送，漢族之淪胥，而遂漠然不一援手。幸黃帝在天之靈，起義以來，所向克捷。茲者兵指秦隴，堅城雄關望風披靡，雖則由我師武，要亦民苦虐政人無斗志。現已踰秦嶺，出太峪，耀武威寧，觀兵長安。城克之日，但申沛公三章之約，不舉項王三月之火。我諸父老昆弟，其各安堵勿恐。此佈。」下有偽印一顆，文曰：「假天行事，照例究辦。五福為章，切不可慢。以此作記，各宜勉旃。」云云。

匪裔邠州后，竄入西南諸山。會官軍三隊亦集於此，躑躅山中，毫無所遇，方巡行時間，突有匪一股出而襲擊，官軍失措，紛紛逃潰。匪乃掠麟游，陷岐山。是時趙倜所統之豫軍方駐西安，數日后始拔隊向乾州進發，復以迷途，延其行程。四月二十日匪遂逼鳳翔。據字林西報所載：駐紮鳳翔之回軍見匪勢甚猛，知非其敵，相率退避，先至隴縣，繼至甘肅邊境，以待援軍。二十一日趙倜軍抵鳳翔，攻鳳翔未破，即西行，陷汧陽破隴縣。趙倜率隊尾之，日行百七八十里，二十二日克復隴縣。匪又逃入固關山中，據險自固。二十三日趙倜軍越山繞路，日行百八九十里，四面抄襲，至於深夜。是夜趙倜因登山督戰，至墮深壑，牽於林木，僅傷左股。據趙倜電告：「是日奪獲快槍百余桿，雜槍四百余桿，騾馬二千余匹，旗号等物無算，擒獲匪首徐昂一名，擊斃匪一千五六百名。」大總統即下令嘉獎，並開復趙倜褫職處分。匪經此大創，乃收合余燼向西奔竄。趙倜窮追三日，匪忽不見。由通渭至馬營，沿途二百余里不惟人不得食，即飲馬之水亦不可得。官軍所攜干糧僅得充飢，甫抵馬營又復劇戰，虽幸而获胜，已勞頓不堪。趙軍使乃选拔精銳追击败竄之匪，其疲者伤者，則挈至安定，以資休

息。是時，白匪既窺隴西，路途修遠，郵便梗塞，京滬各處謠詠繁興。茲錄二電，以見當時情勢之概況：

宁夏 馬雲亭電：「順治門 甘肅 北館 秦少觀鑒：豪（四日）電悉。匪窺甘南，經我甘軍隊及毅軍在通渭一帶會勦，斃匪千余，敗匪向南逃竄。頃據敝部 馬幫統電稱：趙周人軍使已到安定，晤商進勦，匪勢已蹙，當易扑灭。会宁甚屬安靜，惟正宁亦有土匪，經敝處派往騎兵，会同平涼軍隊解散。宁夏謠傳紛起，捕獲放炸（？）造謠糾眾搶劫數犯立予槍斃，人心大定。靈武、金積回民爭教械斗，經派彈壓解散，刻正会同三洲（即宁夏 陳觀察使）查办處置，不至再生事故。省城根本穩固，弟与都督彼此策應，我甘全局絕無他虞，並望轉同鄉諸公為盼。福祥歌（五日）。」

隴東 張云亭電：「甘肅 會館 秦少觀鑒：支（四日）電悉。自白匪窺陝，甘即戒嚴。上月匪由邠 永進口，敝部於長武一战破之，遂繞麟游折赴汧 隴 敝軍 扼華亭，崔軍固關失利，致匪由張家川迭繞通渭、巩昌、正遠。現經敝軍及各軍追勦，惟隴東严密防范，安堵如常，余情詢少魯家信中便知。行志 學伊魚（六日）。」

匪既連戰失利，竟於五月四日由間道窺秦州（天水），統帶馬國仁御之於州西四十里之侯家橋。官軍僅二百余人，匪股麇集，力不能支，官軍遂潰，馬亦陣亡。匪直扑城下，防軍鏖戰竟夜，至天明而城卒陷，被戕者五六百人。五月五日正午匪即拔隊南去。六日趙倜部下到，勾留三日患足病不良於行者頗多，至十日始離秦城以追匪云。

脫出官軍重圍及東窺就擒之情形

白匪自陷秦州后，得軍械益多，勢乃復振。五月七日進据徽縣，裹脅連合本地刀匪流氓出沒於白

水江附近，意欲近攻略陽，南竄入蜀。經蜀軍彭司令先烈命步兵十團張團長穎、步兵十二團彭團長澤、炮兵三團余團長昂，率所部兼程馳赴略陽迎擊之。五月十一日川軍進駐略陽，匪聞風悉走成縣。然竄蜀之心仍未戢也，乃西扰阶〔阶州即武都縣〕、文〔文縣〕，拟由碧劍入川。復經蜀軍由甘屬之碧口星夜馳赴階屬圍剿，匪不得逞。五月二十日，匪先鋒至岷州，守城仅十余人未能与敌。二十一日白狼大队二万人繼至。二十五日匪至洮州〔臨潭〕，官兵不能敌，全城被其蹂躪。据字林西报所載，匪离洮州一星期后官兵始到。匪去时，張示於城壁，凡七条如左：

第一条逐走口口口。第二条設立完美之政府。第三条拒之者受害，乃自取其咎不得怨人。第四条劝民附和。第五条聯絡日本举事。第六条举岑春煊为总统。第七条选某某等經略各地。下署白狼二字，惟未盖印。

白狼之乘虚犯岷洮也，意在轉向狄道〔臨洮〕襲取蘭州，忽为甘軍所挫，且赵倜馳至狄道已出其前，乃折而东竄。甫至漳县，又为焦大聚等军队猛击，大受創夷。六月二日匪犯伏羌〔甘谷〕知事徐兆藩激厉民团，据城固守，建威軍步队管帶楊士培率官兵数百人出城迎击，鏖战一晝夜，斃匪数百人，夺获槍械無算。以是外間紛傳，或謂白狼击斃，或謂受伤甚重。但匪虽受挫仍渡渭水（即清水河），据秦安，居民聞風悉匿山中。匪入城以無所获，乃进規清水，即沿渭水順流而下，一日夜行百七十余里，至陝之宝鷄。赵倜軍尾之，一日夜行百四十里，已劳頓不堪任战，初剧战於宝鷄山口，斃匪甚多。及再战而高团長彩鳳中彈亡。适赵倜援軍馳至，余卒始得出險。赵軍既受小挫，匪遂乘势而东，連陷鳳翔、扶風、武功、兴平、鞏屋、鄠县。至六月十五日匪距西安仅数十里，陆督办建章始督队出

防，趙軍使倜、張旅長、陞逐匪抵西安，見陸督辦，均以士卒疲乏不堪再戰，乞休息數日，許之。事聞於京師，肅政使王瑚以官軍進剿不力，養寇禍民，劾建章等，大總統乃密令褫職仍留軍前效力。嗣又下令陝督張鳳翽來京，而命建章署理以專其辦匪之責。

匪陷鄂縣后，乃竄入終南山子午谷一帶，大有入川趨鄂扑汴之勢。雖經官軍节节尾追，而山路崎嶇，匪踪飄忽，官軍輒迷途失匪所在。嗣以大軍云集，匪遂匿山中勢將坐困，旋又潰圍脫逃，竄雒南荆紫關一帶，圖回豫南。六月二十六日匪前隊抵豫陝交界之富水關，突遇鎮嵩軍劉統領振華等四面夾擊，酣戰竟日，匪敗竄西南山中。翌日，劉軍進剿，力戰四小時，斃匪五百余，奪獲快槍馬匹無算，窮追三十余里，匪勢不支，大潰。六月三十日余匪復抵豫西之內鄉境。

匪之竄豫西也，於龍駒寨荆紫關之間改取水道遵丹江而下，沿江民船悉被擄佔，中途突遇駐紮南陽吳庆桐所率之軍隊，匪遂紛紛逃西坪，白狼則率其護匪數千名，向馬山口而去，復被阻於中途，遂繞道以達南召，重返魯山、宝丰一帶。魯山、宝丰者白狼之故鄉而匪始亂之地也。狼既返老巢，官軍連日追剿，如張師長錫元、任團長耀武、田統領作霖、呂營長超羣、成旅長淦魯及王汝賢等分路兜擊，不遺余力。匪因彈藥告罄，潰散殆盡，白狼惧不敢復率股匪以抗官軍。茲錄叶縣匪伙朱勤明供詞如下，而白匪之真相益明了矣。

朱勤明供：年三十歲，是永城縣人。去年八月間往安徽茶山去賣豬毛，因賄累無奈，在彼佣工。至本年正月初四，白狼領數千人前往。小的投入白狼隊內，同白狼們走了四天四夜，過了鐵路，初十到商城南約二十

余里，与軍隊打兩天仗。二月十二日打开老河口，得有許多槍枝子藥，並得大炮四尊，財物甚巨。隨又同到荆紫关，往西省（陝西省）沿路破了十余个城，又到西陝省，到甘肅，並在西庄攻破回城，回民的女人用木桿把白狼的下牙齒打落了一个，下嘴唇偏左有一小豁。白狼近四十岁，面上有几顆麻子，小的确是認得清楚。回城破后，又同白狼領杆走了。四月二十四日在山（陝）西保吉（宝鷄）县打仗，小的这左脇上受了槍伤，今还未好。因彼处軍隊打仗厉害，白狼領有八九千人在西省打了十多敗仗，大炮四尊丢在西省山口去了。小的們回来走到白土关山內盤踞，白狼就叫分股四散，孙玉章領一杆人由西坪赴邓州，張其云、尹老婆及李鴻賓之弟一帮子，他們各帶一杆也望邓州去了。宋老年帶有一千多人往魯山娘娘山去了。白狼領着小的們五六百人至高皇庙，白狼声言子藥不足，不願領杆，吩咐小的們逃散。小的們系与吳瞎子、彭老年、韓發魁、胡殿合及白狼之炮队官又是杆子头魯庆安大家商議，去破洪庄、高庄两个寨，取夺槍枝子藥，預备东竄。不料破了两个寨之后，即有軍隊至高皇庙，打了半天仗，小的們又打敗了，是日白狼同小的們都住在平頂山上头，看見軍隊不多，並不害怕。到了第二天天色將明，正与吳瞎子在洪庄弄早飯，尙未做熟，不曉得軍隊就到了，又打一敗仗下来，並把白狼炮队官杆子头魯庆安打死了。那时系吳瞎子指揮与軍隊打仗，小的們在平頂山南坡上住，听見敗了下来，隨同白狼一杆八十多个人逃到大营东張庄，在白狼亲戚不知姓名人家中住了半夜零一天，尙記得他亲戚的房屋方向。聞此处又有軍隊来赶，白狼又同吳瞎子們逃至魯境山內常台去了。此时白狼不要外县人，專要魯山人，小的因此与他拆开了。小的在張庄时同白狼住在一处，並有三十枝快槍埋在他亲戚家后園內。小的所用槍枝暫交与韓發魁去了，白狼意思仍不干休，想买子藥，小的与他拆开时有几天了，他說要往娘娘山去找宋老年，以后即不知蹤蹟。小的是想由河南回到永城原籍去的，走到恩境，被軍隊获住了。

大總統得報，於七月十七日特下申令，照录如左：

据河南护軍使赵倜電稱：白匪迭次受創，已無大股，白狼、宋老年各率零匪潛匿山麓，現正督隊搜捕等語。溯自白匪肆擾，海外亂黨潛與勾結，並遣黨羽投入匪內，為之主謀，專以扰乱地方為目的，二年以來東逐西奔，浸成流寇，蹂躪城邑，荼毒生靈，言之曷勝痛憤。本年一月，匪竄皖豫交界，經第二師師長王占元督隊痛勦，遁回老巢。只因山路崎嶇地面辽阔，致被突圍竄逸，當有趙倜督飭追捕，匪乘秦境無備，竄擾多縣。節經秦省軍隊於醴泉等處截勦，匪復乘虛竄至甘境。趙倜等越省窮追，隴縣馬營兩役匪眾大受懲創，遂遁泯、洮，圖犯蜀境，復於寧遠、伏羌、西固等處，經甘省軍隊及各路援軍迭次击退，勢窮力絀，奪路東竄。趙倜更追襲於郿、眉，旅長張敬堯復截攻於寶鷄，將軍陸建章又在子午谷一帶派隊夾击，所余股匪節經沿路竄逸，奔回河南，而匪業已大蹙。嗣復經趙倜等追至富水關，與鎮嵩軍統領劉鎮華巡防營統領田作霖等會勦，暨第八師支隊河南陸軍支隊於襄、叶、方、召、臨汝等處協力勦捕，誅殲多名，迭据各統兵長官呈報在案。該匪竄越數省，扰乱經年，稔惡已久，經各路軍隊节节追勦，渠魁李鴻賓、白瞎子等多已殲除，現在余匪無多，窮蹙待斃。著田文烈飭各該統兵長官，趁此兵力，速將零星股匪搜勦淨盡，勿任遺孽復萌；並將匪首白狼、宋老年等立懸重賞，嚴拏務獲，立正典刑，以快人心，而伸國法。一面督飭地方文武迅速舉辦清鄉，務絕匪源以除民害。其匪踪所至，人民橫被被害，殊堪憫惻，著各該巡按使派員確查，妥為安撫，以奠民生。此令。

田將軍文烈得令后，即飭各路官軍竭力搜捕，而逞志年余橫行數省世所目為窮兇極惡之匪魁白狼，遂從茲授首。茲錄劉鎮華等於魯山一帶捕獲白狼致田將軍之電云：

開封府將軍參謀長鈞鑒：華迭奉命，股匪已散，極設法擒拏渠魁，飭步一標柴分統云陞駐下湯，步二標張分統治公駐大營，或勾眼線，或交匪黨，極力設法以期擒獲。八月五日夜接到張分統治公急報云，三營副官靳敬民、隊官王景元、正兵楊逢周勾通白匪心腹姬占盈、石榮貴混入匪伙，相機動手。本日午后，靳副官等來急

報，白匪現在大營北之石庄盤踞，隨身僅二十余人，請即派兵前來擊勦，以便內應。分統当即率一三兩營飞往石庄，至半里許，匪出迎戰，靳副官等乘匪兵交戰，突將白匪擊斃。余匪經一營副官張漢鼎三營隊官楊炳山、朱东岳等率兵士奮勇激戰，約一小時，匪勢不支，奪獲快炮四枝，匪受傷者數人，四散漫山越谷而竄。白匪首級現已取下呈驗等因。華当即告明護軍使，請示辦法，當奉面諭，白匪首級关系重大，若僅解魯山驗查不足以昭大信，且天气炎熱輾轉即致腐爛，飭張分統治公迅行由洛登車解省呈請究驗，用昭慎重。除已將首級著張分統解省詳情面稟外，合亟電奉究鑒，再驗明白，匪年四十六歲，缺門牙一個，伏乞核驗。鎮華等自魯山叩魚。

大總統得報於八月九日兩下策令如左：

特任趙倜為宏威將軍此令。

據河南護軍使趙倜電呈，白狼匪股，業經各軍殲剿潰散，遵奉迭令，責成嚴緝渠魁，肅清地面。茲據鎮嵩軍統領劉鎮華等報稱：本月五日探悉白狼匿伏大營二十里石庄地方，當經分統張治公、副官靳敬民、隊官王景元等馳往搜捕，立將匪首白狼擊斃，並請巡按使田文烈派員查驗等語。旋據河南巡按使田文烈電陳，已驗明屬實各等情。查白狼本系伏莽小醜，專以搶掠為事，經孫文黃興等誘以偽職，遣黨主謀，暗濟軍械，並為鼓吹煽誘，因而嘯聚悍匪，眾至逾萬。焚劫屠殺，各極慘毒。當派軍隊跟蹤勦捕，該匪等狡譎異常，遇兵輒逃，愈追愈遠，鼠竄狼奔，擾及陝甘邊界。迭經各軍分段截堵，痛加懲勦，匪股紛散，竄回豫境，仍藏深山，希圖漏網。茲經趙倜等督飭軍隊，嚴密佈置，分路搜捕，已將匪首白狼擊斃。該匪慣盈就戮，實足大快人心。軍人以衛民為天職，此次痛加搜勦，悍匪擒獲，為民除害，實堪嘉尚。劉鎮華著開復原官，授為陸軍中將，並給勳五位。張治公授為陸軍少將，並給三等文虎章。靳敬民王景元著趙倜查明現官從優給獎，以示激勵。現在匪首就誅，零星潰匪亟應勦除淨盡，仍著田文烈趙倜等督飭地方文武認真辦理善後事宜，期使閭閻永安生業。此令。

嗣因呈報失實，大總統復於八月十二日下策令云：

續據河南護軍使趙倜電呈，連接各路招告及調查白狼斃命情形，確系田作霖張敬堯及牛桂林劉宝善等各支隊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圍剿，白狼迭受重傷，旋即斃命，匪黨移屍掩匿石庄附近，張治公適在該處搜勦查獲呈報等情。查白狼既系田作霖等擊傷斃命，張治公於查獲呈報時，並未詳實聲明，迹近冒功，本应按律究辦；劉鎮華未經審查遽行轉報，殊屬疏忽，姑念劉鎮華張治公前在富水關太平溝等處勦匪甚力，免其議處。應將本月九日策令獎案一律撤銷。至此案尤為出力人員，著趙倜確切查明，呈請獎勵。此令。

中將銜陸軍少將張敬堯陸軍中將劉鎮華前因堵匪不力，曾經褫官，現在匪首白狼，業經圍勦殄除，張敬堯劉鎮華均着開復原官。此令。

白狼既死，而送省呈驗之屍身，因天熱腐壞已不能辨，於是謠言隱說復羣起，然殊無足征論云。

「檣書」和「革命軍」書影

「檣書」和「革命軍」是清末革命黨人宣傳民主革命的重要書刊。對於革命運動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木質照片，編號是一九〇五年庚子本。在日本印刷，「革命軍」是鄒容死後重刊本。



「革命軍」的封面



「革命軍」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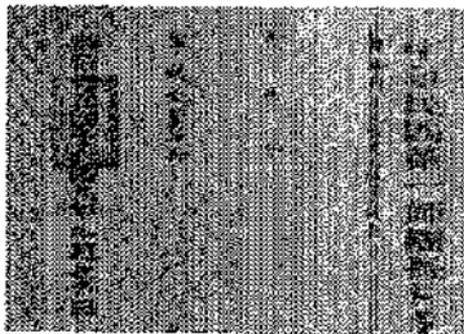
「革命軍」的內頁

辛亥革命时期的

革命軍旗和文件



上：武昌起义时悬挂在湖北军政府的十六星旗
(原物存本所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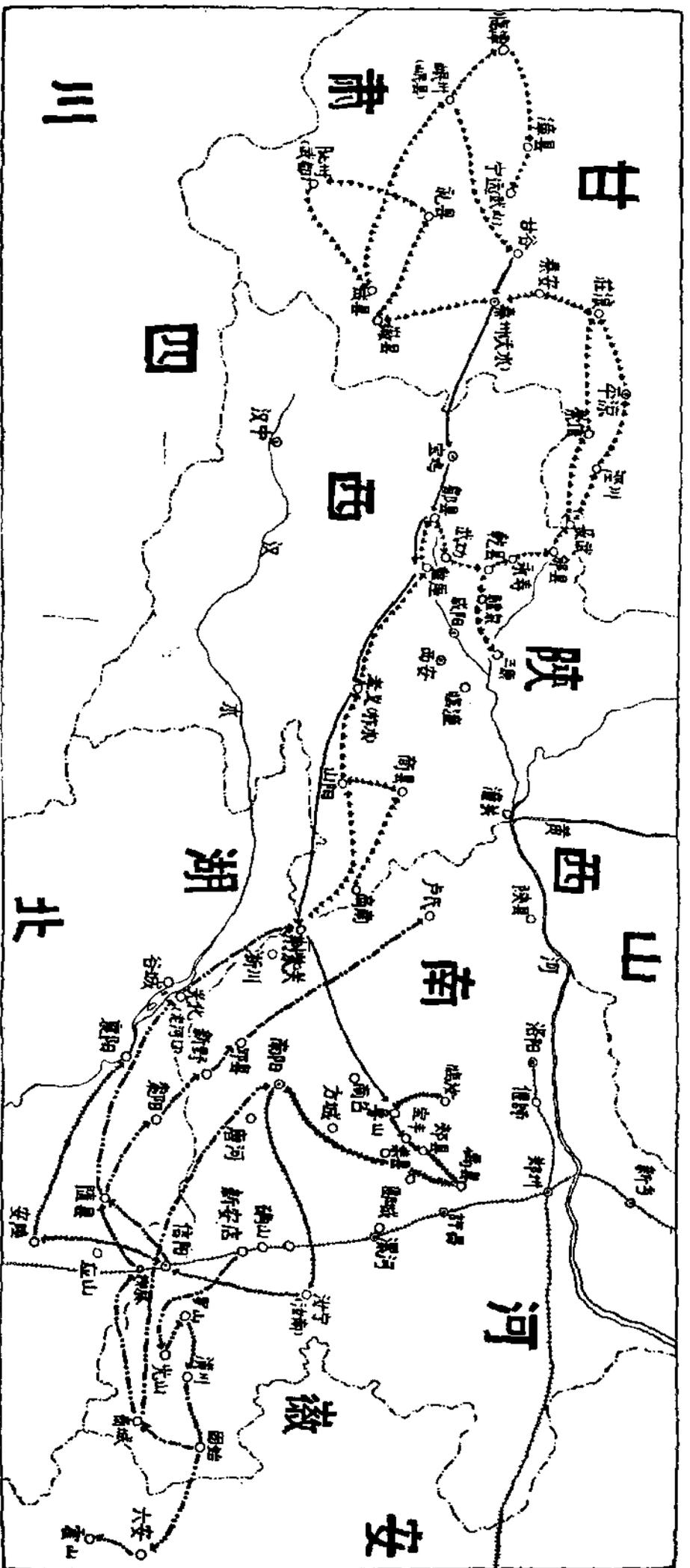


左：鎮華第一師團長
相之政某區軍官的照会
(原件存本所档案馆)

右：南京漢鄂軍第一師統
制兼大才所發的委任狀
(原件存本所資料室)



白狼軍經過路綫示意圖



路綫說明: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徵集中國近代史資料辦法

- 一、爲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國近代史資料，特徵集鴉片戰爭以來各種文獻。
- 二、徵集範圍，包括：
 1. 中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進行革命鬥爭的各項資料（包括各少數民族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及華僑在國外的鬥爭）；
 3. 蘇聯援助我國革命及各國人民與我國友好關係的資料；
 4. 帝國主義對我國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滿清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幫及其他反動集團等賣國、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資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檔案、函電、日記、著述稿本等；
 2. 親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與歷史事件的調查記

- 錄等；
 3. 人物傳記；
 4. 像片、拓片及各種遺物等；
 5. 舊報章雜誌、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錄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漢文資料或其漢文譯本；
 8. 其他。
- 四、凡保有上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來。惟特別珍貴、數量較大、郵寄困難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辦法。
 -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雜誌或單冊印行。
 -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價值的資料均從優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聲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還，亦請預先聲明。
 - 七、來件請寄北京東廠胡同一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近代史資料

3
1956

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六年 第三期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近代史資料

(季刊)
总10号

一九五六年 第三期

編輯者

中國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東廠胡同一號
電話：五局三五二二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廠

發行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一一七號

(京)一—三·五〇二 一九五六年八月出版

本期定價：六角